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第0020-11部～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一百卷～第一百一十卷）大乘宝积部·第0020部
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一百一卷～第一百一十卷）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功德宝华敷菩萨会第三十四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复有无量诸菩萨众。

尔时，会中有菩萨，名开敷功德宝华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“世尊，我于如来欲有咨问，唯愿哀愍，见垂听许。”
佛告功德华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恣汝所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尔时，功德华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十方世界，颇有现在诸佛如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受持名号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功德华，汝今为欲利益安乐天人世间，及未来世诸菩萨等，问于如来如是之义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”
功德华言：“唯然！世尊，愿乐欲闻。”

尔时，佛告功德华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东方有世界，名一切法功德庄严，劫名普集一切利益。彼现有佛，号无量功德宝庄严威德王如来，寿命无数。其佛众会无量无边，皆是清净诸大菩萨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即能灭除六十千劫生死之罪，转身得陀罗尼，名为乐说无碍；凡所说法，常为十俱胝刹诸佛世尊，授以辩才令得无畏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当获如是诸功德，
亦能成就余胜法，速证无上佛菩提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南方有世界名功德宝庄严，劫名广大功德。彼现有佛，号功德宝胜庄严威德王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转身当得日轮光明遍照三昧，于诸佛刹随愿往生；亦当摄受无量功德庄严佛土，生彼刹已，具三十二相，获无断辩才，转身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转身当得难思定，
三十二相以庄严，一生当证菩提果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西方有世界名离一切忧闇，劫名能胜王。彼现有佛，号一切法殊胜辩才庄严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毒不能害，刀不能伤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溺，舍此身已当受化生，获陀罗尼名为百旋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水火刀毒无能害，
转身当受化生报，成就百旋陀罗尼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北方有世界名离尘闇，劫名持大名称。彼现有佛，号积集无量辩才智慧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则为奉事六十俱胝那由他佛，得遍一切处陀罗尼、无尽藏陀罗尼，乃至未成无上菩提，终不更入三恶趣中，常得往生诸佛刹土，修菩萨行，度脱无量恶趣众生，当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所获功德无有边，
决定当得陀罗尼，成就无上菩提果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东南方有世界名胜妙庄严，劫名出生功德。彼现有佛，号千云雷吼声王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转身得佛四无所畏、四种神足、大慈大悲、十八不共法，所得国土功德庄严，亦如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异也。若有女人能受持者，皆悉转为丈夫之身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获不思议胜功德，
彼常见于无量佛，女人当得丈夫身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西南方有世界名无量庄严，劫名能生妙法。彼现有佛，号最上妙色殊胜光明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则为奉事九十俱胝诸佛如来，得度脱一切众生三昧。何故名为度脱一切众生三昧？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依此三昧演说法时，能令三千大千世界之中，恶趣众生悉皆解脱，得生人天普获安乐，决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犹如悦意如来刹中，所有众生常受安乐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所生常具大威德，
诸根色力皆殊胜，智慧无边无所着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西北方有世界名为离垢，劫名广族。彼现有佛，号种种胜光明威德王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转身得无量辩才庄严陀罗尼，悉能受持八十俱胝如来所说之法，所得国土功德庄严，亦如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异也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 国土犹如无量寿，
成就甚深诸法智， 一生当证佛菩提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东北方有世界名曰无忧，劫名辩才庄严。彼现有佛，号无数劫积集菩提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即为供养八十俱胝诸佛世尊，转身具足六十种言音辩才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 智慧无边到彼岸，
如供八十俱胝佛， 转生当证妙辩才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上方有世界，名无量功德庄严威德，劫名无量吼声。彼现有佛，号虚空吼声净妙庄严光明照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所生之处，种族尊豪，识性聪慧，善能通达世俗文词，凡所发言人皆信受，于诸地中具足清净戒、定、智慧及于解脱知见，获宿命智，得五神通，亦当得佛十八不共，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 所生未曾离诸佛，
具足八种梵音声， 速证无上菩提果。

“复次，功德华，下方有世界名种种音声，劫名积集智慧。彼现有佛，号一切法门神变威德光明照耀如来。若有净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彼佛名者，转身得陀罗尼，名成就正觉，当能受持九十俱胝诸佛如来所说之法，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“若人受持彼佛名， 得成正觉陀罗尼，
受持无量诸佛法， 一生当证大菩提。”

尔时，开敷功德宝华菩萨，及一切功德辩才音菩萨，得陀罗尼门；八万俱胝菩萨，皆悉趣向无上菩提，得不退转；三那由他诸天及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佛说此经已，功德华菩萨，及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、乾闼婆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善德天子会第三十五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一千人俱，菩萨摩诃萨十千人，并欲、色界诸天子等。是时，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，与善德天子俱在会中。
尔时，世尊告文殊师利：“汝当为此诸天大众及诸菩萨，演说诸佛甚深境界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唯然！世尊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知佛境界者，当知非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境界，非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境界。世尊，非境界是佛境界。以是义故，如佛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何境界耶？”

佛言：“空境界，诸见平等故；无相境界，一切相平等故；无愿境界，三界平等故；无作境界，有作平等故；无为境界，有为平等故。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何等是无为境界？”
佛言：“无念是无为境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若无为等是佛境界，为无念者，依何而说？无所依故，则无所说；无所说故，则不可说。世尊，诸佛境界不可说也。”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佛境界当于何求？”

曰：“于一切众生烦恼中求。何以故？众生烦恼性不可得，非声闻、缘觉之所能知，是则名为诸佛境界。”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佛境界有增减耶？”
曰：“无增减也。”
佛言：“云何了知一切众生烦恼本性？”
曰：“如佛境界无有增减，烦恼本性亦无增减。”
佛言：“云何名为烦恼本性？”

曰：“烦恼本性是佛界本性。世尊，若烦恼性异佛境界，则不说佛住一切法平等性中；以烦恼性即佛界性故，说如来住平等性。”
又问：“汝见如来住何平等？”
曰：“如我所解，众生现行贪瞋痴者，所住平等为如来住。”
佛言：“众生现行三毒烦恼，住何平等？”
答曰：“住空、无相、无愿平等性中。”
佛言文殊：“彼性空中，云何复有贪瞋痴耶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于彼有中，有性空处，有贪瞋痴。”
佛言：“于何有中说有性空？”

曰：“于文字语言中，说有性空；有性空故，有贪瞋痴。如佛所说：‘诸比丘，有无生无为、无作无起。若无生无为、无作无起不有者，亦不可说有生有为、有作有起。是故，比丘，以有无生及无所起，由此得说有生有起。’如是，世尊，若无性空无相无愿，则不可说贪瞋痴等一切诸见。”
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以是义故，如汝所说，住烦恼者，是住性空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若观行者，离于烦恼而求性空，则不相应。云何别有性空异于烦恼？若观烦恼即是性空，为正修行。”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住烦恼离烦恼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所有烦恼悉皆平等，如是平等，我正修行入此平等，则不离烦恼、不住烦恼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自谓离欲见他烦恼，彼随二见。云何二见？谓有烦恼名为常见，谓无烦恼名为断见。世尊，正修行者，不见自他有无之相。何以故？明了一切法故。”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依何正修行？”
曰：“正修行者为无所依。”
佛言：“不依于道而修行耶？”

曰：“若有所依而修行者，则是有为；若行有为，则非平等。所以者何？不离生住坏故。”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无为中颇有数耶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若无为有数即是有为，非谓无为。”
佛言：“若圣者得证无为，则有此法，宁无数耶？”
曰：“法无数故，圣远离数，为无数也。”
佛言：“文殊，汝证圣法为不证耶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若问化人‘汝证圣法为不证’者，彼云何答？”
佛言：“文殊，夫化人者，则不可说有证非证。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佛岂不说一切诸法皆如化耶？”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
曰：“若一切法皆如化者，云何问言：汝证圣法为不证也？”
佛言：“文殊，汝于三乘证何平等？”
曰：“佛界平等，我如是证。”
佛言：“汝得佛境界耶？”
曰：“若世尊得者，我亦当得。”
尔时，尊者须菩提语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来不得佛境界耶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汝于声闻境界有所得耶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圣者解脱，非得、非不得。”
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来解脱亦非有境界，非无境界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不将护新发意菩萨而演说法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有医人将护病者，不与辛酸苦涩等药，而彼医人于彼病者，为与其差，为与死耶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是与死苦，非施安乐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其说法者亦复如是，若将护于他，恐生惊怖，隐覆如是甚深之义，但以杂句绮饰文辞，而为演说，则授众生老病死苦，不与无病安乐涅盘。”

说此法时，五百比丘不受诸法，漏尽意解；八千天人远尘离垢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；七百天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愿言：“我等于未来世，当如文殊师利得是辩才。”
尔时，长老须菩提语文殊师利言：“汝岂不以声闻乘法为声闻说耶？”
曰：“一切乘法是我所乘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汝为是声闻，为辟支佛，为应正等觉耶？”

曰：“我为声闻，不因他声而生解故；我为辟支佛，不舍大悲无所畏故；我为应正等觉，不舍本愿故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汝云何作声闻？”
曰：“彼诸众生未曾闻法，令得闻故我为声闻。”
又问：“汝云何为辟支佛？”
曰：“众生法界令信令觉，是故说我为辟支佛。”
又问：“汝云何为应正等觉？”
曰：“一切诸法法界平等如是了知，是故我为应正等觉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决定为住何地？”
曰：“住一切地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汝岂亦住凡夫地耶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我亦决定住凡夫地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汝何密意作是说乎？”
曰：“一切诸法自性平等，故说如是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一切法皆悉平等，当于何所建立诸法，此声闻地、辟支佛地、菩萨、佛地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譬如十方虚空界中，说言此是东方虚空，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，亦如是说。如是言说种种差别，非于虚空而有异也。是故，仁者，依一切法毕竟空中，建立种种诸地之相，亦非空性而有差别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已证入正性离生耶？”

曰：“我已证入，而亦复出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证入而复还出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仁者当知，此是菩萨智慧方便，于正性离生，如实证入，方便而出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善于射术，有一怨敌念欲害之。射师有子怜爱甚重，时彼爱子在旷野中，其父谬谓是所怨仇，放箭射之。子便大唤言：‘我无咎，何为见害？’时彼射师有速疾力，急往子所，却取其箭。菩萨亦复如是，为调伏声闻、辟支佛，故入正位，还于彼出，不堕声闻、辟支佛地，以是义故名为佛地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菩萨而得此地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诸菩萨住一切地而无所住，为得此地。若一切地悉能演说，而不住于下劣之地，为得此地。若有修行，为尽一切众生烦恼，而法界无尽，虽住无为而行有为，于生死中如园观想，不求涅盘，为得此地。所有志愿悉令圆满，得无我忍成熟众生，为得此地。得佛智慧，而不于彼无智人所生瞋恨心，为得此地。为求法者转于法轮，而于法界亦无差别，如是修行，为得此地。复次，若诸菩萨，摧伏魔怨而现作四魔，为得此地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此菩萨行一切世间，甚为难信！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是诸菩萨行于世间，超过世法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当为说此超过世间！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夫世间者，名为五蕴。于此蕴中，色聚沫性，受水泡性，想阳焰性，行芭蕉性，识幻性。如是当知世间本性，聚沫、阳焰、泡、幻、芭蕉。是中无蕴、无蕴名字，无众生、无众生名字，无世间、超过世间。若于五蕴如是正知，名为胜解；若正胜解，则本来解脱；若本来解脱，则不着世法；若不着世法，则超过世间。复次，须菩提，五蕴本性空；若本性空，则无我我所；若无我我所，是则无二；若本无二，则无取舍；无取舍故，则无所着；无所着故，则超过世间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是五蕴者属于因缘；若属因缘，则不属我，不属众生；若不属我，不属众生，是则无主；无主则无取；无取则无诤；无诤论者是沙门法。如手画空无有触碍，修行如是空平等性，超过世间。复次，须菩提，五蕴法界同入法界，是则无界；若是无界，则无地界、水火风界，无我、无众生、无寿命，无欲界及色、无色界，无有为无为、生死涅盘界。入是界已，则与世间俱而无所住；若无所住，则超过世间。”

说此超过世间法时，二百比丘不受诸法，漏尽意解，各各脱郁多罗僧衣，以覆文殊师利，作如是言：“若不于此法门生信解者，彼无所得，亦无所证。”
尔时，须菩提告彼诸比丘言：“长老，汝等少有所得、有所证耶？”

诸比丘言：“若增上慢者，则可说言有得、有证。无增上慢沙门法者，无得、无证。彼于何处生此动念，而自谓言：‘我如是得，我如是证’？若于其中有动念者，则是魔业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长老，如汝所解，何得何证作是说乎？”

诸比丘言：“唯佛世尊，及文殊师利，知我所得，知我所证。大德，如我所解，若不了知苦相，作是说言‘苦我应知’，为增上慢；如是集应断，灭应证，道应修，为增上慢。彼不了知苦、集、灭、道相故，作是说言。乃至‘道我已修’，为增上慢。云何苦相？谓无生相。如是集、灭、道相，若无生相，即是无相、无所得，于其中无有少苦可知、集可断、灭可证、道可修。若于此说圣谛义中，不惊不怖不畏者，非增上慢；若生惊怖，为增上慢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彼诸比丘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告须菩提：“此等比丘于迦叶佛法中，曾闻文殊师利演说如是甚深之法。此等比丘往昔修行是深法故，今闻随顺，速能了知。如是次第于我法中，闻是深法生信解者，一切当于弥勒法中得入众数。”

尔时，善德天子白文殊师利言：“仁者于此阎浮提中数数说法，我等愿请仁者往兜率陀天！彼诸天子亦有久植广大善根，彼若闻法则应解了。以着乐故，不能来至佛所听法，而自损减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即现神变，令善德天子及一切众会，皆悉自谓入兜率陀天宫，见彼园林、宫殿楼观、栏楯窗牖间错庄严，其诸宝台层级高广至二十重，众宝网幔天华遍布，异类众鸟翔集和鸣，于虚空中有诸天女散曼陀罗华，歌咏赞叹游戏快乐。善德天子见是事已，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希有文殊！云何我等如是速疾已到兜率陀天宫，见此园林及诸天众？文殊师利愿为说法。”

尔时，长老须菩提告善德言：“天子，汝不离会中而往余处。是文殊师利神通变化，令汝自见入兜率天宫。”

尔时，善德天子白佛言：“希有世尊！文殊师利游戏三昧神通变化，于一刹那中示现此会悉入兜率天宫。”

佛言：“天子，汝于文殊师利神通变化，岂是见耶？如我所知，文殊师利若欲以恒河沙等诸佛刹土功德庄严集一佛国，悉皆能现；或以指端举恒河沙诸佛刹土，过于上方如恒河沙诸佛土已置于虚空；又诸佛刹所有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水性众生亦不迫迮，而皆自见不离海中；所有世界诸须弥山王，皆悉置于芥子之内，依须弥住诸天子等，而皆自谓在其本宫；又诸佛刹所有五道众生悉皆安置于其掌中，众妙资具犹如一切乐庄严国，咸令得见；又诸世界所有火聚，悉皆安置一兜罗中；复次诸佛世界所有日月，于一毛孔悉能覆蔽，随应所作咸皆作之。”

尔时，恶魔化作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欲见文殊师利现前作此神通变化，何用如此虚诞之言？一切世间所不能信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文殊师利言：“汝当于此众会示现神变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不起于座，入心自在一切法庄严三昧。于时，如佛所说神通变化皆悉示现，魔与众会及善德天子一切皆见。

尔时，大众见此神变叹未曾有，作如是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由佛出现有此正士，于世间中开是法门现诸神变。”

尔时，恶魔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，作如是言：“希有世尊！文殊师利有此神通，今此众会亦为希有，于文殊师利神通变化而得信解。世尊，设有如恒河沙等诸魔，不能于此信解善男子、善女人而作留难。我亦恶魔波旬，恒求佛便恼乱众生，我从今往自立誓愿：若于此法门流行之处，有生信解爱乐受持读诵演说，于四面百由旬外，不于中过。世尊，然我眷属，有欲断灭如来法故，令修行者其心散乱，我为降伏说陀罗尼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此法门书写读诵，为人演说，诸天魔众当得善利，令说法者身心悦豫，精勤修习，与无碍辩才及陀罗尼，承事供给，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令无所乏。”即说咒曰：

“怛侄他(一)　阿末丽(二)　毗末丽(三)　替哆低(四)　阿羯椑(五)　是多设堵噜(六)
誓曳杜野筏低(七)　部多筏低伽米丽(八)　[口+扇]低(九)　苏普低(十)　普普细(十一)
地唎苏溪(十二)　[怡-台+胃]提(十三)　可诣(十四)　米洗礼(十五)　央矩丽跋丽(十六)
呼卢忽黎(十七)　索醯(十八)　输戍米提地唎(十九)　阿那筏低底底使咤泥(二十)
吃唎多唎低(二十一)　吃唎多费低(二十二)　[月+已]卢遮都费低漫怛啰悖驰那驰路迦(二十三)
阿(去声)跋罗目多[目+壹]嚩苏唎耶(二十四)”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专精受持此陀罗尼心不散乱，常为诸天、龙、神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等之所守护，一切恶鬼无能得便。”彼魔波旬说此咒时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。

尔时，世尊告魔波旬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之辩才，当知是文殊师利神通境界。”于是文殊师利现神通力，及魔波旬说咒之时，三万二千天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时文殊师利还摄神力，令此众会皆悉自见如本而住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告善德天子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往兜率陀天遍告天众，我当来彼。”

时，善德天子闻是语已，礼世尊足，并诸菩萨、大德声闻，与其眷属恭敬围绕，于众会前忽然不现，须臾已至兜率陀天。尔时，善德遍告诸天子言：“汝等应知，文殊师利怜愍汝故，欲来至此。汝等应当舍诸欲乐，远离憍慢，恭敬尊重随顺听法。”

尔时，善德天子如所应办庄严道场，即便合掌作如是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今正是时。”于是，文殊师利与一万菩萨、五百声闻及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等，前后围绕，礼佛足已，于会中没，现兜率陀天，与诸菩萨、声闻大众，于彼道场随敷而坐。

时，诸大众悉闻四天王宫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兜率及以化乐、他化自在诸天子等，魔众、梵众乃至有顶，互相唱言：“文殊师利今在兜率陀天方欲说法。”诸天闻已，无数百千皆来集会，尽此欲界天宫所不容受。时，文殊师利即以神力，令彼诸天自见宽广，不相妨碍。

尔时，善德天子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众已集，愿为说法。”

文殊师利告善德天子言：“有四种法，菩萨住于不放逸者，则能摄取一切佛法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住于戒律而具多闻，二者、住于禅定而行智慧，三者、住于神通而起大智，四者、住于寂静而常观察。

“天子，有八种法入于戒律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身清净，二者、语清净，三者、意清净，四者、见清净，五者、头陀功德清净，六者、命清净，七者、舍离一切诈现异相以利求利清净，八者、不舍一切智心清净。是名八法入于戒律。

“天子，复有八法入于多闻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尊重，二者、下心，三者、发起精进，四者、不失正念，五者、随闻受持，六者、心善观察，七者、如闻转教，八者、不自赞毁他。是名八法入于多闻。

“天子，复有八法入于禅定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寂静住阿兰若，二者、舍离愦闹，三者、不染境界，四者、身心轻安，五者、心缘定境，六者、绝诸声相，七者、减食支身，八者、不取圣乐。是名八法入于禅定。

“天子，复有八法入于智慧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蕴善巧，二者、界善巧，三者、处善巧，四者、缘起善巧，五者、谛善巧，六者、三世善巧，七者、一切乘善巧，八者、一切佛法善巧。是名八法入于智慧。

“天子，复有八法入于神通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天眼通，见无障碍故；二者、天耳通，闻无障碍故；三者、他心通，观一切众生心故；四者、宿命通，忆念前际故；五者、神足通，示现一切神变故；六者、漏尽通，尽一切众生漏故；七者、不住烦恼，不取解脱，方便力故；八者、不依声闻解脱而入涅盘。是名八法入于神通。

“复有八法能入于智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苦智，二者、集智，三者、灭智，四者、道智，五者、因智，六者、缘智，七者、三世智，八者、一切智。是名八种。

“复有八法入于寂静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内寂静，二者、外寂静，三者、爱寂静，四者、取寂静，五者、有寂静，六者、生寂静，七者、一切烦恼寂静，八者、三界寂静。是名八法。

“复有八法入于观察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戒，二者、闻，三者、禅定，四者、智慧，五者、神通，六者、智，七者、寂灭，八者、不放逸。天子，是名八法。菩萨安住不放逸故，诸佛菩提及菩提分法一切当得。是故，天子，应当依是不放逸住。

“汝等天子，依不放逸，则三种乐常不损减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天乐，二者、禅乐，三者、涅盘乐。复次，诸天子，依不放逸住者得离三苦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行苦、苦苦、坏苦。又不放逸者超三种畏。何等为三？所谓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又不放逸者得超三有。何等为三？所谓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复次，诸天子，依不放逸住者得离三垢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贪垢、瞋垢、痴垢。又不放逸于三学处当得圆满。何等为三？所谓增上戒、增上心、增上慧。不放逸者常得亲近供养三宝。何等为三？所谓佛宝、法宝、僧宝。

“复次，依不放逸住者，得离三种波罗蜜障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自悭，二者、于行施人心生憎嫉，三者、随顺悭人。自破戒憎嫉持戒者，随顺破戒人；自瞋憎嫉忍辱者，随顺瞋恚人；自懈怠憎嫉精进者，随顺懈怠人；自散乱憎嫉禅定者，随顺散乱人；自无智慧憎嫉智慧者，随顺无智人。汝等诸天子，是名依不放逸住者，当得远离三波罗蜜障。

“复次，诸天子，依不放逸住者，当得三种波罗蜜伴助。何等为三？所谓施增长，不求果报回向菩提；戒增长，不求生天回向菩提；忍辱增长，于一切众生不生害心回向菩提；精进增长，种种善根无有厌足回向菩提；禅定增长，心不散乱回向菩提；智慧增长，常修善业回向菩提。是名依不放逸住，得此波罗蜜三伴助。是故，诸天子，住不放逸增长一切善法，佛所印可。

“复次，一切法如虚空，是四正勤应当观察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诸法无作，未生不善法，为不生故发起精进；法性清净，已生不善法，为除灭故发起精进；诸法寂静，未生善法，令得生故发起精进；一切法无处无行，已生善法，住不失故发起精进。天子，是诸菩萨四正勤，佛所印可。复次，诸天子，法性平等无生无灭，依此法性无所得故，不作诸恶，顺法性故，勤修众善，如是修者为无所修。复次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是名正勤。复次，诸天子，应观四念处，所谓无身住处、无受住处、无心住处、无法住处，无住处无建立处，是名念处。复次，应观四如意足：一者、身心不懈乐修善法故；二者、为成就一切众生，发起精进断贪欲故；三者、一切法不可得而证诸佛法故；四者、心如幻化，法无所依，超过一切取着故。复次，应观五根：一者、信根，决定安住于诸法中为上首故；二者、精进根，遍修诸行成就佛身故；三者、念根，具足诸法，心善调柔，无忘失故；四者、定根，远离攀缘，不随昏睡故；五者、慧根，决断诸法，正观现前不随他故。何谓诸力？所谓安住如是诸法性中，一切烦恼无能沮坏，是名为力。住是力故便得胜法，如实了知非异非如，说名觉分。若于诸法随顺觉了，由是道故，次第修行通达秘密，于法不动，说名圣道。是故，诸天子，应如是修三十七品菩提分法，出过诸行无复障碍，智慧炽然究竟寂静。云何名为究竟寂静？谓诸法无起亦无所尽，无所尽故则无所作，无所作故亦非无作、无受、无受者、无施设，是名究竟寂静。”

说此法时，一万二千天子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善德天子白文殊师利言：“菩萨云何修习于道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若诸菩萨不舍生死，而令众生入于涅盘；不舍爱取，而拔出众生令立圣道，是名菩萨修习于道。复次，天子，修习道者，善巧安住清净性空。何以故？菩萨以寂静心，见一切法自性清净；为诸众生乐着诸见，安住随眠无方便者，演说诸法自性空义。所以者何？是诸众生，于自性空中而生见故。是菩萨以无相、无愿、无所作，一切法自性不生，为诸凡夫久习烦恼生灭见者，于此无生令得信乐，而于生灭亦无所动。天子，是名菩萨修习于道。复次，天子，应见菩萨去来之道。”

诸天子言：“文殊师利，云何菩萨去来之道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菩萨证菩提而去，如应说法而来；得诸禅解脱而去，现生欲界中来；入于圣道故去，大悲成熟众生故来；得无生法忍而去，忍受众生故来；于一切法出离故去，拔出众生故来；誓愿坚固而去，誓愿无自性而来；三解脱门而去，故受生而来；菩提道场故去，为安立众生于菩提故来。天子，是名诸菩萨去来之道。”

说此菩萨道时，五百菩萨得无生法忍。

尔时，善德天子白文殊师利言：“我等曾闻有世界名一切功德光明，为在何处？何等如来于中说法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彼一切功德光明世界，在于上方，过十二恒河沙佛刹，普贤如来于中说法。”

诸天子言：“我等愿欲见彼世界及彼如来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即入光明庄严三昧，以三昧力放大光明，过十二恒河沙佛刹，遍照一切功德光明世界。

时，彼菩萨问：“此光明从何所来？”

彼佛告言：“善男子，下方过十二恒河沙佛刹，有世界名娑婆，彼土有佛，名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，在世说法。彼有菩萨名文殊师利，入光明庄严三昧，放大光明遍照十方无量佛刹，是其光明来照此会。”

彼诸菩萨即白普贤如来：“我等愿见释迦牟尼世尊，及文殊师利菩萨。”

时，普贤如来放大光明，照十二恒河沙佛刹，至娑婆世界，令彼菩萨分明见此菩萨众会。

时，彼世尊告诸菩萨：“谁能往彼娑婆世界？”

尔时，持法炬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能往彼娑婆世界。”

佛言：“今正是时。”

尔时，持法炬菩萨与十亿诸菩萨俱，于彼国没，现兜率陀天，放大光明遍照世界。

时，诸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释、梵、护世、诸天子等，及诸声闻、菩萨大众，得未曾有，作如是言：“此诸菩萨游戏神通甚为希有！”

尔时，众会因此光明，见一切功德光明世界，及见普贤如来国界庄严，于一劫中说不能尽。当此文殊师利现神变时，七那由他诸天子等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尔时，持法炬菩萨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可共礼觐释迦如来！”时文殊师利，于彼天子应可度者皆悉度已，与持法炬诸菩萨众，及大声闻、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等，往诣佛所，到已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持法炬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普贤如来问讯：世尊，少病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安乐行不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诸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此文殊师利，及持法炬正士，神通变化智慧光明，成熟众生奉事诸佛，一切菩萨不能知其智慧方便深入边际。汝善男子，应当学此文殊师利，及持法炬正士并诸菩萨，所有神通、辩才、智慧，奉事诸佛成熟众生。此诸正士无数劫来，从一佛刹至一佛刹，常作佛事。若诸众生入此正士境界，当来不复堕于魔界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长老阿难：“汝善持此法门，不断三宝种故。”

尔时，持法炬菩萨摩诃萨从此会起，与其眷属还本佛刹。

佛说此经已，善德天子，长老阿难，一切世间天、龙、乾闼婆、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二 隋三藏达摩笈多译

第三十六善住意天子会缘起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阇崛山内，与大比丘众六万二千人俱，皆是大德，具足神通，诸大声闻而为上首。

尔时，复有四万二千菩萨摩诃萨，其名曰：文殊师利菩萨、师子幢菩萨、弥勒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大辩聚王菩萨、陀罗尼自在王菩萨、善丈夫菩萨、须弥顶菩萨、须弥幢菩萨、不可动菩萨、善思义菩萨、善思义意菩萨、善思惟菩萨、思心菩萨、勇意菩萨、善思菩萨、宝髻菩萨、山相击王菩萨、宝手菩萨、宝意菩萨、宝印手菩萨、常举手菩萨、常下手菩萨、常精进菩萨、度众生菩萨、上精进菩萨、如言行菩萨、上愿菩萨、灯手菩萨、心平等菩萨、除恶道菩萨、除诸忧暗菩萨、不舍重担菩萨、日藏菩萨、月藏菩萨、金刚步菩萨、无边步菩萨、无量步菩萨、不动行步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胜意菩萨、益意菩萨、增上意菩萨、成行菩萨、持地菩萨、月光菩萨、月幢菩萨、光德菩萨、明照菩萨、勇步菩萨、师子奋迅吼音菩萨、无碍辩菩萨、相应辩菩萨、捷疾辩菩萨、最胜菩萨、翳日月光菩萨、无攀缘菩萨、无着意菩萨、常笑菩萨、喜根菩萨、除诸障盖菩萨、转女身菩萨、摩尼珠菩萨、灯明菩萨、毗卢遮那菩萨、火焰菩萨、众胜王菩萨、深说者菩萨，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。

尔时，复有四天大王，忉利天王，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，如是等而为上首，与六万诸天众俱。复有善住意天子、善德天子、大自在天子，如是等而为上首，与三万诸天众俱，于菩萨道皆已久住。复有二万阿修罗王，罗睺阿修罗王、须弥阿修罗王，如是等而为上首，亦皆已住于菩萨道。复有六万诸大龙王，阿那婆达多龙王、胜月龙王，如是等而为上首，亦皆已住于菩萨道。并余无量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亿百千众，乃至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无量大众皆来集会。

尔时，世尊以如是等无量百千大众围绕。于说法时，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，即于己室入彼无诤除心三昧寂然不动。于是文殊师利一心安详从三昧起，应时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六种振动。时文殊师利起三昧已，作如是念：“彼无量无边诸世界中，乃有一佛如来应供正遍觉出兴于世，如优昙华希复现耳！如是诸如来应供正遍觉，世间希有，出现甚难，所可说法尽诸有生寂灭涅盘不可思量，无有分别甚深无譬，难解难知！然以诸佛不出世故，不可得闻；以不闻故，诸众生苦难可穷尽。我今应当谐于如来正遍觉所咨问是义，问斯义故，令诸众生成就善根，亦令一切行菩萨者于彼甚深不可思议诸佛法中无复疑惑，皆得成满佛菩提事。然此娑婆世界诸众生等，多有贪欲，具足瞋恚，成就愚痴，断除白法，顽钝诳诈，无有惭愧，我慢贡高，远离诸佛，违背法僧。令彼众生得闻如是甚深妙法，获净智眼！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应当大集十方诸菩萨众，令皆得闻如来所说是妙法门，证深

法忍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如是念已，即入普光无垢庄严三昧；入此三昧已，放大光明照于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普皆柔和润泽清净，明朗无垢微妙难称；而此光明遍照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十方世界，其间所有一切暗冥幽隐之处，山崖树林，大小诸山、目真邻陀山、摩诃目真邻陀山、铁围山、大铁围山，及余黑山、须弥山、大须弥山，如是一切光明朗彻无有障碍。

尔时，十方恒河沙世界所有诸佛现说法者，彼诸弟子各请其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缘故，乃有如是大瑞光明现于世间？世尊，我从昔来，初未闻见如是光明，如是清净，如是微妙。世尊，此何光明，而令我等大喜遍身心得清净？亦令众生无复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烦恼众恶一切不行？世尊，今此光明，谁之所作，谁所加持而来现此？”彼诸侍者如是请已，彼诸世尊默然无报。

当尔之时，十方世界一切所有诸种音声，所谓若天声、若龙声、若夜叉声、若乾闼婆声、若阿修罗声、若迦楼罗声、若紧那罗声、若摩睺罗伽声、若人声、若非人声、若象马声、若诸兽声，如是等声咸皆止息。若风声、若火声、若水声、若大海波声、若音乐声、若歌赞声，当尔之时，如是诸声以佛力故，亦皆止息，一切寂然。

时，彼十方诸佛侍者复请彼佛言：“世尊，惟愿大慈，怜愍一切诸天人故，安乐一切诸天人故，利益一切诸天人故，为我宣说如是光明所从来处，而能普照诸佛国土。”

尔时，十方诸佛即以十方恒河沙数世界，所有一切诸如来声，悉同梵音，如一如来口业所说，其所说事亦无差殊，用是妙声各皆报告己之侍者。当彼诸佛出声告时，一切佛刹悉皆振动，百千乐音一时皆作，乃至一切天、人、阿修罗所有音乐不鼓自鸣。又彼乐音众声之中出诸法音，所谓无常声、苦声、无我声、空声、无相声、无愿声、离欲声、解脱声、法界声、如如声、实际声、檀波罗蜜声、尸波罗蜜声、羼提波罗蜜声、毗梨耶波罗蜜声、禅波罗蜜声、般若波罗蜜声、大慈声、大悲声、大喜声、大舍声、和合声、利益声、出离声，出如是等种种百千诸法之声。又彼种种诸声出时，无量阿僧只亿那由他百千众生，皆得住于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复有成就辟支佛者，成声闻者，乃至得成大梵天王、天帝释、转轮王等。

尔时，十方诸佛世尊，咸各告其侍者弟子言：“诸善男子，汝今不应请问是事。何以故？此光明因缘，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等，非其境界。我若说者，乃至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皆即迷没。是故不应请问斯事。诸佛如来若说如是光明因缘，乃是能生成就不可思议诸胜善根，亦缘如是不思议诸胜善根而得出生，所谓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诸度等行。如是诸行即是光明之所出生，亦为光明之所成就。是故我等诸佛如来，若于一劫若减一劫，赞说如是光明功德，终不能尽。又以如是慈悲喜舍诸善根力共相熏修，令此光明能生欢喜。”

时，彼十方诸佛侍者，各自殷勤，再三启请白言：“惟愿世尊，怜愍一切诸天人故，安乐一切诸天人故，利益一切诸天人故，成熟菩萨诸善根故，为我等说光明因缘。”

彼诸菩萨如是请已，于是十方诸佛世尊，复各告其侍者弟子言：“诸善男子，汝宜谛听！吾为汝说。”

诸侍者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愿乐听闻。”

尔时，彼佛各各告其侍者言：“善男子，有世界名曰娑婆，其土有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、应供、正遍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，出五浊世。彼土众生多有贪欲、瞋恚、愚痴众恼所迫，彼诸众生无有恭敬，不识惭耻都无羞愧，所为行业多诸不善。能于如是浊恶世中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然今现在处众说法。

“善男子，彼世界中释迦如来，有一大弟子菩萨摩诃萨，名文殊师利，有大功德，具足智慧，精进勇猛，有大威神，能令菩萨咸得欢喜故，能令菩萨具足修行故，令诸菩萨增长威力故，令诸菩萨发勤勇猛故，能善分别一切法句故，能达无碍智慧彼岸故，能具足得无碍辩才故，又于诸陀罗尼得自在故，已具成满一切菩萨不思议功德故，令彼菩萨将欲请问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甚深法门，为诸菩萨善根成就故，为行菩萨乘人得满足彼不思议诸佛法故。善男子，又彼文殊师利放斯光明，欲令十方世界无量阿僧只诸菩萨众大集故，令彼诸菩萨得胜法故。以是因缘，彼文殊师利放大光明照诸佛土。”

尔时，十方世界诸佛侍者，复各请问彼诸佛言：“世尊，彼文殊师利，住何三昧放此光明？”

尔时，十方诸佛咸各告其侍者弟子言：“诸善男子，彼文殊师利，入普明无垢庄严三昧故，放斯光明。”

侍者菩萨复白诸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初未见如是光明，如是清净，如是能令身心欢喜。”

诸佛复告诸菩萨曰：“彼将不欲教诸菩萨起修行耶？彼将不欲大集诸菩萨众耶？彼将不欲集诸菩萨宣说如斯妙经典耶？”

尔时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一一世界中有无量阿僧只诸菩萨众，各自诣彼诸世尊所，顶礼佛足，礼已即复请白彼诸佛言：“世尊，谁有是光？谁有斯德？我等昔来未曾见闻，忽现是光照诸世界。”

时，彼诸佛复告彼诸菩萨众曰：“诸善男子，彼有世界名曰娑婆，其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，今现说法。彼有菩萨名文殊师利，具大威德，其为大集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故，放斯光明。”

时，彼诸菩萨复白彼诸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今者愿诣娑婆世界，意欲奉见释迦如来，礼拜恭敬故，供养承事故，请问义理故，并欲见彼文殊师利，及余菩萨摩诃萨故。”
彼诸世尊即便告彼诸菩萨言：“诸善男子，欲往随意，汝应知时。”

尔时，十方无量阿僧只、不思议、不可计、不可称、不可量、亿那由他百千频婆罗菩萨摩诃萨，各礼佛足已，犹如壮士屈伸臂顷，各于彼世界没，而来现此娑婆国土。是时，十方诸来菩萨摩诃萨众，皆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。其间或有能雨众香，所谓涂香、末香及以香鬘，来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。或有菩萨雨诸妙华，所谓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物头华、分陀利华、瞻波迦华、波吒利华、陀奴迦利华、阿他目多迦华、苏摩那华、婆利师迦华、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波卢沙华、摩诃波卢沙华、旃陀罗华、摩诃旃陀罗华、微妙旃陀罗华、斫迦罗华、摩诃斫迦罗华、最妙斫迦罗华，雨如是等种种华鬘，来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。或有菩萨摩诃萨，能出百千上妙诸音，来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。复有菩萨摩诃萨，能以一音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歌赞佛德，来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。以如是等种种庄严，咸诣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。

时，彼十方诸来菩萨摩诃萨众，大集于此娑婆世界。而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，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、若阎魔界，悉皆寂然，身心安乐，无有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远离众毒嫉妒、谄诳、我慢热恼，一切众生皆起慈心，具足欢喜。何以故？以彼十方诸大菩萨威神力故，其事若是。

尔时，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大菩萨摩诃萨等，咸集世尊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；到佛所已，头面礼敬，右绕三匝，住于虚空，即入菩萨隐身三昧；入三昧已，随意所生，无量百千种种妙色大莲华座，结跏而坐，悉皆隐身令不复现。

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见彼殊特希有瑞相大神通事，复见彼众大雨华香，亦见彼作无量乐音，又复见彼放大光明，又亦见此三千世界诸四天下皆雨妙华积至于膝，又复见彼一切大众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及非人，乃至所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，一切皆悉具足成就金色相身。于是，尊者摩诃迦叶，从座而起，正持威仪，偏袒右臂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以偈赞曰：

“欢喜常与一切乐，圆满无垢清净颜，
十力雄猛诸大人，具足金刚百福相。
游于三界人天间，一切无能如佛者，
不可思议难测度，惟愿除断我疑心。
过那由他百千劫，常行布施摄世间，
远离执着无所依，净持禁戒无伦比。
具足修忍超世间，一切力中十力最，
功德备满无过者，唯愿永绝我疑心。
过百千劫修众行，以见众生受诸苦，
勇猛精进终无疲，常生欢喜无有量。
头目髓脑持与人，弃舍男女及妻妾，
厌离国城及众具，唯愿除解我疑网。
世尊往昔行施时，象马辇舆不可数，
过那由他上衣服，常以欢喜惠世间。
世尊常以先心施，如是杂物及众珍，
饮食汤药并田宅，是故今日我咨问。
往昔割身及耳鼻，内心无垢不生瞋，
若他诘问如法言，犹能巧说忍辱力。
以能通达深空法，心意微妙难称量，
能施他乐功德人，是故今我问无垢。
诸漏久尽患悉除，深见众生没诸苦，
黑暗所覆愚痴者，生于垢浊及我人。
怜愍诸有起慈心，过百千劫勤修行，
开发正觉菩提岸，唯愿除断我今疑。
善能出入神通门，隐显自在巧行住，
证得无我破我相，毁坏诸法亦非空。
佛于世中无染着，真实正行及正思，
微妙寂灭离诸垢，唯愿为我决此疑。
世尊昔日修行时，施戒忍进无暂废，
禅定智慧亦常修，利益群生无有比。
诸功德聚难思量，深大如海无穷尽，
善能往来亦善住，唯愿为我作归依。
往昔无垢修大慈，怖鸽归投救不舍，
剜身割股血滂流，称肉与鹰而代之。
全身上秤谓敌彼，而鸽尚重身犹轻，
大明善巧以行慈，唯愿为我决疑惑。
须弥动摇众星落，诸天宫殿尽破亡，

四大海水一朝枯， 阿修罗宫处天上。
假使日轮坠于地， 明月处空忽瞑冥，
诸佛正觉两足尊， 所言真诚无有二。”

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，说偈赞已，复白佛言：“大德世尊，何因缘故，世间有是微妙光明？复何因缘，忽现如是未曾有瑞，众相明了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大迦叶言：“迦叶，汝今不应咨问是事。何以故？如是境界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。若我说是光明义者，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，皆当惊疑入迷没处，是故汝今不应问也。”

时，大迦叶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大慈，怜愍一切诸天人故，利益一切诸天人故，安乐一切诸天人故，说此光明甚深因缘，令我开解。”
尔时，世尊告迦叶言：“汝宜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为汝说。”
大迦叶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愿乐欲闻，唯垂敷演。”

时，佛复告大迦叶言：“迦叶，今我文殊师利，入彼普明无垢庄严三昧，三昧力故放斯光明，遍照十方过恒沙等诸佛国土，为大集彼无量无边、不可数、不可量、阿僧只诸大菩萨摩诃萨等，而来至此娑婆世界。彼等皆已顶礼我足，右绕三匝，处在虚空高一多罗树，皆各于彼大莲华座，结跏而坐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迦叶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有何等菩萨摩诃萨威神德力，而雨如是微妙华香，复出如是百千音乐，不鼓自鸣？”

佛告大迦叶言：“迦叶，是为十方诸菩萨等威神力故，而雨如是胜妙华香，乃至于上虚空之中，无量乐音皆自鸣也。”
迦叶复言：“世尊，我于是中，乃至不见彼一菩萨。云何世尊，更言十方诸菩萨等？”

“迦叶，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等，终不能见彼诸菩萨摩诃萨众。何以故？迦叶，是中声闻、辟支佛等，于大慈悲，非其所住故。若能住是慈悲地中，斯则能为利益他事，则亦能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诸波罗蜜等。若已受正位，终不能行此诸菩萨所行之处。迦叶，斯诸菩萨摩诃萨等，一切皆入隐身三昧，是故一切声闻、辟支佛不能见彼诸菩萨等，唯除诸佛及大菩萨，住斯地者乃能见耳！迦叶，初住大乘诸菩萨等，尚不能见，何况一切声闻、辟支佛而能得见？若得见者，无有是处。”

尔时，大迦叶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具足几法修何善根，获何功德，而能入是隐身三昧？”

佛言：“迦叶，菩萨摩诃萨成就十法，即能获是隐身三昧。何等为十？一者、志性和柔，深住正信；二者、恒不舍离一切众生；三者、毕竟成满大慈悲心；四者、觉了一切，不着众相；五者、虽复思求一切佛法，终不妄取；六者、亦不思想一切声闻、辟支佛智；七者、世间所有尽皆能舍，乃至身命尚无吝惜，岂况余物而不施者？八者、虽行无量生死烦恼，而不染着诸有为行；九者、常修无量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而不分别诸波罗蜜；十者、常生是心：‘我当安立一切众生于菩提已，然后方当坐佛树下，不取菩提及众生相。’迦叶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具足十法，便能获得隐身三昧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迦叶复白佛言：“希有世尊！快说斯事。世尊，乃能作如是说。世尊，一切声闻、辟支佛，尚皆未曾一发是心‘我当安置一切众生于阿罗汉地’，况佛法乎？”

佛言：“迦叶，如是，如是。是故一切声闻、辟支佛，悉无能入菩萨所行隐身三昧。此三昧名，尚自不知，云何能入？若能入者，无有是处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迦叶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今者，深愿见彼诸大菩萨摩诃萨等。所以者何？斯诸大士难可会遇！”

佛言：“迦叶，汝宜且住！当须待我文殊来者，彼诸菩萨当从定出，汝等然后乃见之耳！虽然，迦叶，汝亦得是无量百千诸三昧门，今当摄心求彼菩萨摩诃萨等，为在何处？住何威仪？作何事业？”

时，大迦叶蒙圣教已，承佛威神及己通力，即入二万诸三昧门，如是思求彼诸菩萨：“今在何所？住何威仪？为行步耶？而竟不见为住立耶？而亦不见为倚卧耶？而亦不见为端坐耶？”而亦不见，乃至不知，以何语言作何事业，来何所从，去何所至，于是起定，前白佛言：“甚奇世尊！甚奇世尊！我已经历二万定门，求诸菩萨竟无所见。世尊，彼诸菩萨摩诃萨等，尚未证知萨婆若处，已得如是微妙三昧，何况当证无上菩提！世尊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有见闻如斯神变，而不疾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无有是处。世尊，能得如是隐身三昧菩萨摩诃萨，为欲度彼一切众生，被精进铠，然终不得离是妙定。”
佛告迦叶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是中一切声闻、辟支佛，尚非境界，况余众生？”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：“世尊称我声闻人中智慧第一，我今宁可求诸菩萨，今在何所，

住何威仪，作何事业。若得睹见，不亦善乎？”

时，舍利弗如是念已，承佛威神及自力故，即入三万诸三昧门，周旋观察彼诸菩萨，今为何所，住何威仪，乃至不知如毫厘相。

尔时，尊者须菩提作如是念：“我今亦当求诸菩萨，为何所在，住何威仪，造作何事。若睹见者，不亦善乎？”

时，须菩提作是念已，承佛威神及自力故，即入四万诸三昧门，周遍推求彼诸菩萨，为何所在，住何威仪，乃至不见行住坐卧，从何所来，去何所至。然后出定，前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白言：“世尊，世尊记我声闻人中无诤三昧最为第一，是三昧门我亦已得。如是，世尊，我若入定，正使有人具大神力，能以百亿四天下为一大鼓，取须弥山为一大槌；于我定时，令一大人住在我前，执彼大槌挝击大鼓，无暂休废，乃至经劫。如是鼓声尚不入耳，何况乱心能令我出？若彼鼓声能为定患，牵我起者，永无是处。世尊，我今所得无诤三昧，弘普若是。我向经历四万三昧，周遍推求彼诸菩萨，终不能见，乃至不睹一人暂时往来之相。如是，世尊，有诸菩萨摩诃萨辈，念求如是不思议智，为一一众生，于恒河沙劫，生地狱中备受众苦。世尊，彼求菩萨道故，虽经众苦，而不舍离如是甚深不思议智。如是，世尊，若我今日漏心未尽，未得解脱，于诸佛法有所未知者，令我当来常在生死，更不舍离彼不思议大妙乘也。”

于是，世尊赞须菩提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诚如汝言。汝以信故作如斯说，令汝此身不取涅盘者，以斯善根，于当来世过恒沙劫，汝当得作转轮圣王，正法治世，然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又须菩提，今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数类，宁为多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！世尊。甚多！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是诸世界所有众生，成就智慧如舍利弗，解空第一如须菩提，苦行超伦如大迦叶，即令如是诸大声闻，共尽知见求彼菩萨，若于一劫、若于百劫、若于千劫，乃至无量恒河沙劫，亦不能见。若能见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彼诸菩萨凡所为作，非是一切声闻、辟支佛所行境界，是故二乘终不能见。”

说此法时，是众会中八万四千天人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于己住室如是思惟：“今此十万亿百千数诸大菩萨皆已集会，吾当复召诸天大众咸令云集，如是可乎？”

时，文殊师利既思惟已，即以神力，如意化成八万四千亿那由他妙宝莲华，大如车轮，纯金为茎，白银为叶，胜藏罗网毗琉璃宝。是诸华中，皆有化佛及诸菩萨，结跏趺坐莲华台上，身紫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威德巍巍，光明普照。时，彼莲华上升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他化、自在天，及诸梵天乃至有顶，如是略说遍此三千大千世界。乃至百亿须弥，百亿四天下，欲界天宫，色界天宫，彼化莲华无不遍至。是诸化处及菩萨众，出大音声遍告三千大千世界，而说偈言：

“世尊明慧日，希有出世间，
譬如忧昙华，难遇复过是。
释师子人雄，今者现于世，
班宣深妙法，永拔众苦源。
诸天虽快乐，谁能保长久？
任业还三涂，复受众苦毒。
所习诸欲事，贪爱独增长，
三界本无乐，而愚耽着之。
已获最上难，所谓诸佛出，
愚痴放逸人，焉觉苦不断？
汝等当速求，见佛闻正法，
若圣涅盘已，虽悔难可追。
魔网深可怖，汝等为放逸，
既被羁罗已，宁有解脱期？
独有求佛法，汝为众生资，
汝等但速求，三十二妙相。
佛能救世间，余无可依者，
世雄甚希有，大慈难思量。
无量亿数劫，所行不可量，
集功德智慧，成就释师子。
阐扬微妙法，甚深难觉知，
何处有众生，及我人寿命？
如是破常见，断已自无余，
放舍一切相，为众生说此。
宣明真实际，世间绝心行，
唯彼空无相，无愿亦无作。
虚空本无形，不起亦不灭，
无来亦无去，智者之所说。
无尽无所生，本净无所有，
无相貌可见，无思想能说。

众生本无生，云何得言死？
寂灭无众生，众生在何处？
言音为说法，法不住言音，
亦不可文字，世尊如斯说。
诸处遍推求，不见风水火，
地亦无分别，慧眼之所宣。
色受及与想，行识同虚空，
假言彼五阴，其实无积聚。
眼耳鼻舌身，心意等诸根，
虽说本性空，空亦不可得。
色声香味触，及以种种法，
斯由分别生，分别体空寂。
欲界与色界，及彼无色天，
皆说如幻化，虚伪不真实。
如是诸世尊，为众生说法，
欲求出众苦，速归大导师。”

彼诸化佛说此偈时，于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咸得闻之。有九十六亿欲色诸天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；二万天子，厌离众欲；三万二千天子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一万行菩萨乘诸天子，得无生法忍。

尔时，彼化如来所可劝召，无量无边阿僧只亿那由他百千诸天大众，于须臾间悉皆云集，释迦如来应供正遍觉所，稽首足下，右绕三匝，退住一面。以天华香，所谓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物头华、分陀利华、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，及诸华鬘、末香、涂香。奉散世尊，及余供养，复以种种天妙乐音，歌咏称赞满彼虚空。时，大集众其数甚多，难可称计，周遍充满此四天下，无有空地如一杖头而不遍者。是诸天人具大威德，所散诸华满四天下，积至于膝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三 隋三藏达摩笈多译

善住意天子会第三十六之二开实义品第二

尔时，大集众中有上首天，所谓善住意天子、善寂天子、惭愧天子，与如是等九十六亿诸天子俱，一切皆行菩萨之道，咸共往诣文殊师利所，至其门外右绕七匝；绕七匝已，然后雨天曼陀罗华，其所雨华遍覆虚空，高十由旬成华网台，形如宝塔。时，文殊师利持此华台，供养世尊；供养已，即以神力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国土虚空之中华网遍覆。是华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皆大明盛，复雨天曼陀罗华。尔时，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，闲雅安详从精舍出，更以神力，令所居地，自然而有七宝妙座。其座巍巍具足庄严，文殊师利敛容整服，升此宝座。时，善住意天子，见文殊师利升宝座已，即以顶礼文殊师利足，退住一面。一切诸天，亦皆顶礼文殊师利足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如是思惟：“谁于今日，堪任与我在世尊前对扬深法？谁为法器，能受如是不思议句、甚难证句、无处所句、无所着句、无戏论句、不可得句、不可说句、甚深句、真实句、无碍句、不可坏句、空句、无相句、无愿句、如如句、实际句、法界句、无形貌句、不取句、不舍句、佛句、法句、僧句、智慧满足句、三界平等句、一切法无所得句、一切法无生句、师子句、勇猛句、无句句？如斯说已，谁听者乎？”于是，文殊师利复更思惟：“今此唯有善住意天子，已于过去供养多佛，入深法忍，具足辩才，当能与我处世尊前共谈实义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如是念已，即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汝今已得甚深法忍，又能具足无碍辩才。今当与我诣世尊所，对论如是深妙义乎？”

时，善住意天子报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我如是说，彼若于我无有语言，不为演说，不存咨问，亦无报答，无佛法众，断灭三乘，无生死，无涅盘，不合不散，不启不发，不出声音，除诸文字，如是说者我当共谈。”

文殊师利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我如是说，彼能于我，无听无闻，无读无诵，无受不持，不思不念，不取不舍，不觉不知，不闻我言，不为他说。所以者何？诸佛菩提本无文字，无心离心，无有觉悟，虽假名说其名亦空。”

善住又言：“大士，今者且为诸天子说。斯诸天子，于大士说乐欲听闻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我终不为乐听者说，又亦不为闻受者说。所以者何？凡有听受则为取着。云何取着？所谓我着、人着、众生着、寿命着、士夫着。以取着故便有听受，如是听受，当知彼住三种缚中。何谓三缚？一见我缚，二见众生缚，三见法缚。天子，若无如是三种见缚而听法者，当知彼住三种净中。何谓三净？一不见自身，不分别，不思念，不证知；二不见说者，不分别，不思念，不证知；三不见所说，不分别，不思念，不证知。天子，是则名为三种净也。天子，若有能作如是听者，是平等听，非不平等。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快作斯说。大士，若有能作如是说者，当知即是不退转说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且止！天子，汝今不应妄想分别菩萨退转。何以故？若使菩萨有退转者，彼终不能成等正觉。所以者何？是菩提中无退法故。”

善住复言：“大士，若如是者，当于何处有斯退转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当知从贪欲故有退转，从瞋恚故有退转，从愚痴故有退转，从有爱故有退转，从无明故有退转，乃至从十二有分生死所生故有退转；从因故有退转，从见故有退转，从名故有退转，从色故有退转，从欲界故有退转，从色界故有退转，从无色界故有退转，从声闻行故有退转，从辟支佛行故有退转，从分别故有退转，从执着故有退转，从相故有退转，从取相故有退转，从断见故有退转，从常见故有退转，从取故有退转，从舍故有退转，从我想故有退转，从众生想故有退转，从寿命想故有退转，从士夫想故有退转，从福伽罗想故有退转，从思想故有退转，从系缚故有退转，从颠倒故有退转，从我见故有退转，从我见为根本六十二见故有退转，从诸盖故有退转，从诸阴故有退转，从诸入故有退转，从诸界故有退转，从佛想故有退转，从法想故有退转，从僧想故有退转，如是乃至‘我当成佛’、‘我当说法’、‘我度众生’、‘我当破魔’、‘我得智慧’，从是诸想故有退转。如是，天子，若能不分别如来十力，不分别四无所畏，不分别十八不共法，不分别一切根、力、觉、道，不分别诸相好，不分别庄严佛国，不分别声闻，不分别菩萨，乃至不分别一切分别退转者，是名不退转。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若如是者，当于何处得不退转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当知，从通达佛慧故得不退转，从空故不退转，从无相故不退转，从无愿故不退转，从如如故不退转，从法性故不退转，从实际故不退转，从平等故不退转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若如是说，一切诸分别无分别，二俱不异。所以者何？皆从思惟分别生故，是故得言彼有退转。”

又问：“如是退转为有法耶？为无法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非有非无如是退转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若尔，何处退转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有若无，是虚妄取，是颠倒取，是不如取，彼则不取亦非不取。以是义故，得言退转；而彼退法不可说有，不可说无。何以故？若有无中有退转者，彼即为过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法退转则堕常边，无法退转则堕断边。然世尊说不住常中，不住断中，非断非常。世尊所说，天子，若彼于先不真实想，而彼证知，则名非断非常。天子，是为菩萨退转法门。”

说是法时，十千天子得无生法忍。

文殊神变品第三尔时，善住意天子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今可俱行诣如来所，奉见顶礼，咨受未闻，亦因此时如法问难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汝莫分别取着如来！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如来何在而言莫着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即在现前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若如是者，我何不见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汝今若能一切不见，是则名为真见如来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若现前者，云何诫我莫取如来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汝谓今者现前何有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有虚空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天子，言如来者即虚空界。何以故？诸法平等如虚空故。是故虚空即是如来，如来即是虚空，虚空、如来无二无别。天子，以是义故，若人欲求见如来者，当作斯观，如实真际觉了，是中无有一物可分别者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复以神力，化作三十二所重阁宝堂，辇轩具足，四面正方，四角有柱，周匝栏楯，宝网交络，殊特妙好，高显巍巍，具足庄严甚可爱乐。诸堂阁内咸有胜床，众宝所成，天衣覆上。其床各有化菩萨坐，具三十二大人之相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普现如是庄严事已，遂更与彼莲华化佛，并化菩萨，及此宝辇、重阁、殿堂、诸菩萨众，俱往佛所，绕佛七匝，并亦围绕比丘众已，踊在虚空，光明普照众会道场，四面而住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后善住发，忽然在前，先至佛所。善住意天子反更后到，白言：“大士，吾发在前，更在后至。仁从何路乃至于斯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假使供养满恒河沙诸如来等，稽首为礼，终不见吾往来进止。”

尔时，华台诸化菩萨，及宝堂中诸菩萨众，同声说偈，赞叹如来：

“已曾供养过恒河，不可思议诸世尊，
炽然修行求菩提，是故超出天人上。
光明妙色三界雄，牟尼众相实奇特，
为众宣说甚深法，无有寿命及人我。
世尊行施持净戒，忍辱精进具修禅，
智慧清净三界表，我礼彼岸最胜尊。
其有发意求菩提，则受天人妙供养，
若于深空无疑惑，当绍出世大法王。
过去诸佛等正觉，现在一切两足尊，
常说如是诸法空，本来无相亦无作。
众生体性不可得，何有生者及死灭？
本既无来亦无去，一切诸法如虚空。

如彼化人观众事，　虽复示现而无真，
世尊说法亦如是，　斯皆虚诳同幻梦。
恒沙世界满中宝，　持以布施一切人，
若能修忍善说空，　如是行施超于彼。
复于恒沙诸劫中，　供养诸佛天人上，
奉献香华及众具，　为求菩提离世间。
得闻如是甚深法，　无有众生及命人，
当知彼得明净忍，　是为供养十方佛。
于无数劫行布施，　衣食象马及众珍，
当知彼非解脱因，　以有我人众生想。
归命灭度人中尊，　救济众生无量数，
诸法皆空本清净，　如是解脱智庄严。
诸佛出世甚难值，　得闻正法生信难，
人身难得今已获，　善哉佛法汝顺行。
已得蠲除斯八难，　永绝迫窄处空闲，
于诸正法得信行，　应当勇猛发精进。
若闻法已应正思，　不可闻声即取着，
汝等常行阿兰若，　必当速疾成人雄。
近善知识及法师，　应速远离诸恶友，
汝于众生平等想，　慎勿妄起我人心。
常乐多闻持禁戒，　捐弃舍宅坐林间，
腐药治病莫诈善，　亦恒乞食受粪衣。
一切有为即无为，　等同一相如阳焰，
若了实际见真如，　疾成无上菩提道。
当观五阴犹如幻，　内外诸入如空舍，
世尊常说如斯法，　法等于彼莫生着。
贪欲瞋恚性自空，　愚痴我慢分别起，
彼法已灭今亦无，　如是知者得成佛。”

如是诸化菩萨说是偈时，彼会众中二万二千众生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五百比丘漏尽意解，心得解脱；三百比丘尼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；七千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二万五千诸天子，亦离尘垢，法眼清净；三百菩萨得无生法忍。于是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振动，所谓动、遍动、等遍动，震、遍震、等遍震，涌、遍涌、等遍涌，乃至吼起觉等，亦复如是。
破魔品第四尔时，尊者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此瑞相谁之所为，能令如是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振动？又是宝辇、殿堂、莲华座上诸菩萨等，放大光明照斯众会，演说如是微妙深法；复令如是无量亿数诸天子众皆来集会，复有亿数诸菩萨等亦来集也？”

尔时，佛告舍利弗：“斯乃文殊师利威神之力，故现如是妙庄严事，亦令菩萨诸天云集！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，是文殊师利与善住意天子，将诸大众欲来我所，请问如是破散诸魔三昧法门，具足成就不思议甚深佛法故。”
　　时，舍利弗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如是者，何因缘故我观此众，竟不见彼文殊师利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宜且待！今文殊师利，已与一切魔王、一切魔众、一切魔宫，作大衰耗；所为神变极妙庄严，将至我所，汝当自见。”

于是，文殊师利即入破散诸魔三昧。三昧力故，即时三千大千世界百亿魔宫，朽故暗冥若将毁坏，其变已现无复威光，令一切魔不乐其所，各自见身，惛耄羸瘠，柱杖而行，诸天女辈变成老母。一切众魔见是事故，心大忧愁，身毛皆竖，惶怖思念：“是何变怪，令吾内外不祥若斯？将无死没时至，果报离散耶？为是世间将坏劫灾事乎？”

彼诸魔众如是念时，文殊师利复以神力，即现百亿天子住在魔前，告魔众曰：“汝勿忧惧！此非汝灾，亦非劫尽。所以者何？今此适有住不退转菩萨大士，名文殊师利，有大威神，道德超世，即时正入破散诸魔三昧法门。以彼大士三昧威神，其事若此，非有他也。”诸化天子说是语时，一切魔王及诸魔众，闻诸化天说文殊师利大士名号，更增惶恐，战悼不安，一切魔宫皆大震动。
　　时，诸魔王答化天曰：“唯愿仁慈救我危厄！”

诸化天子复语魔言：“勿怖！勿怖！汝等今宜速疾往诣释迦牟尼佛世尊所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如来有大慈悲，若诸众生忧恐煎迫，但往归依，皆蒙安乐，除诸忧苦。”时，诸化天如是语已，即于其处忽然不现。

尔时，一切魔王及诸魔众，闻化天教，莫不欢欣，皆共同心，于须臾顷羸弊柱杖，皆来住于释迦牟尼佛前，同声白言：“大德世尊，愿见救护，愿见救护，免兹变怪困苦大厄！世尊，我等宁受百千万亿诸佛名号，不愿闻彼文殊师利一菩萨名。何以故？我即闻是文殊师利菩萨名时，便大惊恐，若丧自身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魔言：“波旬，汝今何忽发如是言？所以者何？是文殊大士，凡所开导利益众生，亿百千佛昔所未作，今亦不作，当亦不作。唯此文殊师利去来现在，常为众生建斯大事，众生熟已置解脱中。是故汝等虽复闻彼百千佛名，不生苦恼，亦无惊怖。云何而言，我今忽闻

一文殊师利名，皆大惊恐？”

时，彼魔众白言：“世尊，我诚惭耻，此弊老身加以惶惧，发斯言耳！世尊，我等从今归依正觉，唯愿哀愍，复我本形。”
佛告之曰：“且待须臾！文殊师利亦既来已，自除汝耻。”

于是，文殊师利从三昧起，遂与无量百千天众，复与无量百千诸大菩萨摩诃萨等，及无量百千诸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等，前后围绕。复作无量百千微妙乐音，复雨如是无量妙华，所谓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物头华、分陀利华，具大庄严，有大神通，威德无极，俱来佛所，头面礼敬，右绕三匝，退住一面。
尔时，世尊告文殊师利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入如是破散诸魔三昧耶？”
文殊师利白言：“世尊，唯然，已入。”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从何佛闻是三昧？修经几时而得成满？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我本未发菩提心时，从佛得闻如是三昧。”
又问：“文殊师利，彼佛世尊名号何等，说是三昧令汝得闻？”

文殊师利白言：“世尊，我忆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只劫，尔时有佛，号曼陀罗华香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，出现世时，宣说如是破散诸魔三昧，我于彼时初得听闻。”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如是三昧云何修得？”

文殊师利白言：“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具足成就二十种法，则能得是破魔三昧。何等二十？所谓：一者、诃毁贪欲破坏贪心，二者、诃毁瞋怒破坏瞋心，三者、诃毁愚痴破坏痴心，四者、诃毁嫉妒破坏妒心，五者、诃毁憍慢破坏慢心，六者、诃毁诸盖破坏盖心，七者、诃毁热恼破坏恼心，八者、诃毁想念破坏想心，九者、诃毁诸见破坏见心，十者、呵毁分别破分别心，十一、呵毁取事破坏取心，十二、诃毁执着破坏执心，十三、诃毁诸相破坏相心，十四、诃毁有法破坏有心，十五、呵毁常法破坏常心，十六、诃毁断法破坏断心，十七、诃毁诸阴破坏阴心，十八、诃毁诸入破坏入心，十九、诃毁诸界破坏界心，二十、诃毁三界坏三界心。世尊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具二十法，毕竟成就如是三昧。

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复有四法，具足修行得是三昧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建立心行清净调柔，二者、心性淳直无诸谄曲，三者、心无攀缘入深法忍，四者、外内所有一切能施。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具足四法成就三昧。世尊，菩萨摩诃萨复有四法，能得三昧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毕竟深心，二者、成就实语，三者、常乐空闲，四者、不取诸相。是为菩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。复有四法，菩萨成就得是三昧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亲近善友，二者、常知止足，三者、独坐思惟，四者、不乐諠猥。是为菩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。复有四法，菩萨成就得是三昧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不破坏戒，二者、不缺犯戒，三者、无所依戒，四者、不望报戒。是为菩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。复有四法，菩萨成就得是三昧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舍声闻心，二者、离缘觉心，三者、住菩萨忍，四者、不舍众生。是为菩萨具足四法成就三昧。复有四法，菩萨成就得是三昧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修空舍我，二者、无相离相，三者、无愿除愿，四者、舍诸所有。是为菩萨具足四法能得三昧。

“世尊，时彼曼陀罗华香如来应供正遍觉，说此破散诸魔法门，我从彼佛闻已初修。次复有佛，号一切宝电蔽日月光如来应供正遍觉，我时于彼具足成就。彼佛世尊说此法门时，彼众会中十千菩萨，皆得成就此三昧门。”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白佛言：“希有世尊！今此文殊师利，乃能久远成就如是降魔三昧。三昧力故，能令波旬及诸魔众，发白老耄，形志俱衰，一至斯也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于意云何？汝今言此文殊师利，独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变此众魔如斯老耄耶？舍利弗，汝今不应作如是见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，今者十方如恒河沙等，诸佛世界所有诸魔，一切皆悉如是变坏，尽是文殊师利威力所为。”
于是，世尊告文殊师利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今当且摄汝神力，令彼众魔得复本形。”
尔时，文殊师利受佛教已，告诸魔曰：“众仁者，实为厌患此身仪耶？”
诸魔报曰：“唯然，大士。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如是者，汝今亦当厌患贪欲，勿着三界。”

诸魔报曰：“善哉！大士，敬闻嘉诲，岂敢有违？唯愿少假威神除此惭苦！”文殊师利遂摄神力，令一切魔复彼天形，庄严如故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告诸魔言：“波旬，汝所有眼，何者为眼？何者眼想？如是何处是眼？着是眼相，是眼攀缘，是眼障碍，是眼思，是眼我，是眼依止，是眼喜乐，是眼戏论，是眼我所，是眼护，是眼念，是眼取，是眼舍，是眼分别，是眼思量，是眼成就，是眼生，是眼灭，乃至是眼来去。如是等法，为汝境界魔业障碍。如眼，乃至身、意亦如是。又如色，乃至触、法，为汝境界魔业障碍，亦复如是。汝等皆应如实了知。

“复次，波旬，汝所有眼，即为非眼，亦为无眼，为无眼想，无眼着，无眼相，无眼攀缘，无眼障碍，无眼思，无眼我，无眼依止，无眼爱，无眼戏论，无眼我所，无眼护，无眼念，无眼取，无眼舍，无眼分别，无眼思量，无眼决定，无眼生，无眼灭，无眼去，无眼来。如是等法

，非汝境界，汝于是中不能为主，无法无力，不得自在，亦无取着。如眼，乃至身、意亦如是。又如色，乃至触、法亦如是。汝等皆应如实了知。”

文殊师利说是法时，众中一万魔王波旬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八万四千诸魔眷属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菩萨身行品第五尔时，尊者摩诃迦叶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愿请文殊师利，令我睹见彼诸菩萨摩诃萨等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斯诸大士难可值遇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告文殊师利言：“汝应当知，今此大众咸皆渴仰，思愿睹见十方所有诸来菩萨摩诃萨身。今正是时，汝应显现。”

于是，文殊师利蒙圣教已，即便告彼法轮菩萨、月光菩萨、除魔菩萨、妙音菩萨、离垢菩萨、寂灭菩萨、选择菩萨、法王吼菩萨，如是等无量菩萨摩诃萨言：“诸大士，汝等今宜各于宫殿自显其身，分明现汝本国形状也。”

文殊师利发斯语已，于是诸菩萨众从三昧起，各现本身，令诸大众一切咸见：或有菩萨，其身高大若须弥山王；或有菩萨，身大八万四千由旬；或有身大百千由旬，或九十千，乃至五十、四十、三十、二十千者；或有身大十千由旬，乃至或有五千、四千、三千、二千者；或有身大一千由旬，乃至或有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二百者；或有身大一百由旬，乃至或有五十、四十、三十、二十者；或有身大十由旬者，乃至或有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由旬者；如是乃至或有菩萨，身量大小长短宽狭，如此娑婆世界人身无异。当尔之时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大众充满，无有空处如杖头许。其中所有诸大菩萨摩诃萨众，一切多是功德巍巍，智慧深远，具足威力，成就神通，放大光明，遍照十方无量百千诸佛世界。乃至一切大威德天，及诸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大小诸王皆悉充满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从座而起，整理衣服，偏袒右髆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于今者，欲少咨问如来应供正遍觉所有心疑。未审世尊，见垂听不？”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如来应供正遍觉，恣汝所问，当为汝释，决汝所疑，令汝心喜。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唯然！世尊，愿为宣说，我当听受。”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？言菩萨者，义何谓也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问云何为菩萨，菩萨有何义者，以能觉了一切法故，名为菩萨摩诃萨也。文殊师利，彼一切法菩萨觉者，所谓言说。文殊师利，菩萨云何觉一切法？所谓觉眼、觉耳、觉鼻、觉舌、觉身、觉意。文殊师利，云何菩萨觉眼、觉耳乃至觉意？文殊师利，所谓菩萨觉彼眼法本性空故，如是觉已，终不生念我能觉知；如是觉耳乃至觉意皆本性空，如是觉已，亦不生念我能觉知。菩萨如是觉眼等已，复觉彼色本性自空，如是觉已，亦不分别我能觉知；如是觉声乃至觉法皆本性空，亦不分别我能觉知。是为菩萨觉一切法也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云何菩萨觉彼五阴？所谓菩萨观见阴体本性自空，如斯觉故观无相，如斯觉故观无愿，如斯觉故观无欲，如斯觉故观寂静，如斯觉故观远离，如斯觉故观无所有，如斯觉故观无实，如斯觉故观无动，如斯觉故观无生，如斯觉故观无来，如斯觉故观无去，如斯觉故观无真，如斯觉故观无主，如斯觉故观无证，如斯觉故观无知，如斯觉故观无见，如斯觉故观无人，如斯觉故观无想，如斯觉故观不可说，如斯觉故觉但有名，如斯觉故观无我，如斯觉故观分别起，如斯觉故观从缘生，如斯觉故观如幻，如斯觉故观如化，如斯觉故观如梦，如斯觉故观如镜像，如斯觉故观如声响，如斯觉故观如芭蕉，如斯觉故观不久住，如斯觉故观不牢固，如斯觉故观虚妄，如斯觉故观无物。如斯觉故，是为菩萨觉一切法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觉贪恚痴？所谓觉彼贪欲因分别起故，觉彼瞋恚因分别起故，觉彼愚痴因分别起故，而亦觉彼分别，空无所有，无物、无戏论，不可说、不可证故。是为菩萨觉一切法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觉于三界？所谓觉彼欲界无我人故，觉彼色界无所作故，觉无色界空无有故，觉彼三界皆远离故，是为菩萨觉一切法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觉众生行？所谓觉是众生贪欲行故，觉是众生瞋恚行故，觉是众生愚痴行故，觉是众生等分行故。如是觉已，如是证知，如是为说，如是教化众生，如是令得解脱，是为菩萨觉一切法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觉一切众生？所谓觉一切众生但有其名，离彼名已无别众生，是故一切众生即一众生，彼一众生即一切众生，如是众生即非众生。若能如是无分别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觉一切法。又复云何觉一切法？能如是觉菩萨道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觉一切法。”
尔时，世尊重明此义，以偈颂曰：
“觉眼及与耳，自体常空寂，
不言我能觉，是名为菩萨。
观鼻及与舌，本性无所有，
不分别我觉，是名为菩萨。
智慧观察身，亦觉意自然，
觉已为他说，是名为菩萨。

色声香味触，意所乐诸尘，
觉知本性空，是名为菩萨。
觉色及受想，诸行与识心，
一切斯同幻，是名为菩萨。
五阴聚如梦，觉彼无一相，
不分别我知，是名为菩萨。
不生亦不出，无作复无言，
如是说唯名，彼名亦非物。
觉贪欲瞋恚，斯由分别起，
彼分别无体，毕竟终自空。
痴亦分别生，分别因缘生，
缘此生诸见，诸见不可得。
觉察三界空，一切无真实，
于彼不可动，故名为菩萨。
欲界不成就，皆缘分别起，
色有无色有，一切不牢固。
众生之所行，智者悉明了，
贪欲与瞋恚，及彼愚痴等。
一切诸众生，即彼一众生，
智者无所觉，不念彼众生。
诸法之所起，悉因颠倒生，
觉彼颠倒者，知颠倒真相。
智慧甚微妙，不取诸音声，
觉已无所着，故名为菩萨。
能舍己肉身，终亦无依止，
如是觉真实，乃名为菩萨。
至持戒彼岸，亦不念彼岸，
觉戒行法如，无生亦无尽。
慈心遍众生，不得众生相，
觉彼众生际，但以假言宣。
勇猛大精进，深心厌有为，
见三界空虚，证无上等觉。
常入微妙禅，无着无所依，
无住无攀缘，智者定如是。
能以利智刀，断除诸见缚，
观察法界性，无割亦无伤。
若人真觉了，一切法如实，
应时利众生，乃名为菩萨。”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四 隋三藏达摩笈多译

善住意天子会第三十六之三破菩萨相品第六

尔时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菩萨摩诃萨初发心者，以何义故名初发心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若有菩萨，等观三界一切想生，如是得言最初发心。文殊师利，是名菩萨初发心也。”

文殊师利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所解佛说义者，若有菩萨，贪欲心生是初发心，瞋恚心生是初发心，愚痴心生是初发心。世尊，所说将无谓是为初发心。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若诸菩萨，起贪恚痴名初发心者，所有一切具缚凡夫，皆即名为发心菩萨。所以者何？彼诸凡夫从昔至今，常发如是贪恚痴等三毒心故。”

文殊师利语善住意言：“天子，汝言一切凡夫从昔已来常能发是三毒心者，是义不然。何以故？一切凡夫心力羸劣，不能发起是贪恚痴；唯有诸佛世尊，一切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不退转地诸菩萨等，乃能发是贪恚痴耳！是故凡夫不能得发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仁今何故作如斯说？令此会众不识不知，陷诸疑网，深可怖畏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语善住意言：“天子，于意云何？如彼飞鸟往来空中，彼鸟足迹在虚空中，有发行乎，无发行也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非无发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子，以是义故，我作此说：若有能发贪欲恚痴，唯彼诸佛、声闻、缘觉、不退菩萨，乃能发耳！天子当知，无有依处是名为发，无有取着是名为发；既无依处，又无取着，是即无句斯谓为发，是无分别句斯谓为发，是不可生句斯谓为发，是不实句斯谓为发，是非物句斯谓为发，是不来句斯谓为发，是不去句斯谓为发，是无生句斯谓为发，是无攀缘句斯谓为发，是无证句斯谓为发，是不净句斯谓为发，是不思句斯谓为发，是不坏句斯谓为发，是无言句斯谓为发，是不破句斯谓为发，是无字句斯谓为发，是无执句斯谓为发，是无住句斯谓为发，是不取句斯谓为发，是不舍句斯谓为发，是不拔句斯谓为发。天子当知，是为菩萨初发心也。天子，发心菩萨，若于如是一切诸法，不爱着，不思想，不见不知，不闻不

识，不取不舍，不生不灭，是则名为真发心也。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若能依止如是法界，如是平等，如是实际，如是方便，则彼贪欲、瞋恚、愚痴等发。又若决能如是依止，则彼眼、耳及意等发，则彼色取乃至识取等发，如是则一切诸见发，无明有爱发，乃至十二因缘有分发，五欲众事发，爱着三界发，我见发，我所见发，我见为根本六十二见发，佛想发，法想发，僧想发，自想发，他想发，地想发，水想发，火想发，风想发，空想发，识想发，四颠倒发，四识住发，五盖发，八邪发，九恼发，十恶业道发。天子当知，我今举要言之，一切分别、一切分别处、一切语言、一切诸相、一切进趣、一切希求、一切取着、一切思想、一切意念、一切障碍，菩萨皆当发，汝应如实知。天子，以是义故，汝今若能于此诸法，不爱着、不思想者，是则名为真实发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汝今乃能为诸菩萨，具宣如是初发心义。文殊师利，汝于往昔，已曾供养无量无边过恒沙数诸佛世尊，能说斯耳！”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此文殊师利，所说菩萨最初发心，及获无生法忍，先后二事平等无差耶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舍利弗，昔燃灯世尊，授我记言：‘摩那婆，汝于未来过阿僧只劫，当得成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。’舍利弗，我于彼时，亦不离此心得无生忍。如是，舍利弗，汝当知彼一切菩萨初发心义，如文殊师利所言，无有异也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皆是初发。何以故？如世尊说，一切初发皆是不发。其不发者，即是菩萨最初发心。”

说是法时，二万三千菩萨，证无生忍；五千比丘，于诸法中漏尽解脱；六十亿诸天子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尊者大迦叶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此文殊师利，乃更为斯能作难作，宣说如是甚深法门，令诸众生多所利益。”

文殊师利谓迦叶言：“大德迦叶，我实不为难作之事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无所作，亦复无有已作、今作、当作。唯大迦叶，我于诸法，非作不作，其义亦尔。又大迦叶，我于众生，无有度脱，亦无系缚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无所有故。迦叶，云何于世尊前，发如是言能作难作？又大迦叶，我无所作，慎勿言我能作难作。又大迦叶，我实不作；非独我不作，如来亦不作，辟支佛亦不作，阿罗汉亦不作。又大迦叶，有何等人，能作难作？若欲正言能作难作，但彼一切婴儿凡夫。如斯说者，是名善说。所以者何？如诸如来，皆悉无有已得、今得、当得；乃至一切声闻、辟支佛，亦无所得；唯彼凡夫一切皆得。”

时，大迦叶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一切诸佛不得何等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一切诸佛不得我，不得福伽罗，不得众生，不得寿命，不得士夫，不得断，不得常，不得诸阴，不得诸入，不得诸界，不得诸名色，不得欲界，不得色界，不得无色界，不得分别，不得思惟，不得念处，不得因生，不得颠倒，不得贪恚痴，不得此世，不得彼世，不得我，不得我所，乃至不得一切诸法。大德迦叶，如是一切诸法次第不得，亦复不失，不缚不解，不取不舍，不近不远。是故，迦叶，应当觉了如是法门。若诸佛世尊皆不得者，则彼等非法无闻。凡夫一切斯得，是故凡夫能作难作，非诸佛作，非辟支佛作，非阿罗汉作，是乃名为凡夫作也。”

迦叶复问：“作何等也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作断、作常、作染着、作依止、作忆念、作取舍，乃至作彼一切戏论，分别随顺高下等事。是故，大德迦叶，如是诸法，诸佛世尊皆无所作，无有已作、今作、当作，唯彼凡夫能作难作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言无生忍者，云何名为无生忍也？世尊，复以何义，而更名为法无生忍？菩萨云何得斯忍法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言：“实无有人于生法中得无生忍。所言得者，但有语言名字。何以故？以无生法不可得故，离攀缘故。不得法忍，得无所得无得无失，是故言得无生法忍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彼无生法忍者，所谓一切法无生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来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去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我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主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取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舍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所有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实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等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等等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比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染如虚空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破坏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断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垢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净如是忍故，一切法空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相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无愿如是忍故，一切法离贪恚痴如是忍故，一切法如如如是忍故，一切法法性如是忍故，一切法实际如是忍故；如是一切法，无分别、无相应、无忆念、无戏论、无思惟、无作无力、赢劣虚诳，如幻、如梦、如响、如影、如镜像、如芭蕉、如聚沫、如水泡，如是忍故。所可忍者，亦无可忍，非法非非法，但以名字说斯法耳！然彼名字亦不可得，本性自离如是言忍，信解乐入，无惑无疑，无惊无怖，无动无没，遍满身已，正受而行，不得其身，亦无住处。文殊师利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于诸法中得无生忍，乃至不行一切想故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忍者，云何为忍？乃至不为境界所坏，故名为忍。”

时，彼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何等不为境界所坏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所谓眼何法坏眼？谓彼善色、恶色是能坏眼。如色坏眼，彼声坏耳，乃至法坏意亦如是。天子，若菩萨眼见色，不取相、不耽好、不分别、不思惟、不爱不厌，知本性空，无有念想，不为众色之所伤败；乃至意法亦如是。天子，若其六情，无着无缚，无坏无伤，如是菩萨住于法忍；住法忍故，于一切法无所分别，无生不生，无漏不漏，无善不善，无为不为，不念世法及出世法，不分别、不思惟，是则名为无生法忍。”

说此法时，有六万三千众生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一万二千菩萨，得无生法忍。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发起胜行，超越转增入诸地也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谁于其间能发胜行，而言诸地有超转者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仁岂不知诸菩萨等所行殊胜，彼彼转增，乃至超越能满十地乎？”

文殊师利语善住意言：“不然！天子，我闻佛说，一切诸法犹如幻化，汝不信耶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世尊诚言，谁敢不信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如彼幻人及幻，岂有胜行超越转入，乃至具足十地耶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天子，若使幻人及幻能有超行转入者，则吾等亦当如是超越转入。何以故？如世尊说，一切诸法皆如幻化，故无转入。天子，是故若说诸地有转入者，即非转入。我亦不言地有转入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无转入故。是故法于法中不得转入，所谓色于受中不得转入，受于色中不得转入，想于行中不得转入，行于想中不得转入，识于色中不得转入，色于识中不得转入。天子，如是乃至于一切法，皆应如是作四句说。又眼不于耳中转入，耳不于眼中转入，鼻不于舌中转入，舌不于鼻中转入，身不于意中转入，意不于身中转入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，其性各异，行自境界，顽痴无知，无有觉识，亦如草木、墙壁、瓦石，如镜中像，如幻如化，不可证触，一相无相。以是义故，一切诸法无有超转，不出不入，无去无来。

“天子当知，若诸菩萨，如是解知彼一切法无超转者，不复更有诸地分别，亦无入道，无有舍地，亦无退转，于彼菩提超转之中，无有失灭。何以故？若人见彼阴、界、诸入是真实者，彼无超转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性本净故。天子，是名菩萨超越道地。天子，譬如幻师化作十重辇舆宫阁，即令化人居处其内。天子，于意云何？彼人宫阁有定所不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无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子，见菩萨地有超转者，其事若此。”

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一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问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或时有人至大士所求出家者，大士尔时当云何答？云何为说出家度法？云何授戒及教持戒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若其有人，来至我所求出家者，我当教彼如是言曰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不应发出家心。汝若不发出家心者，我当教汝真出家法。’所以者何？天子，若求出家，则求欲界，亦求色界，求无色界，复求世间五欲之乐，及求未来果报诸事。若善男子有所求者，彼不证法；不证法故，彼则见心。是故，天子，若无所取，彼为证法；以证法故则不见心，不见心故则不出家，不出家故则无出家心，无出家心故彼则不发，以不发故则无有生，以无生故彼则尽苦，以尽苦故则毕竟尽，毕竟尽故彼则无尽，以无尽故则不可尽，不可尽者则是虚空。天子，我时于彼善男子所作如是教。复次，天子，若复有人，来诣我所求出家者，我复教彼如是言曰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莫发出家之心。所以者何？彼心无生不可得发，汝莫为异而保此心。’复次，天子，若更有人，来诣我所求出家者，我复教彼如是言曰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若不断除须发，如是汝则真实出家。’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作如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世尊说法无所断除。”

善住意复问言：“何等不断，亦复不除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色法不断亦不除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不断亦不除。天子，若复有人作如是念：‘我除须发乃为出家。’当知彼人则住我相，住我相故则不见平等；又见我故则见众生，见众生故则见须发，见须发故生剃除想。天子，彼若不见有我相者，则不见他相；无他相故则无我慢，无我慢故则无吾我，无吾我故则无分别，无分别故则无动摇，无动摇故则无戏论，无戏论故则无取舍，无取舍故无作不作、无断不断、无离无合、无减无增、无集无散、无思无念、无说无言，如是则名安住真实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实义云何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所言实者，即是虚空。如是虚空得名为实，无起无尽，无减无增。以是故言虚空为实，性空为实，如如为实，法界为实，实际为实。如是实者，则亦不实。何以故？以彼实中不可得故，名为不实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语善住意言：“天子，若复有人，来诣我所求出家者，我当教彼如是言曰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若能不取着彼袈裟衣者，吾则以汝为真出家。’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复如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诸佛世尊无有取法，凡所宣说不为取着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取何等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谓不取色若常无常，乃至不取识若常无常；不取眼若常无常，乃至不取

意若常无常；不取色乃至不取法，不取贪欲，不取瞋恚，不取愚痴，不取颠倒。天子，如是乃至一切诸法，皆悉不取而亦不舍，不合不离。天子，若取袈裟，当知彼即大有见相。天子，是故我说不以取着袈裟，而得清净及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天子，诸佛世尊大菩提处无有袈裟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何法是袈裟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汝问何法为袈裟者，贪欲是袈裟，瞋恚是袈裟，愚痴是袈裟，因是袈裟，诸见是袈裟，名色是袈裟，妄想是袈裟，执着是袈裟，取相是袈裟，语言是袈裟；如是乃至戏论一切诸法，皆是袈裟。若知诸法无善不善，无思无念，是名无袈裟；若无袈裟则无所有，若无所有则无垢浊，若无垢浊则无障碍，无障碍故亦无有作，是谓思量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所言思量、思量者，以何义故名曰思量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彼思量者，于法平等，无有增减，无作不作故言思量。天子，若能于法不作增减，如世尊说，不应复起想念分别，故言思量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何等名为不作增减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过于平等，过平等已，法不可得，所谓过去不可得、未来不可得、现在不可得。彼法非如，无增减作，无吾我作，无有人作，无众生作，无寿命作，无有断作，无有常作，无有分别阴、入、界作，无有分别佛、法、僧作，亦无有念是持戒作、是破戒作、是烦恼作、是清净作、是得果作、是须陀洹作、是斯陀含作、是阿那含作、是阿罗汉作、是辟支佛作，乃至此是空作、是无相作、是无愿作、是明解脱作、是离欲作。如是，天子，此皆为彼无闻凡夫，思量分别说斯法耳！汝应当知，此是最下痴人，求欲得法妄想取着。是故如来为断彼着，而演说是思量分别作不作事。”

于是，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大士，快说如是甚深法门。”

尔时，世尊亦复赞可，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汝今乃能作如是说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言：“天子，若复有人来诣我所求出家者，我当教彼作如是言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若能不受具戒，如是则名真出家也。’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作如是语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如世尊说，唯有二种受具戒法。何等为二？一、受正平等戒，二、受邪不等戒。是中何者邪不等戒？谓堕我见、堕人见、堕众生见、堕寿命见、堕士夫见，堕断见、堕常见，堕邪见、堕憍慢，堕贪欲、堕瞋恚、堕愚痴，堕欲界、堕色界、堕无色界，堕取着分别。天子，是为略说，堕于一切不善法中，堕逐恶知识，妄取一切法，堕不知出要解脱之处。天子当知，是名受邪不等戒也。天子，是处何者是受正平等戒？谓空是平等，无相是平等，无愿是平等。天子，若能如是入三解脱门，如实觉知，不分别、不思念，于一切法无有退转。天子，是名受正平等戒也。复次，天子，若贪欲发，若瞋恚发，若愚痴发，若爱无明发，我见发，我见为根本六十二见发，三邪行发，四颠倒发，乃至八邪、九恼、十不善业道等发，故名受正戒也。天子，譬如一切种子、草木、树林，皆依大地而得生长，其地平等无心念作；如是，天子，若佛法中正受戒故，具足成就。天子，譬如一切草木种子，依大地住而得增长；天子，当应如是具受正戒。所以者何？住于戒故，道法增长。如彼种子，戒亦复然。又如种子增长得名成就；如是住于戒故，所有一切助菩提分法，出生增长得名成就。天子，是为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世尊一切声闻受正戒也，所谓入彼三解脱门，一切戏论语言灭处。天子当知，若能如是受具戒者，是名受正，非不正也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我今更于如是出家，如是受具，如是教曰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若能不持禁戒，如是则为真实持也。’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作如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一切诸法悉无所取，故无可持，云何此戒而独有持？天子，戒若可持，则持三界。天子，于汝意者，以何为戒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若能具足波罗提木叉者，是名为戒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云何名为波罗提木叉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所谓持身及以口、意三业具足，是则名为波罗提木叉也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于意云何？今是现前，何处有是身业可作？如是过去、未来亦无有作，彼皆无作，无有像貌，可得言有或青、或黄、或赤、或白及玻瓈色耶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彼名何等？云何而说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彼名无为，实不可说，如是乃至意作亦然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于意云何？彼无为者，可作有为乎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以是义故，我如斯说，彼若不持名真持戒。天子，若言增上戒学、增上心学、增上慧学者，为学实际，当如是知：无所持故言增上戒学，无所知故言增上心学，无所见故言增上慧学。如是心不分别故，不忆念故，不生殊异故，名最上心学；如心学，戒、慧亦尔。天子，若不得心，则不念戒；若不念戒，则不思慧；若不思慧，则无复起一切疑惑；既无疑惑，则不持戒；若不持戒，是则名为真持戒也。天子当知，彼持戒者，则无所欲；无所欲故，则无退还；无退还故，彼则清净；彼清净故，则得解脱；彼解脱故，则得精进；彼精进故，则无有漏；彼无漏故，则住正行；住正行故，则无像貌；无像貌故，即是虚空。何以故？以彼

虚空无形相故。是故，天子，若有人能如是学者，则为不学；彼无学故，则为真学。于何处学？谓无处学。云何无处？谓空平等。天子，若能正住空平等者，是则名为真住戒学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若人能作如是出家，如是受具，我复教彼如是言曰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若能受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笃信檀越供养众具，而能于中不起分别，不念报恩，是乃名为清净持戒。’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作如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所谓若人取彼施者、受者、财物三事故，是为报恩；又若见彼是为报恩，若思惟彼是为报恩，若分别彼是为报恩。天子，若不见彼、不取彼、不思惟彼、不分别彼者，有何可报？何以故？以从本来毕竟清净，如是报故。天子彼若取、若见、若思惟、若分别及念报者，是谓凡夫，非阿罗汉。所以者何？是诸凡夫，于一切时常行取着，思量分别此受彼与、彼垢此净，以是分别故有报恩。云何报恩？谓诸凡夫，于生死有取后生身，是故于彼欲行报恩。天子，诸阿罗汉不受后有，毕竟不见，不思量、不分别，无有此彼，更不受身，当于何处而报恩也？天子，若受彼施，当行三净，然后乃受。何谓三净？一、不见己身即无施者，二、不见他人即无受者，三、不见财物即无施事。天子，如是三净则毕竟净，如斯净已复何用报？天子，以是义故，我如是说，若受三千大千世界笃信檀越一切众具，不分别、不念报者，是名世间真胜福田，是真出家，是净持戒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我与彼人如是出家，如是戒已，当复教言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若能不行阿兰拏，不在聚落，不处近、不住远，不独坐、不众居，不多言、不杜默，不乞食、不受请，不事粪扫衣、不受他衣钵，不多贪、不少欲，不多求、不知足，不树下、不露地，不服腐烂药、不受肉与酥。善男子，汝若能于一切头陀不起分别，如是行者，则名具足行头陀也。’何以故？若以忆念分别行者，即是我慢心见诸相。天子，若如是行，则如是念：‘我受粪扫衣，我行乞食，我住树下，我坐露地，我行阿兰拏，我服腐烂药，我少欲，我知足，我行头陀。’天子，若正行者，不生如是念。所以者何？为彼无有一切分别故。彼于尔时尚不见我，况当计有头陀功德？若见有者，无有是处。天子，是故若有如是行头陀，不忆念、不分别，我则说为真头陀也。何以故？天子，若斯人者，拂去贪欲，拂去瞋恚，拂去愚痴，拂去三界，拂去五阴，拂去十二入，拂去十八界，如是我说为真头陀。何以故？以彼头陀，不取不舍，不思不念，不修不行，非法非非法，是故我说真头陀也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我与彼人如是出家，如是行已，当复教言：‘诸善男子，汝今若能不观四圣谛，不修四念处，不修四正勤，不修四如意足，不修五根，不修五力，不修七觉分，不修八圣道，不修三十七助菩提法，莫证三解脱门。’何以故？天子，彼圣谛者入无生相，不可念知，不可修证。所以者何？彼无生中，云何言证？天子，是故我言，夫念处者，非念非思一切诸法故言念处。天子，若比丘不住欲界、不住色界、不住无色界，故言比丘，不住四念处，思修四念处。云何思修如彼？不思不修故言思修。如是次第，乃至三十七种助菩提法，应如是知。天子，若彼禅行比丘，于一切法悉无所得，无所得故不思念，不分别，不修不证。何以故？天子，彼诸法但有名。如三十七助菩提法，彼虽有名而不可得，唯以分别因缘故生，一相无相，以如是名故如是说，其说亦无；故彼虽复名字证知，终不可得，是则名为如实觉知三十七种助菩提法。”

时，彼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所言禅行比丘，何等名为禅行比丘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若彼比丘于一切法，但取一行极随顺者，所谓无生，是为禅行。又复无有少法可取，是为禅行。又不取何法？所谓不取此世、彼世，不取三界，乃至不取一切诸法，如是平等，是为禅行。天子，如禅行者，乃至无有一法相应，无合无散，是为禅行。”

尔时，彼会大众多有无量百千众生，咸有疑心：“今此文殊师利，所说如是，云何得与圣说相应？所以者何？世尊恒说：‘若人能入三解脱门，名为涅盘。’又如佛说：‘若有修行三十七种助菩提法，便证涅盘。’然而今者，文殊师利更如是说不应修，是助菩提行，亦莫入彼三解脱门，将非文殊师利虚妄说耶？”

于是，文殊师利知诸比丘及以众会咸皆有疑，即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大德，汝于今者，最可证信，世尊记汝智慧第一。大德，汝于何时证离欲法？且当证法时，岂不见四谛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岂不修三十七助菩提分法耶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岂不入三解脱门耶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大士，我于尔时乃至无有一法可见、可除、可修、可证、可选择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，无为、无生、无言，是空。若是空者，有何可证？”

说此法时，众中有三万比丘，于法漏尽，心得解脱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五 隋三藏达摩笈多译

善住意天子会第三十六之四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二尔时，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士，仁今真是聪辩利智，快说如斯甚深空忍！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我非如是聪辩利智。夫利智者，则是一切婴儿凡夫。何以故？天子，一切凡夫是名利智。何等利智？所谓地狱利智、畜生利智、饿鬼利智、阎摩利智，乃至三界一切

利智，如是取着相应得言利智。所以者何？不知生死烦恼先际故。天子，是故彼诸凡夫，着贪欲利，着瞋恚利，着愚痴利，乃至与彼诸见名色取着相应故言利智，非谓诸佛世尊及声闻、缘觉得忍菩萨有斯利智，是乃名为一切凡夫取相利智也。”

于是，善住意天子复问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仁今所说欲显智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也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欲随行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也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欲随句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子，我由字句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仁今何故如斯说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若诸菩萨，于一字一句初不移动；然彼字句义门处所，近远浅深皆如实知，谓知空处、知无相处、知无愿处、知远离处、知无所有处、知无生处、知如如处，而于其间无受无作、无解无知，是故得言唯字句耳！”

尔时，世尊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汝今已得陀罗尼故，乃能如是分别说也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实不得彼陀罗尼。何以故？世尊，若有得是陀罗尼者，斯则名为愚痴凡夫，非佛世尊及诸菩萨得陀罗尼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彼诸凡夫痴众生等，有取着故得陀罗尼。取着何等？所谓取着我故得陀罗尼，取着人故得陀罗尼，取着寿命故得陀罗尼，取着丈夫故得陀罗尼，取着断灭故得陀罗尼，取着常恒故得陀罗尼，取着贪欲故得陀罗尼，取着瞋恚故得陀罗尼，取着愚痴故得陀罗尼，取着无明故得陀罗尼，取着有爱故得陀罗尼，取着身见故得陀罗尼，取着五阴故得陀罗尼，取着十二入故得陀罗尼，取着十八界故得陀罗尼，取着忆念故得陀罗尼，取着分别故得陀罗尼，取着六十二见故得陀罗尼，如是乃至取着一切诸行故得陀罗尼，是故凡夫得陀罗尼。所以者何？若法为彼愚痴取着，是则凡夫所得，非谓佛得，非声闻得，非辟支佛得，非菩萨得。以是义故，唯彼凡夫得陀罗尼。何以故？彼诸凡夫，以愚痴故言有取得，非佛世尊及菩萨等。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仁若不得陀罗尼者，将无堕彼顽钝位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天子，我真顽钝。何以故？夫顽钝者，谓无所知，我所行处不可知故。是故一切诸佛世尊及诸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皆堕顽钝，非诸凡夫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凡夫在于数中，诸余智人尽入顽钝。如须陀洹障碍行故，贪欲心行尚堕数中，何况愚痴诸凡夫等而非数也？天子，是故得言我为顽钝，我实不得彼陀罗尼。何以故？乃至一法我无所得故。”

说是法时，彼大众中有五百比丘，闻此法门不能信受，生大恐怖，起诽谤心，发恶心已弃舍而去，即自见身堕大地狱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仁今且住，勿说如此甚深经典！所以者何？今此会中五百比丘闻此法门，不能信受，生大怖畏，起诽谤心，即自见身已处地狱。”

文殊师利语舍利弗言：“舍利弗，汝今不当妄起分别。何以故？乃至无有一法堕地狱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无所生故。汝今云何忽发斯言，令我休止勿宣是法？舍利弗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依止我见、依止人见、依众生见、依寿者见，依诸见已，虽复供养恒沙如来应供正遍觉及比丘僧，一切众具随须奉给，如是供养尽其形寿无有休废。若复有人闻我所说甚深法门，一切世间所不能信，谓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作，寂大寂静，无生无灭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命，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如是诸法，闻已诽谤堕于地狱。然舍利弗，即此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如是甚深法已，虽堕地狱，从地狱出速得涅盘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虽复供养恒沙数如来应供正遍觉，以取着我，不闻如是甚深经法，终不解脱速证涅盘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如是，如是，诚如汝言。若有得闻如是甚深微妙经典，与值佛出世，等无有异。何以故？若有欲证须陀洹果，要由此经；欲证斯陀含，欲证阿那含及阿罗汉，要闻此经。所以者何？以不着我乃能证法，证此法时无有所见，无所得故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言：“舍利弗汝当知，此五百比丘虽堕地狱，后从狱出速证涅盘。非彼愚痴凡夫之人，没于见得堕坠疑心，供养如来能得解脱。舍利弗，是诸比丘还复因此，乃至解脱速得涅盘，非是余人能速解脱。所以者何？以不闻此深法门故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如是甚深法门，一经于耳，虽不信受堕于地狱，然速解脱。其有堕见入地狱者，未能解脱。”

破凡夫相品第八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仁今许我修梵行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天子，汝今若能不念作求，不思进趣，如是吾将许汝梵行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如斯说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若有为作，可名梵行；若无为作，何名梵行？又复天子，若有见得，可名梵行；若无见得，何名梵行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仁今宁当无梵行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子，我无梵行。所以者何？夫梵行者则非梵行，非梵行故我名

梵行。”

时，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士，仁以具足乐说辩才，能作如是无障碍说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若吾具足无碍辩者，即成障碍。何以故？凡是取着我及我所皆由分别，一切分别无非障碍故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汝今若能断除一切众生命根，然不执刀、不持杖、不把棓、不捉块而行事者，吾当同汝修于梵行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复以何义如斯说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言众生者，于意云何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我言众生，众生者乃至一切但有名字，皆想取故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是故我言，汝今当须杀害我想，杀害人想，杀众生想，杀寿命想，乃至灭除名字等想，如斯杀也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当以何杀具而行杀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吾常用彼利智慧刀而行杀害。当行杀时，彼利智刀应如是执，当如是害，然亦无有执持之想及以害想。天子，以是义故，汝当善知杀害我想及众生想，是名真杀一切众生，如是吾当许汝梵行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我复语汝，汝若修行十恶业道，复能成就黑浊垢法，放损一切十善业道，破坏离散清白法者，我当共汝修于梵行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复如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所有一切染浊、清白皆悉平等，彼平等者，我得如此同汝梵行。天子，于意云何？汝以何法为染浊平等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以不贪、不作、不退、不堕，是谓染浊平等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复以何法为白净平等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以如、法性及与实际三解脱门，是谓白净平等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吾即令汝真法界中具足修行周旋往返，其事可乎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以是义故，我作斯说，染浊、清白一切等者，然后方可共修梵行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汝今若能取应死人，手执利刀斩其头者，吾当许汝如是梵行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复作此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可杀者谁？何者是头？谁能行杀？天子，汝今当知，须杀贪欲，须杀瞋恚，须杀愚痴，如是乃至我慢嫉妒、欺诳谄曲、执着取相及受想等。天子，是为可杀。天子，若人一心专精自守，贪欲心发，即应觉知，方便散除还令寂静。云何散除？应作是念：‘此是空，此不净。’求此欲心生处、灭处，从何所来？去至何所？是中谁染？谁受染者？谁为染法？如是观时，不见能染，不见所染，不见染事；以不见故，则无有取；以不取故，则无有舍；以不舍故，则无有受；不舍不受，则名离欲寂灭涅盘，如是乃至一切受心亦如是说。天子当知，如是杀法，即杀即生，是故得言彼行杀时先斩其头，是为真杀。以是义故，我如此说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汝今若能违背诸佛，毁谤法、僧，吾将同汝如是梵行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仁今何故复如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如汝意者，以何为佛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如如法界，我言是佛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于意云何？如如法界可染着乎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以是义故，我如是说，汝今若能毁谤诸佛，吾将同汝如是梵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如汝意者，以何为法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离欲寂静，我名为法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于意云何？彼寂静法可染着乎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天子，以此义故，我如是说，汝今若能诽谤正法，吾将同汝如是梵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如汝意者，以何为僧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无为法者是名圣僧。如世尊说，一切圣人以无为得名，故无为法名声闻僧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于意云何？是无为法可执着乎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天子，以此义故，我如是说，汝今若能破坏圣僧，吾将同汝如是梵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若人见佛，彼则着佛；若人见法，彼则着法；若人见僧，彼为着僧。何以故？以佛、法、僧非可得故。天子，若人不见佛、不闻法、不识僧者，彼为不背佛、不谤法、不破僧。何以故？以其不得佛、法、僧故。天子，若人爱佛、爱法、爱僧，彼为染着佛、法及僧。天子当知，若人不着佛、法、僧者，是则名为离欲寂灭。天子，以此义故，我如是说，汝今若能于佛、法、僧不染着者，我则同汝如是梵行。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希有！希有！今日乃能宣说如是甚深义处。我于大士以何报恩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汝莫报恩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我今云何得不报也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汝莫报恩。所以者何？天子，汝能如是不报恩者，即为报也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仁今宁可无报恩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如是，如是，我不报恩，亦非不报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仁以何义更作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凡愚之人造种种法，起种种见，行种种行，以作如是种种见、行，是故念言我当报恩。天子，此非正行善男子也。其有正行善男子者，乃至无有少作或作不作，彼终不言‘我念报恩’。又复天子，不报恩者，如佛世尊宣说平等，谓一切法悉无所作，无有作处，皆入平等，无有转还，亦无超越，非自非他，无作不作，是故我为无报恩也。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仁住何处作如是说？住忍说乎？住法说也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我所住者，非忍、非法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实住何处故如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我无所住。如化人身，我如是住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彼化人者，复依何住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如如如住，化如是住。天子，若如是者，汝云何言住在何处，为忍为法，如斯问也？天子，是故我所言忍，但有其名，名无住处。法亦如是，无有住处，无有动转，亦无分别。天子当知，一切诸法悉无住处；而言住者，是谓如来为诸众生作如是说。所以者何？如佛所说：‘如来住彼如如法中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住于如如初不移动。如众生如即如来如，如来如即众生如，众生、如来无二无别。’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所言沙门那，沙门那者，义何谓也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若非沙门、非婆罗门，是则名为真沙门也。所以者何？以彼不着欲界，不着色界，不着无色界，是故我言真沙门也。天子，若眼不漏、耳不漏、鼻不漏、舌不漏、身不漏、意不漏者，我复说为真沙门也。天子，若不依止说、不依止证、不依止处者，我复说为真沙门也。天子，若无去处、无来处、无伤无疮者，我复说为真沙门也。天子，是以彼句非沙门、非婆罗门，我乃说为真沙门也。”

尔时，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士，实未曾有。仁者志若金刚，其所宣说无有章句，亦无处所，心咸了达，无所遗余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我心不刚。所以者何？吾自放意，心安柔忍，是故不刚。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是义云何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吾以恣心入声闻地，处缘觉境，是谓放心。吾又恣心入诸尘劳生死之内，而亦不恶贪恚痴等烦恼过患，是谓放心。”

时，善住意天子复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希有大士，仁由过去久供诸佛植众德本，故能宣说妙若斯也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吾无供佛，不植善根。所以者何？吾初不见宿昔所更，又亦不知当来所作。虽有所作，亦无有作，于诸佛法未曾建立，云何能有植众德本？”

神通证说品第九尔时，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我昔曾闻如幻三昧，唯愿垂慈，显此正受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天子，汝欲见闻如幻三昧甚深境界乎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我诚愿见。”

时，文殊师利如言即入如幻三昧，应时十方如恒沙等诸佛国土，一切境界自然现前。于是，善住意天子悉见东方恒沙佛土，其中所有种种众事：或见比丘称扬宣说如是经典，或见比丘尼像，或见优婆塞、优婆夷像，或见大梵天王、天帝释、四天大王，或见人间转轮圣王，或见一切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乃至或见一切鸟兽，种类若干，形貌好丑，皆为说法。如此东方，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一切十方，咸有如是恒河沙等诸佛国土所有事业，亦皆如是等无有异，尽是文殊师利威神力也。

时，善住意天子既见如是十方佛土一切境界，欢喜踊跃不能自持。于是，文殊师利从三昧起，善住意天子一心敬仰，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向见十方诸佛国土无量境界，佛事亦殊，而各

宣说如斯经典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问善住意天子言：“天子，于意云何？汝向所见东方所有一切境界，可谓实乎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不也，大士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此东方及余九方，如是十方所有境界，复为实乎？”

善住意言：“大士，一切皆虚，无有实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本无有生，其犹幻化欺诳世间。一切诸法转变推移无常存者，皆是虚妄显现所为，穷其体实了不可得，不作不生，不起不灭。”

于是，文殊师利赞善住意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天子，诚如汝言。”

尔时，会中有五百菩萨，已得四禅，成就五通。然是菩萨依禅坐起，虽未得法忍，亦不诽谤。时诸菩萨宿命通故，自见往昔所行恶业，或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，或毁佛寺、破塔坏僧。彼等明见如是余业，深生忧悔常不离心，于甚深法不能证入；我心分别彼罪未忘，是故不能获深法忍。

尔时，世尊为欲除彼五百菩萨分别心故，即以威神觉悟文殊师利。文殊师利承佛神力从座而起，整理衣服，偏袒右髆，手执利剑直趣世尊，欲行逆害。时，佛遽告文殊师利言：“汝住！汝住！不应造逆，勿得害我！我必被害，为善被害。何以故？文殊师利从本已来，无我、无人、无有丈夫。但是内心见有我、人，内心起时，彼已害我，即名为害。”

时，诸菩萨闻佛说已，咸作是念：“一切诸法悉如幻化，是中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命、无丈夫、无摩奴阇、无摩那婆、无父、无母、无阿罗汉、无佛、无法、无僧，无有是逆，无作逆者，岂有堕逆？所以者何？今此文殊师利，聪明圣达，智慧超伦，诸佛世尊称赞，此等已得无碍甚深法忍，已曾供养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世尊，于诸佛法巧分别知，能说如是真实之法，于诸如来等念恭敬；而忽提剑欲逼如来，世尊遽告：‘且住！且住！文殊师利汝无害我，若必害者，应当善害。’所以者何？是中若有一法和合集聚，决定成就，得名为佛、名法、名僧、名父、名母、名阿罗汉，定可取者，则不应尽。然而今此一切诸法，无体无实，非有非真，虚妄颠倒，空如幻化，是故于中无人得罪，无罪可得，谁为杀者而得受殃？”彼诸菩萨如是观察明了知已，即时获得无生法忍，欢喜踊跃，身升虚空高七多罗树，以偈叹曰：

“诸法如幻化，斯由分别起，
是中无所有，一切法皆空。
颠倒虚妄想，愚痴取我心，
计念我昔愆，所作业中甚。
过去为大逆，杀父母良田，
杀罗汉比丘，是为极重恶。
以彼恶业故，我当受大苦，
没疑网众生，闻法悔或除。
大名拔我毒，破散我疑心，
我已觉法界，众恶无所有。
诸佛巧方便，善知我等意，
方便度众生，为解诸疑缚。
何处有诸佛，法僧亦复然？
父母本自无，阿罗汉空寂。
是处无有杀，云何有业果？
如幻无所生，诸法性如是。
文殊大智人，深达法源底，
自手握利剑，驰逼如来身。
如剑佛亦尔，一相无有二，
无相无所生，是中云何杀？”

说此执剑妙法门时，十方如恒沙等诸佛世界，六种振动。时，彼十方诸佛世界，一切诸佛现前说法。彼佛侍者，各于本国大众会中，从座而起，咸请其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此神变是谁威德，而令世间大地振动？”

时，十方诸佛各各告其弟子曰：“诸善男子，今有世界，名曰娑婆，彼土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觉，现在说法。然彼世界有一上首菩萨摩诃萨，名文殊师利，久已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欲破坏新学菩萨执着心故，躬秉利剑，驰走趣彼释迦如来，显发深法。以是因缘故，令大地如是振动。彼佛世尊因智剑故说甚深法，复令无量无边阿僧只众生，法眼清净，心得解脱，证深法忍，安住菩提。”

尔时，世尊建立如是大神变时，以方便力，令彼众中一切诸来新学菩萨，善根微少，未离分别取相众生，皆悉不睹彼执剑事，亦不得闻其所说法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白文殊师利言：“大士，仁今已造极猛恶业，欲害如是天人大师，是业若熟当于何受？”

时，文殊师利告舍利弗言：“如是，大德，如汝所说，我今唯能造作如是极重恶业，而实不知

于何处受。然舍利弗，如吾见者，当若化人幻业熟时我如斯受。所以者何？彼幻化人无心分别，无有念想，一切诸法皆幻化故。又舍利弗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于意云何？如汝意者，实见剑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。”

文殊师利曰：“又定见彼恶业可得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。”

文殊师利曰：“又定见彼受果报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舍利弗，彼剑既无，复无业报，谁造斯业？谁受报者？而反问我受报处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大士，以何义故复如是说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我所见，实无有法业报熟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无业无报，无业报熟故。”

尔时，十方世界诸来菩萨摩诃萨等，同请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世尊，以威德力加是文殊师利，令至十方诸佛世界说如斯法，令彼众生咸得听闻，如我无异。”

于是，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语彼十方诸菩萨言：“诸善男子，汝今宜各一心观察自佛世界也。”

时，彼十方诸菩萨众，从文殊师利闻是语已，即各观本自佛世界，皆睹文殊师利处其佛前，为诸大众说如斯法；复各见彼皆有善住意天子问是法门；又各见彼十方佛国诸菩萨等悉皆大集；又皆见彼诸天子众，其数多少与此不殊；又各见彼佛界清净庄严微妙与此无异。彼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如是见已生殊特心，得未曾有，同声赞言：“甚奇！甚特！今此文殊师利道德巍巍，处斯世界安住不动，而能普现十方佛前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告彼十方菩萨众言：“诸善男子，汝今当听：譬如幻师既善学已，不离本座而能幻作种种色像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既能善学般若波罗蜜如幻法已，即于一切如幻法中，随其十方诸佛国土，欲现形像作诸佛事，如意即能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如幻化，以是义故所作随心。譬如日月宫轮住虚空处，初不曾下入诸器中，其光普照靡不周遍；菩萨如是安住不动，随心普现十方佛前，或现声闻、缘觉等身，或现梵王、帝释等像，或现四天、转轮王事，或现国主、大臣政化，如是乃至示现一切恶趣众生形类，随意即能，而亦初无兴作之想。”

称赞付法品第十尔时，世尊告文殊师利言：“文殊师利，若有得闻此修多罗甚深法门，与值佛兴世，等无有异。文殊师利，若闻此经，与证须陀洹无异，与证斯陀含无异，与证阿那含无异，与证阿罗汉无异。何以故？以彼如如无异故。文殊师利，又若闻此经心生信解，与彼后身菩萨菩提树下坐于道场必成正觉，一等无异。何以故？如斯法门，即是三世诸佛世尊之要道故。”

于是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，如是，如佛所说，如空无异，如无相无异，如无愿无异，如如如无异，如法界无异，如实际无异，如平等无异，如解脱无异，如离欲无异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如来护持如是甚深法门！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当使此经于阎浮提遍行流布，令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咸得闻之。”文殊师利作是请时，即令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音乐不鼓自鸣，一切诸树自然郁茂，一切众华咸悉开敷；又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返振动，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夺日月光令不复现。

百千亿天欢喜踊跃，得未曾有，住于虚空雨天华香，种种诸华及诸华鬘，涂香、末香如雨而下，香气氛馥充满十方，作天乐音其声和雅。一切咸共叉手合掌，同声称赞：“希有！希有！奇特法门！今此文殊师利大士所说，令我等闻，我为福会，从生至今，再遇阎浮转大法轮。有诸众生具足善根，然后乃得闻此深法。若诸众生闻已信行，当知是人已曾供养一切诸佛，亦为已得甚深法忍。若有众生闻此经典，不惊不怖，不退不没，深心爱乐，当知是人不经二乘善根中来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此奇瑞，将无为是法门，于未来世阎浮提中，遍行流布住持不灭耶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向所现瑞，唯为是经于阎浮提遍行流布住持不灭故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唯愿世尊更建诚实，令此经典后世流行，炽然不灭。”
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若三解脱门，能证涅盘是诚实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炽然不灭为诚实语。文殊师利，若苦无常，若空无我，是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炽然不灭为诚实语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说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命、无丈夫、无摩奴阇、无摩那婆、无烦恼、无清净，是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炽然不灭是诚实语。如世尊说，无生死、无涅盘，无贪欲、无瞋恚、无愚痴，无名、无色，无因、无果，无有、无知，无身、无身证，无心、无心果，无念、无念处，无发、无发处，无色、无受、无想、无行、无识，无眼、无色，无耳、无声，无鼻、无香，无舌、无味，无身、无触，无意、无法，

无欲界、无色界、无无色界，无断、无常，如是等法是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炽然不灭是诚实语。如世尊说，无须陀洹、无须陀洹果，无斯陀含、无斯陀含果，无阿那含、无阿那含果，无阿罗汉、无阿罗汉诸法，无辟支佛、无辟支佛诸法，无如来、无如来诸法，无证平等，无力无畏，无智果，无圣证，无空、无无相、无无愿，无离欲处，无得本性，无有平等，无有余处，无暗无明，无缚无解，无彼岸、无此岸、无中间，无念无觉，如此等法是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遍行流布炽然不灭是诚实语。如世尊说，于此法门，无有众生信解脱得果，相应不相应，不合不散，如是等法为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遍行流布炽然不灭是真实语。如世尊说，过去诸如来应供正遍觉，作如斯说，无有一法能令众生于生死中灭除烦恼解脱涅盘，亦无众生有法生灭，乃至无有过失，无出无动，如过去佛所说，如是未来、现在所说亦然；若此等法是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遍行流布是真实语。又如世尊说此法时，无有菩萨得是三昧诸陀罗尼门，亦复无彼诸佛所说语言句义，乃至不说一文字句，无人听闻，无人得解，无人成佛，如此等法是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遍行流布炽然不灭是真实语。如世尊说，无有戒身，无有三昧，无有智慧，无有解脱，无有解脱知见，如此等法是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普宣流布炽然不灭是真实语。如世尊说，诸菩萨等不行布施，不持禁戒，不修忍辱，不发精进，不入禅定，不得般若，不求菩提，不转诸地，不得佛道，不得诸力，不得无畏，不得诸相，不获诸辩，不转法轮，不度众生令取正觉，如此等法是实言者，于后末世五百岁时，此经法门弘阎浮提，普宣流布炽然不灭为真实语。”文殊师利宣此诚实誓时，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振动。

尔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何因缘，今此世界如是大动？”

佛告弥勒菩萨言：“弥勒，汝今不应问如是事。所以者何？来世众生，钝根少信，闻不能解，堕于疑慢，长夜不安。”

于是，弥勒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说之！世尊若说，能多利益一切世间天人大众故。”

佛告弥勒：“如是经典，往昔已有七十四亿百千那由他诸佛世尊，于此方所称扬赞说，皆因文殊师利及善住意天子等问答咨论也。”

弥勒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文殊师利及善住意天子，闻此法门其久近耶？”

佛告弥勒：“乃往过七阿僧只劫，有佛世尊，号普华最上师子游步胜功德聚如来应供正遍觉所。是善男子等，从彼佛所初闻此经也。”

说是经时，众中有若干恒河沙众生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复倍前数众生，得住不退转忍；复倍前数众生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说此经已，于是文殊师利与善住意天子，及彼十方诸菩萨众，及彼一切诸天子众，及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迦叶，诸比丘众乃至所有天、人、阿修罗、诸龙鬼神一切众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六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阿阇世王子会第三十七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所爱之子名为师子，与其同友五百人俱，皆已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各持种种幢幡宝盖，从王舍城往耆阇崛山，到如来所礼拜供养。于是，王子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“唯愿如来，为我宣说诸菩萨行。”

尔时，王子即说颂言：

“云何得端正，莲华中化生？
云何知宿命？愿佛为宣说。”

尔时，如来了达诸行，究竟彼岸，随问而答，即说颂曰：

“忍辱得端正，施莲华化生，
法施知宿命，汝当如是解。”

王子又问：

“云何得成就，三昧陀罗尼，
凡有所发言，皆令人信受？”

世尊答曰：

“修心得三昧，忍获陀罗尼，
敬重于众生，发言人信受。”

王子又问：

“云何得正念，具足智慧生，
如法而修行，坚固不可坏？”

世尊答曰：

“不谄得正念，巧观智慧生，
尊重所修行，护法心坚固。”

王子又问：

“云何成妙相，具足三十二，
八十随形好，观者乐无厌？”

世尊答曰：

“由施得诸相，行慈获随好，
等心于众生，观者无厌足。”
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得梵音，迦陵频伽声？
云何令世间，见者皆欢喜？”
世尊答曰：
“诚言获梵音，迦陵由软语，
离绮言两舌，见者皆欢喜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由何等业行，得生诸佛前，
能请微妙义？唯愿如来说。”
世尊答曰：
“于诸法施中，不曾为障碍，
因此故恒得，值遇诸如来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离诸难，而生于善趣？
云何世世中，性常无放逸？”
世尊答曰：
“净信离诸难，持戒生善趣，
由修习于空，所生无放逸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获神通，及证宿命智，
能永尽诸漏？愿佛为开演。”
世尊答曰：
“施乘得神通，教授成宿命，
舍离于二边，由是尽诸漏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净业成，魔网不能罥，
而于世世中，为众之所爱？”
世尊答曰：
“胜解成净业，精进摧伏魔，
如说而修行，所生令众爱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得长寿，获少病之身，
感难坏眷属？愿牟尼宣说。”
世尊答曰：
“不害得长寿，除他忧少病，
诤讼使和安，得难坏眷属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得财富，资具无损减，
于世世所生，成就大威德？”
世尊答曰：
“不嫉获财富，无悭资具增，
谦下成尊贵，有威德自在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获大力，众魔不能害，
威势常超胜？唯愿人尊说。”
世尊答曰：
“恒施上味食，恐怖令安隐，
由斯得大力，威势常超胜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得成就，天眼及天耳？
云何能了知，种种众生心？”
世尊答曰：
“施灯感天眼，奉乐成天耳，
远离于二边，故获他心智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得净土，及以众圆满，
获随体圆光？功德海当说。”
世尊答曰：
“由愿得净土，忍力众成就，
施众妙宝帐，得周遍圆光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所生处，菩提心不坏，
乃至于梦中，亦无有忘失？”
世尊答曰：
“凡所游行处，城邑聚落中，
化众趣菩提，菩提心不坏。”
王子又问：
“云何大牟尼，为众之所爱，
摄取一切法？唯愿人尊说。”

世尊答曰：
“胜志乐具足，不退菩提心，
由此摄诸法，为众之所爱。”

尔时，王子与诸大众，闻是偈已，咸作是言：“如佛所说此诸妙行，我等从今尽当修学。”是时如来即现微笑，放大光明遍照无量无边世界。
于是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现此微笑？愿为宣说，断除疑惑。”

尔时，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此王子等五百同友，皆于往昔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恭敬供养十那由他八十亿诸佛。而我往在燃灯佛时，作婆罗门子成熟于彼。然彼诸人于未来世弥勒佛等诸世尊前，恒受化生，亲承供养。如是奉事十亿如来满三百劫，其最后佛，号无边智，善学诸法。时无边智佛，知彼诸人心之欲乐，各随所应，为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：同于安乐光严劫中成等正觉，皆号智慧幢相；此诸佛刹所有庄严，亦如西方无量寿国等无差别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闻此所说而生信解，发愿当成大菩提者，应知是人所获功德，于三世中无有伦匹。善男子，若有人能六百劫中，恒以众宝遍于诸刹奉施如来；若复有人闻是经典，所生善根比前功德，算数校计所不能及。”

说是法时，众中八十亿众生，一时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又此三千大千世界，皆悉震动，天雨妙华。尔时，王子与五百同友，闻授记已，欢喜踊跃，咸作念言：“我等定当成无上觉。”于是王子及诸同侣，既兴供养，获五神通，即于佛前种种变现，出家为道。

尔时，诸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，所有趣向大菩提者，见彼王子与诸同友，随众所乐示现神变，皆大欢喜，咸作是言：“师子王子所问疑惑，如来法王悉为除断。如是世尊不可思议，如来正法及能信受，乃至果报不可思议。如来功德无量无边，于一切法靡不明达，为世导师度未度者，普能遍于十方世界，悉已了知三世诸法。谁有智者，得闻如是生安乐处功德之聚，而不发起猛利信乐趣求菩提？”
佛说是经已，师子王子等五百同友，欢喜奉行。
大乘方便会第三十八之一东晋天竺居士竺难提译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精舍，与大比丘八千人俱，皆学无学大声闻众；菩萨摩诃萨万二千人，皆得神通，众所知识，得陀罗尼无碍辩才，得诸法忍，无量功德皆悉成就。尔时，如来从三昧起，无量百千万亿众生，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

尔时，众中有菩萨摩诃萨，名曰智胜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欲问一事，唯愿听许。若佛听者，乃敢咨请。”
佛告智胜菩萨：“善男子，恣汝所问，当为汝说，断汝所疑。”

尔时，智胜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言方便，何等为菩萨方便？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？”

如是问已，佛赞智胜菩萨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为诸菩萨摩诃萨故问方便义，多所利益，多所安乐，愍念世间，利益安乐唯天世人，为摄未来诸菩萨智慧，及去来现在诸佛法故。善男子，当为汝说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智胜菩萨受教而听：“善男子，行方便菩萨，以一抟食给施一切众生。何以故？行方便菩萨，以一抟食施与，下至畜生，愿求一切智。以是菩萨与一切众生共之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二因缘摄取一切众生，所谓求一切智心及愿方便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若见行施之人生随喜心，以此随喜善根，愿与一切众生共之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方便菩萨，亦愿施者、受者不离一切智心。假令受者是二乘人，亦愿不离一切智心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若见十方世界中，无主华树及种种香，合集愿以供养诸佛。若见十方世界中，有主华香若香若叶，风所吹者一切合集，愿以供养十方诸佛。以是善根若自为、若为一切众生具一切智心，以是善根因缘故，得无量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若见十方世界众生受诸乐报，见已作如是念：‘愿一切众生得一切智乐。’若见十方世界众生受诸苦报，为诸众生忏悔诸罪作是大庄严：‘如是众生所受苦恼，我悉代受，令彼得乐。’以是善根愿成一切智，除一切众生苦恼。以是因缘故，毕竟不受一切诸苦，纯受诸乐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若礼一佛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作是念：‘一切如来，同一法界、一法身，一戒、一定、一慧、一解脱、一解脱知见。’作是念已，当知若礼一佛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即是礼拜、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一切诸佛。若供养一佛，即是供养十方诸佛。如是供养十方佛已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若钝根者不应自轻，乃至若能通利一四句偈，作是念：‘若解一四句偈义，即知一切佛法，一切佛法皆摄在此一偈义中。’如是通达已心不懈怠，

若至诸国城邑聚落，以慈悲心广为人说，不求利养名闻，赞叹作如是愿：‘此四句偈，愿令他闻。’以是善根因缘方便，愿已令一切众生多闻皆如阿难，及得如来辩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若生贫穷家，是菩萨乃至乞食，若得一抟食用施僧，若施一人不以为愧，应作是念：‘如佛所说，心增广大胜以财施。我财施虽少，以一切智心，愿是善根成一切智，令诸众生悉得宝手犹如如来。’以是缘故，具足施、戒、禅定福处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若见声闻、缘觉多得利养，尊重赞叹。是菩萨自以二缘慰喻其心。何等为二？所谓因菩萨故有诸如来，因如来故有声闻、缘觉。如是思惟：‘二乘之人虽得利养，我犹胜彼。彼所食者是我父物，云何于中而生希望？’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行施之时具六波罗蜜。何等为六？善男子，菩萨行方便时，若见乞儿除慳惜心，具足大施，是名檀波罗蜜。自持禁戒，施持戒者，见破戒人劝令持戒，劝持戒已然后给施，是名尸波罗蜜。自除瞋恚行于慈愍，心无秽浊利益众生等心而施，是名羼提波罗蜜。若施饮食汤药，即时具足身心精进，去来进止，屈伸俯仰，是名毗梨耶波罗蜜。若行施已其心得定，欢喜悦预，专念不乱，是名禅波罗蜜。如是施已分别诸法，施者是谁？谁为受者？谁受报者？如是观已，无有一法名为施者、若受施人及受报者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具六波罗蜜。”

尔时，智胜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曾有也。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即于施时以此施故，摄一切佛法及诸众生。”

佛告智胜菩萨：“善男子，如汝所说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以方便力故虽行少施，所得福德无量无边阿僧只。”

佛复告智胜菩萨：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虽至不退转地，亦以方便而行于施，是名菩萨行于方便。善男子，有时恶知识教菩萨言：‘汝何用久处生死？可于此身早入涅盘。’菩萨知已即应离之：‘我如是大庄严，教化一切众生，是人为我作诸留难。若我不在生死中者，何能教化无量众生？’”

智胜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众生以妄想故犯四重罪。”

佛告智胜菩萨：“善男子，若出家菩萨以妄想故犯四重罪，行方便菩萨能尽除灭，我今亦说无有犯罪及受报者。”

智胜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犯罪？”

佛告智胜菩萨：“善男子，菩萨虽行解脱戒，于百千劫中啖果食草，能忍众生善恶之语。若与声闻、缘觉共思惟法，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犯于重罪。善男子，如声闻人犯于重禁，非即此身得入涅盘。善男子，菩萨如是，不除声闻、缘觉共思惟法，不舍不悔者，终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得佛法，无有是处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晨朝入舍卫城次第乞食，见众尊王菩萨，与一女人同一床坐。”

阿难说是语已，即时大地六种震动。众尊王菩萨于大众中，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，语阿难言：“尊者，何有犯罪能住空耶？阿难，可以此事问于世尊，云何罪法？云何非罪？”

尔时，阿难忧愁向佛，右膝着地，手执佛足：“世尊，我今悔过。如是大龙，我说犯罪。如是菩萨，我求其过。世尊，我今悔过，唯愿听许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不应于大乘大士求觅其罪。阿难，汝声闻人，于障处行寂灭定，无有留难断一切结。阿难，行方便菩萨，如是成就一切智心，虽在中宫婇女共相娱乐，不起魔事及诸留难，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阿难，行方便菩萨，无有受如是众生不以三宝劝化，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难，若学大乘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离一切智心，若见可意五欲，即便在中共相娱乐。阿难，汝应作是念：‘如此菩萨即是能成如来根本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今谛听！谛听！以何缘故，众尊王菩萨摩诃萨，与此女人同一床坐？阿难，彼女人者曾于过去五百世中，为众尊王菩萨作妇。彼女人本习气故，见众尊王菩萨心生爱着，系缚不舍，此众尊王菩萨威德端正、持戒力故，见已欢喜踊跃，在一独处，生如是心：‘若众尊王菩萨能与我共一床坐者，我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’阿难，尔时众尊王菩萨，知彼女人心之所念，如是知已，即于晨朝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次第乞食，至彼女家即入其舍，寻时思惟如是法门，若内地大、若外地大是一地大，以地大心执女人手共一床坐。众尊王菩萨即于座上而说偈言：

“‘如来不赞叹，凡夫所行欲，
离欲及贪爱，乃成天人师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时彼女人闻此偈已，心大欢喜踊跃无量，即从坐起，向众尊王菩萨，接足敬礼，

说是偈言：
“‘我不贪爱欲，贪欲佛所呵！
离欲及贪爱，乃成天人师。’

“说是偈已，作如是言：‘我先所生恶欲之心，今当悔过，即生善欲，发菩提心，愿欲利益一切众生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，众尊王菩萨劝彼女人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，即从座去。阿难，汝观是女人专心福报，我今以正遍知记彼女人，于此命终得转女身，当成男子。于将来世九十九劫，供养百千无量阿僧只诸佛，具足一切佛法，得成为佛，号无垢烦恼如来应供正遍知。彼佛成道已，当是世时无有一人起不善心。阿难当知，行方便菩萨所摄眷属，终不堕三恶道。”

尔时，众尊王菩萨从空中下，顶礼佛足，礼已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行于方便，若为一人起大悲心合集善法，若似犯罪，若实犯罪，于百千劫堕大地狱。世尊，此菩萨堪受诸恶及地狱苦，以此善根愿不舍一人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众尊王菩萨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菩萨成就如是悲心，虽受五欲不犯重罪，离于诸罪及远一切堕恶道业。善男子，我念过去阿僧只劫复过是数，时有梵志名曰树提，于四十二亿岁在空林中常修梵行。彼时梵志过是岁已，从林中出入极乐城，入彼城已见有一女。彼时女人见此梵志仪容端严，即起欲心，寻趣梵志，以手执足即时躃地。善男子，尔时梵志告女人曰：‘姊何所求？’女曰：‘我求梵志。’梵志言：‘姊，我不行欲。’女曰：‘若不从我，我今当死。’善男子，尔时树提梵志，如是思惟：‘此非我法，亦非我时。我于四十二亿岁修净梵行，云何于今而当毁坏？’彼时梵志强自顿曳得离七步，离七步已生哀愍心，如是思惟：‘我虽犯戒堕于恶道，我能堪忍地狱之苦。我今不忍见是女人受此苦恼，不令是人以我致死。’善男子，尔时梵志又如是思惟已，还至女所，以右手捉作如是言：‘姊起，恣汝所欲。’善男子，尔时梵志于十二年中共为家室，过十二年已寻复出家，即时还具四无量心，具已命终生梵天中。善男子，汝勿有疑，尔时梵志即我身是，彼女人者今瞿夷是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为彼女欲暂起悲心，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。善男子，汝如是观若余众生，由爱欲故堕于地狱；行方便菩萨由生梵天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”

佛复告智胜菩萨：“善男子，若舍利弗、大目揵连等行方便者，不令瞿伽离堕于地狱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我念过去世鸠留孙佛时，有一比丘名曰无垢，在空林野止住窟中，去窟不远有五仙人。当尔之时，卒起大云而降大雨。时有贫女，道遇暴雨，寒裸恐怖，即入无垢所住窟中。时雨既止，无垢比丘共此女人从窟而出。时，五仙人见此事已，心生荒秽，各相谓言：‘无垢比丘，心怀奸谄作不净行。’时，无垢比丘知彼仙人心之所念，即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。时，五仙人见无垢比丘上升虚空，见已复相谓言：‘我等所见书记经论：若人作不净行，不能如是飞升虚空；若修净行则能如是。’彼时仙人即向无垢，五体投地，合掌悔过，不敢覆藏。”

佛告智胜菩萨：“善男子，尔时无垢比丘，若不作如是方便飞升虚空者，此五仙人即此生身入于地狱。善男子，尔时比丘岂异人乎？即弥勒菩萨是。善男子，汝今当知，舍利弗、目揵连若作如是方便，飞升虚空者，瞿伽离比丘不堕地狱。善男子，汝今当知，如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方便，声闻、缘觉之所无有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淫女善知六十四态，为财宝故，媚言诱他，诈许舍身，所重之物无所悭惜；后得彼物，得彼物已，驱逐令去不生悔心。善男子，行方便菩萨，能知随宜行于方便，如是教化一切众生，随其所欲而为现身，于所须物心无吝惜，乃至舍身，为众生故，爱乐善根不求果报；知诸众生作善根已，心无退转，即于尔时心生舍离，所现五欲永无恋着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黑蜂在畜生中，于一切华虽经香味，而于其中无依止想，无所爱着，于华叶茎香不持而去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亦得如是，为化众生处于五欲见法无常，不以常想而起于爱，又不自害亦不害他。

“善男子，如小种子虽生于芽，然其本色无所亏损，不生异物。善男子，如是空、无相、无作、无我智慧种子，菩萨虽有烦恼，于五欲娱乐，不生三恶道芽，不损善根之色，亦不退转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鱼师，以食涂网投之深渊，既满所求即寻牵出。善男子，行方便菩萨亦复如是，以空、无相、无作、无我智慧，熏修其心结以为网，一切智心以为涂食，虽投五欲污泥之中，如其所愿牵出欲界，命终之后生于梵世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善知咒术，为官所执被五系缚；此人自以咒术力故，即断五缚随愿而去。善男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，虽处五欲共相娱乐，为化众生如其所求；以一切智咒，断五欲缚生于梵世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士夫善知战法，藏一利刀卫送行人，而彼众中无有一人能知此人密怀奇谋，而反轻之，更生怜愍无敬重心，各相谓言：‘彼人既无器仗，亦无伴党。此非健士，复无势力，自身不救，何能济人？此若坏贼，无有是处。彼人必当受诸困厄。’时彼士夫遂至空泽，群贼俱发。尔时士夫牢自庄严，寻时即出所藏之刀，始一掷刀群贼丧命，诸贼既坏复还藏刀。善男子，行方便菩萨善藏智刀，而以方便处于五欲共相娱乐，为化众生。声闻见此方便菩萨处于五欲共相娱乐，不知方便故生浊心，或复怜愍谓为放逸：‘如是之人尚不自度，况能救度一切众

生？若能坏魔，无有是处。’尔时，菩萨善用方便智慧之刀，如其所求，断诸烦恼尽令摧灭，以智慧刀至净佛土，无诸女人乃至无有一念欲想。”

尔时，有菩萨名曰爱作，入舍卫城次第乞食，渐渐遂至一长者家。长者有女，名曰德增，住高楼上。彼时女人闻菩萨声，寻持食出向爱作菩萨。女见菩萨，取其形容相好音声，欲心即起，为欲所烧，即时命终骨节解散。爱作菩萨见德增女，亦起恶觉淫欲之心。于时，爱作菩萨即自思惟：“云何彼法？法者为着。云何彼眼？何者此眼？眼性非知，但是肉团，不爱不知，不思不觉，无所分别，其性本空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，薄皮厚皮，血肉脂肪，发毛爪齿，骨髓筋脉，从足至顶。”如是观已，若内若外，无有一法而可爱着，若瞋若痴；于一切法如实观，即离欲心，得无生忍；得无生忍已，其心欢喜踊跃无量，即升虚空高一多罗树，绕舍卫城七匝。

尔时，世尊见爱作菩萨飞腾虚空，犹如鹅王无所挂碍。佛见是已，告阿难言：“阿难，汝见爱作菩萨飞腾虚空，犹如鹅王无所碍不？”

阿难言：“唯然，已见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爱作菩萨，因起欲心推求诸法，即坏魔众当转法轮。”

时，德增女命终之后，生三十三天，转于女身得成男子，自然处于七宝宫殿，纵广正等十二由旬，有万四千诸天婇女以为侍卫。是德增天子，得识宿命推先业行：“以何业缘而来生此？”如是思惟已，见舍卫城中作长者女，因见爱作菩萨生淫欲心，欲心炽盛即身命终，便转女身得成男子：“我以是事得无量神力。”

尔时，德增天子如是思惟：“因起淫欲得如是报。今我于爱作菩萨，心甚清净，礼敬供养。我今若住先受五欲，此非我宜。”如是思惟已，当诣如来，并欲见于爱作菩萨礼敬供养。

时，德增天子与其眷属，持天华香、涂香、末香，即于初夜来至佛所，自以光明普照只洹，入觐世尊及见爱作。即以天华、末香、涂香，供养于佛，顶礼佛足，及爱作菩萨，一切大众右绕三匝，合掌向佛，即说偈言：

“天人之尊，　不可思议！　菩萨所行，
亦不可议！
如来之法，　不可思议！　大名称者，　亦不可议！
我昔舍卫，　曾为童女，　在长者家，　名曰德增；其年幼少，　颜貌端正，　父母爱念，为作遮护。
如来世尊，　无有轻戏，　有子爱作，　有大威德，入舍卫城，　而行乞食，　渐到我父，所止之舍。
我时闻其，　好妙音声，　心大欢喜，　即持食出；寻时向于，　行大心者，　如来之子，爱作菩萨。
见菩萨时，　已在我心，　观其净妙，　心生染欲；我若不得，　内心所愿，　便当即时，身命殒没。
我于尔时，　口不能言，　手所持食，　不能与之；内心怀热，　而发淫欲，　是时身热，寻便命终。
我时命终，　经一念顷，　寻得上生，　三十三天；离于最下，　女人之身，　得成男子，为人所赞。
胜妙宫殿，　自然而出；　种种妙宝，　人之所珍；具足一万，　四千婇女，　如是眷属，是我所有。
我以此缘，　寻观宿命，　而自思惟，　即知往因，因发欲心，　得如是报。
我以染心，　视于爱作，　由见菩萨，　得喜光明。
我身所出，　光明之焰，　因彼业缘，　得如是报。
我终不愿，　求于二乘，　所愿之处，　唯佛知之。
淫欲之心，　得报尚尔，　何况能作，　善心供养！
如我于今，　向于世尊，　发如是愿，　求一切智。
假使所行，　劫如恒沙，　终不退转，　于佛智慧。
遇善知识，　爱作菩萨，　今我当以，　真法供养。
若余供养，　非为供养，　唯发菩提，　是真供养。
行于菩提，　最胜最尊，　更不以欲，　视诸女人。
我愿如是，　离于女身，　向诸佛说，　四无所畏。
我之父母，　寻晓见我，　身坏碎烂，　悲号啼哭。
父母谓之，　比丘所为，　称怨啼哭，　呵骂比丘。
佛之神力，　令彼天子，　至父母所，　呵责谏喻：
于此比丘，　勿生瞋恚，　莫于长夜，　受诸苦恼。
德增女人，　先命终已，　即得上生，　三十三天。
离于女身，　得成男子，　为天人身，　光明远照。
父母今当，　诣世尊所，　先不善心，　今应悔过。
若除如来，　诸佛世尊，　更无有人，　可归依者。
以无畏心，　劝喻父母，　即时父母，　得闻佛名；寻共和合，　至于释迦，　牟尼佛所。至佛所已，头顶敬礼，　二足之尊：　今者悔过，　本瞋恚心；恭敬尊重，　人中之尊；　今者应问，如来自知，云可供养，　佛法及僧？　云何修习，　行于善行？
如是所问，　愿为说之。　若得闻已，　专心修行。
佛知父母，　其心决定，　天人之师，　说如是言：

若欲供养， 一切诸佛， 专心坚固， 发菩提心。
德增父母， 及诸眷属， 其数具足， 满五百人，闻天人师， 如是之言， 发菩提心，而作大愿。”
尔时佛告， 贤者阿难： 汝今善听，
我之所说。
菩萨所行， 不可思议， 无上智慧， 及以方便。
爱作菩萨， 数数发愿： 女人见我， 若发欲心，寻时得离， 于女人身， 得成男子，为人所尊。
阿难汝观， 德力如是， 若犯非法， 应堕恶道；健士行之， 得坏魔众， 令彼生天，得为天人。
今此天子， 供养于我， 其心恭敬， 正向菩提。
彼当供养， 无量世尊， 来世成佛， 号曰善见。
此五百人， 向菩提者， 亦当作佛， 为天人师。
佛有是德， 谁不供养？ 是处深信， 得无量乐。
非一女人， 非二非三， 无量百千， 那由他亿，见于爱作， 发淫欲心， 寻即命终，得为男子。
大医药王， 有大名称， 如是菩萨， 谁不尊敬？
虽生欲心， 更得快乐， 况于菩萨， 生恭敬心！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七 东晋天竺居士竺难提译
大乘方便会第三十八之二

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譬如须弥山，若诸杂色至其边者，同一金色。世尊，若有众生至菩萨边者，若瞋心、若净心、若欲染心，如是一切悉皆同一萨婆若色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于诸菩萨，生尊重心如须弥山。世尊，如有药王名曰悉见，若有瞋心及清净心，服此药者皆得除愈，彼药能除一切诸毒。世尊，菩萨亦如是，若有瞋心、净心至菩萨所者，菩萨悉能为除一切贪恚痴病。”
尔时，世尊赞阿难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。”

尔时，摩诃迦叶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曾有也，菩萨摩诃萨最尊第一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诸禅定，修禅定已，还入欲界教化众生；虽行空、无相、无作用化众生，令成声闻、缘觉，以大慈悲，自终不离萨婆若心。世尊，菩萨摩诃萨所行方便不可思议，如是虽受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缚，而于其中无所爱着。世尊，我今以乐说辩才，说诸菩萨少分功德。”
佛告迦叶：“恣汝所说。”

“世尊，譬如大饿空泽，有大高墙至无色界。彼大饿空泽唯有一门，而此泽中多有众生。去泽不远有一大城，丰乐炽盛，端严净妙。若有众生入彼城中，无老病死。向城之道唯广一尺，其路端直。彼泽众中有一智人，聪利睿智，欻然起心，以大慈悲欲利益安乐一切众生。此人即于空泽之中高声唱言：‘诸人当知，去此不远有一大城，丰乐炽盛，端严净妙，多有天人所居止处。若有众生入彼城中，无老病死，亦能说离老病死法。仁等可来，当共诣彼，我与诸人作大导师。’彼空泽中有下劣众生，生希望心欲得求解，作如是言：‘若能令我住此泽中，我当受教。若欲令我出此泽者，则不能受。’有上众生作如是言：‘我当共汝至所去处。’此空泽中薄福众生，闻如是唱，闻已不信，不随智人。世尊，尔时智人从空泽出，四向顾望见有一道，唯广一尺迫迮狭小，其道左右有大深坑深百千肘。其智慧人于道左右以板椑之，其人于此匍匐而进不视左右，怨贼在后随而怖之。其人尔时亦不顾后，其心勇锐不生怖畏，渐得过已遂见彼城；既见城已心无怖畏，入城之后无老病死，亦大利益无量众生，为说离老病死之法。

“世尊，大饿空泽者，是生死饿也。有大高墙至无色界者，是无明有爱也。而此泽中多有众生者，是一切生死凡夫人也。向城之道唯广一尺者，一支道也。彼泽众中有智人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也。下劣众生希望欲解，于泽不动者，是声闻、缘觉也。有上众生作如是言‘我当共汝至所去处’者，是余菩萨也。薄福众生闻不信者，是一切邪见外道及其弟子也。大空泽中出者，是勤修一切智心者也。一尺迮道者，是法性门也。其道左右有大深坑深百千肘者，是声闻、缘觉乘也。于道左右以板椑之者，智慧方便也。匍匐而进者，是菩萨以四摄法摄一切众生也。怨贼在后而随怖者，是魔及魔民，深起六十二见众生，并轻谤菩萨者也。不顾后者，是忍辱波罗蜜专心具足也。不视左右者，是不赞声闻、缘觉乘也。大城者，是一切智心也。渐得过已遂见彼城，既见城已心无怖畏者，是菩萨见佛及佛所行，一心敬佛智慧威德，善学般若波罗蜜，方便渐渐随宜附近一切众生，无有疑难也。入城无老病死者，是菩萨利益无量众生，离老病死也。说法者，是如来应供正遍知也。世尊，我今敬礼一切菩萨。”
说是语已，十千人天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尔时，世尊赞摩诃迦叶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能劝发诸菩萨摩诃萨，汝能成就无量功德。菩萨摩诃萨，若业能自害及以害他，终不为之。若有言说，能自害害他亦所不为。”

尔时，德增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业若言，能自害害他，一切菩萨所不为者。世尊，何故昔于迦叶佛时，行菩萨道余一生在，作大梵志名曰树提，作如是言：‘菩提之道甚为难得，何有秃人能办此事？我不欲见。’世尊尔时作如是言，有何等义？”

佛告德增菩萨：“善男子，汝于如来、菩萨莫生疑也。何以故？佛及菩萨成就不可思议方便，佛及菩萨住种种方便而教化众生。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有经名方便波罗蜜，今当为汝说之。尔时菩萨从燃灯佛来渐学方便，今亦当为汝少开示分别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见燃灯

佛时，即得无生法忍，从是已来无有错谬，戏笑失念无不定心，智慧不减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如其本愿得无生忍，七日之后，便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若欲百劫，亦能得成。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受一切有，随所在处以智力故，随其所求得毕所愿，而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以方便力，无量亿劫住于世界，亦无忧愁为不厌离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所有禅定，若声闻入者，身心不动，心便自谓入涅盘已。若菩萨入者，身心精进无有懈怠，以四摄法摄取众生，大慈悲故，以六波罗蜜教化众生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如其本愿处兜术天宫，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转于法轮，非为不能。菩萨于兜术天上，如是思惟：‘阎浮提人不能至此兜术天上听受法教，兜术天人能下阎浮提听法。’是故菩萨舍兜术天，于阎浮提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如其本愿，从兜术天来不入母胎，亦能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不入者，诸众生或当生疑，作如是言：‘是菩萨从何处来？若天、若龙、若鬼神、若乾闼婆、若变化作？’如是疑已不能听法，不能修行断诸烦恼，是故菩萨摩诃萨非不入母胎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善男子，勿谓菩萨实处母胎，生如是见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实不入母胎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入无垢定，不起此定，从兜术天下，乃至坐于菩提树下，兜术天人作如是念：‘菩萨命终已，更不还此。’菩萨是时在兜术天实自不动，而现入胎受于五欲。若生出家及以苦行，一切众生以之为实，而于菩萨皆是变化。菩萨变化入胎，受欲现自娱乐，出家苦行，悉是菩萨变化所为。何以故？菩萨尔时所行清净，更不入胎，久以厌离故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身似白象示入母胎？善男子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菩萨最尊，成就白净法故，现似白象入于母胎，更无天、人、鬼、神能作如是入母胎者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处胎足满十月，然后乃出？善男子，有余众生，或生是心：‘若不满十月，此童子身或不具足。’是故菩萨现处胎中满足十月。从初入胎至满十月，于其中间常有诸天，来在母边礼敬围绕。是时诸天见菩萨身，所处高楼纯以七宝庄严，非天所有。见是瑞已，有二万四千天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从右胁入胎？善男子，或有众生作如是疑，谓菩萨从父母精和合而生。为断彼疑，欲现化生故从胁入，既入胁已无有入处。而摩耶夫人，昔来未曾得也，如是身心快乐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空闲处生，非于家中及以城内？善男子，菩萨先来常乐空闲处，赞叹空处，赞叹山林闲静之处，行于寂灭。菩萨若处家中生者，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闼婆等，不持华香、末香、涂香，诸天百千无量伎乐而来供养。时迦毗罗城所有人民，其心荒迷，放逸自高，不能供养菩萨。是故菩萨在空闲处生，不于城内及以家中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母仰攀绛赖叉树枝而生菩萨？善男子，有情生疑，摩耶夫人生菩萨时，受诸苦恼如余女人；示彼众生受快乐故，仰攀树枝而生菩萨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以正念从右胁出，非余身分？善男子，菩萨净行，于三千大千世界最尊最胜，不因女根住，不因女根出。是一生菩萨示现如是，非余梵行人。是故菩萨从右胁出，既出生已亦无出处；如前，后亦如是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初生时，释提桓因以宝衣承取，非余天人？善男子，释提桓因昔发此愿：‘菩萨若生，我当以宝衣承取。’以菩萨善根妙故，增益余天信敬供养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生时即行七步，非六非八？善男子，必定菩萨有大神力勤精进大丈夫相，欲示现众生，余人不能如是示现。若以七步益余众生者，菩萨行于六步；若以八步益余众生者，则行七步。是故菩萨无人扶持，令行七步，非六非八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行七步已，唱如是言：‘我于世界中最尊最胜，离老病死。’善男子，尔时众中释梵诸天，及诸天子心怀憍慢，自言是世界中尊。彼诸天子傲慢自高，心无恭敬。尔时，，菩萨作如是念：‘彼诸天子有是慢心，以慢心故长夜堕在三恶道中。’是故菩萨说如是言：‘，我于世界最尊最胜，离老病死。’菩萨尔时唱如是言，其音遍闻三千大千世界，或有诸天，菩萨生时未来集者，闻此声已皆悉来集。尔时，欲、色界天，合掌恭敬向菩萨礼，各相谓言：‘，未曾有也。’是故菩萨行七步已，作真实言：‘我于世中最尊最胜，离老病死苦。’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行七步已而便大笑？善男子，菩萨不为欲故笑，不为慢故笑，不为轻故笑。尔时，菩萨如是思惟：‘是诸众生，如本有欲恚痴及诸烦恼，今亦如是。我本已劝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今已成，而彼众生懈怠懒惰故，在生死苦恼海中未断烦恼。如此众生与我同时发菩提心，我今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彼众生懈怠懒惰故，在生死苦恼海中。是下劣众

生为利养故，不勤精进求一切智。是诸众生令犹礼敬供养于我，我于尔时生大悲心，我今已满所愿。’以是因缘菩萨大笑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生时身体清净，先无垢秽，释提桓因及梵天王洗浴菩萨？善男子，菩萨欲令释梵诸天兴供养故，亦以世法如初生婴儿应洗浴故，是故菩萨虽身无垢，而令释梵洗浴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在空闲处，时不即至道场而还入宫？善男子，欲令诸根具足故，示处宫殿五欲自娱，然后舍四天下而行出家；复为欲化余人令舍五欲，剃除须发，法服出家，故作是示现。是故菩萨复还入家，不于空闲之处即诣道场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适生七日，摩耶夫人寻便命终？善男子，此是摩耶夫人命根尽故，非菩萨咎也。菩萨先在兜术天时，以天眼观摩耶夫人命根，满十月已余有七日在。尔时，菩萨便从兜术天来。菩萨以方便知摩耶夫人命根欲尽，故来下生，非菩萨咎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善学书论、博弈、射御、军策、计谋种种伎艺？善男子，学世法故。菩萨于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无有一事而不知者。若偈、若辞辩、若应辩、若咒术、若戏笑、若歌舞作乐、若工巧，菩萨生时，已一切善知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纳妃婇女眷属？善男子，菩萨不以欲故。何以故？菩萨是离欲丈夫。尔时，菩萨若不示现妻妇男女者，众生当谓菩萨非是男子。众生若作是疑得无量罪，欲断彼疑故，娶释种女，示现有罗睺罗。若人谓罗睺罗是父母和合生者，莫造斯观！而罗睺罗天上命终，来下入胎，非是父母和合故生。又罗睺罗有本愿故：‘若有一生补处菩萨，我当为作子。’瞿夷本于燃灯佛时，作如是言：‘从今已后愿为此梵志，乃至一生补处，常为我夫，我为其妻。’尔时，菩萨即受七枝优钵罗华已，作如是言：‘我虽不受，今当满此善女人愿。’作是愿已，不离七华善根，是故菩萨纳以为妃。复次，一生菩萨成就示现处于宫殿婇女之中，尔时菩萨成就妙色，诸天供养，成就出家。释种女悉见如是众事具足，其心专一作如是愿发菩提心：‘愿我具足如是众事。’是故菩萨为令瞿夷发此心故，纳以为妻。复次，有大心众生处在居家，五欲、财宝、僮仆、眷属，种种受已。菩萨为彼众生，令舍居家五欲、财宝、僮仆、眷属而行出家，故示是事。是故菩萨示处居家，五欲、财宝、僮仆、眷属，舍而出家。众生见已如是思惟：‘菩萨所受五欲最妙无上，尚能舍之出家，何况我等而不出家？’复次，菩萨所有妻妇男女，皆是本行菩萨道时，以诸善法所可化者。此诸众生亦作是愿：‘若以此菩萨乃至一生，常当为作妻子眷属。’亦欲增益如是诸人白净法故，是故菩萨处妻子眷属。复次，菩萨处宫殿者，为欲教化四万二千婇女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亦令余人不堕恶道，是故菩萨处在宫殿、妻子、眷属。复次，一切女人尽为欲火所烧，若见菩萨即离淫欲。复次，菩萨变作诸身，颜貌修短与本无异，彼诸女人与化菩萨共相娱乐，各各自谓与实菩萨共相娱乐。彼时菩萨常在禅定修安乐行，如化菩萨受于五欲无有欲想；真实菩萨亦复如是，从燃灯佛来，乃至一生已离淫欲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车匿、揵陟本愿亦复如是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在阎浮提树下思惟？善男子，为欲教化七亿诸天故。复次，菩萨欲令父母知菩萨必定剃除须发，法服出家。复次，菩萨欲示现增益智慧，阎浮树随荫菩萨，欲令众生增益善根故，是故菩萨在阎浮树下坐禅思惟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不以五欲自乐而出城游观？善男子，欲示现见老病死人故，令诸眷属知菩萨畏老病死故出家学道，非为贡高损减眷属故出家，欲利益眷属故出家，菩萨见在家过患，是故出家。而此菩萨为示一切众生老病死苦，是故菩萨不乐五欲出城游观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夜半出家？善男子，欲示现利益众生善根，菩萨随所住处增益众生善根。善男子，亦为白净法故舍离五欲，不告眷属而便出家，离诸欢乐终不离于白净之法，是故菩萨夜半出家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以睡眠覆盖宫人伎女，然后出家？善男子，欲令出家之过悉在诸天故，有眷属诸亲或见菩萨出家，便生瞋愤之心。若菩萨如是思惟：‘是人有恶心于我，便当长夜受苦堕三恶道。’彼眷属诸亲作如是知，此是诸天以睡眠覆故，开门引道升空而去，非菩萨过也。尔时，诸人增益信心，于诸天所生不信心。是故菩萨见如是过，以睡眠覆盖宫人伎女，然后出家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遣车匿、白马，及宝衣、璎珞而送还家？善男子，欲令眷属知菩萨不贪在家名衣上服及诸宝璎。复次，菩萨如是观：‘我今作如是学，亦令诸人学我，舍诸所有，于佛法出家。’诸人如是学已，远离一切所爱之物，持四圣种行；唯不听父母不放而得出家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以刀自下其发？善男子，于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无有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闼婆、人非人能当近菩萨威德者，何况能与剃发？复次，菩萨示现欲令众生深信菩萨欲出家故，自持刀下发。复次，菩萨为净饭王故。尔时，净饭王生于恶心，自恃豪族傲慢而言：‘谁剃我子发，我当诛戮！’尔时，净饭王闻菩萨自持刀下发，王闻是已恶心即灭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善男子，汝今善听，以何缘故，菩萨苦行六年？善男子，非是菩萨宿业余报受此苦也，欲令众生于一切恶业报中能生患心归向菩萨。复次，善男子，昔迦叶佛时，菩萨尔时作如是言：‘我不欲见此秃头道人！何有秃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难得。’如此之辈亦是菩萨示行方便，此所说者当知其义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作是粗恶之言？善男子，尔时迦叶佛出于世时，有婆罗门子名曰树提，有亲友五人皆是大婆罗门子，先学大乘。彼时五人久来亲近恶知识故，失菩提心。善男子，彼时五人于迦叶佛时，奉事外道，不信佛法；解外道语，不解佛语；解外道法，不解佛法。彼时五人事外道师，彼师自言：‘我是佛世尊，是一切智，我亦有菩提道。’尔时，树提梵志行于方便，欲诱引五人还成宝器故，欲转彼五人外道邪心，以方便故至瓦师所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今欲见秃头道人！何有秃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难得。’善男子，说是语已复经少时，树提梵志与彼五人在一屏处。尔时，瓦师便至其所；至其所已，即向树提梵志，赞迦叶佛如来应正遍知，复向树提作如是言：‘汝可与我共至佛所。’善男子，尔时树提梵志如是思惟：‘此五人者善根未熟。若我当赞迦叶佛，非外道师者，而此五人心当生疑，若至佛所，无有是处。’尔时，树提自护本愿故，般若波罗蜜报行方便故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不欲见此秃头道人！何有秃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难得。’云何般若波罗蜜报菩萨行？般若波罗蜜，无有菩提想，无有佛想，尔时不见佛，不见菩提，亦不于内见菩提，亦不于外见菩提，亦不于内外见菩提，如是悉知菩提空无有法。尔时，树提知一切法无所有故行于方便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不欲见秃头道人！何有秃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难得。’

“善男子，复于异时，树提梵志与彼五人至河水边。尔时，瓦师承佛神力，为化五人故复至其所，向树提梵志作如是言：‘汝可共我至于佛所，礼拜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诸佛世尊出世甚难！’彼树提梵志，闻瓦师叹故不肯去。彼时，瓦师寻前以手捉梵志发，强牵将去向于佛所。彼时五人倾心随逐，树提梵志遂至佛所。时国常法，若捉他发，设其告官，捉者应死。尔时五人生邪见，见树提梵志，他捉其发，心倾随逐：‘彼如来法有何功德，乃令瓦师不计死罪，捉树提发将至佛所，礼拜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？’尔时，五人其心倾向至迦叶佛所，既得见佛，本愿还发，生信敬心；生信敬心已，即于佛前呵责树提：‘如是，世尊，有如是威德，如本闻已，何得心不信敬？’善男子，尔时五人见迦叶佛威德，又闻辩才，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，迦叶佛见五人已得专心，为说菩萨藏不退转轮陀罗尼金刚句，无生法忍次第而说。尔时，五人即得无生法忍。

“善男子，我今已得具足佛智。彼时树提梵志，若当赞叹迦叶佛，不赞外道师，若彼五人到佛所者，无有是处，况生信敬心耶？善男子，树提梵志为化五人学菩萨乘，故以般若波罗蜜果报行于方便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不欲见秃头道人！何有秃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难得。’善男子，不退菩萨于佛无疑，于菩提无疑，于佛法无疑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复次，菩萨为教化五人及自示业报，以业障故六年苦行。非如余众生不知不见持戒沙门、婆罗门故，说如是恶言，若知若不知，若解若不解，彼诸众生长夜受诸苦恼，不得利益，堕三恶道。为彼众生自现作业亦现受报，是故如来现受是报。菩萨无有一切障碍业报，以有众生诽谤持戒沙门、婆罗门，忧恼覆心不得解脱，不得道果；为除众生忧恼心故，现受如是业报。彼诸众生作如是念：‘一生菩萨诽谤迦叶佛，而彼菩萨尚得解脱，况我不知而作恶言！是故我今当自悔过，一切恶业更不得作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为调伏诸外道故六年苦行，非实业障碍。何以故？世间沙门、婆罗门，日食一麻一米，谓得清净解脱。菩萨为调伏彼故，示现日食一麻一米。菩萨若食粗涩，尚不能得圣道，何况清净解脱？是故菩萨作如是言：‘我不欲见秃头道人！何有秃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难得。’是故菩萨以此缘故现六年苦行，为调伏五十二百千粗行诸天，及外道神仙、粗行菩萨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八 东晋天竺居士竺难提译
大乘方便会第三十八之三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食已得气力充足至菩提树，不以羸瘦至菩提树？善男子，菩萨能不饮食身体羸异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况食麻米耶？尔时，菩萨为愍当来众生故，食此上妙食。何以故？众生善根未熟，不啖饮食而欲求道，彼诸众生饥渴苦故，不能得智慧。若安乐行，能得智慧，照明诸法，非苦行也。是故菩萨示众生行安乐行而得智慧，亦愍当来众生故，欲令众生效我食此妙食，是故食修舍佉尼食已，成三十七助菩提法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施食女人亦成就助菩提法。复次，菩萨在一禅中生欢喜心，于百千劫不食能住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从吉安天子求草敷座？善男子，过去诸佛敷解脱坐，不以绾綖妙物，亦欲成就吉安天子助菩提法。尔时，吉安与菩萨草已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：‘善男子，今我当与受记。’彼吉安天子，于未来世当得成佛，号曰无垢如来应正遍知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菩萨坐菩提树下，使恶魔波旬至菩提树下，不欲令菩萨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善男子，魔本不能至菩提树下，若我不召而能来此者，无有是处。善男子，尔时菩萨坐菩提树下如是思惟：‘于四天下谁为最尊第一？此四天下今为属谁？’菩萨即知恶魔波旬欲界最尊，‘今我与魔共斗，魔若不如，一切欲界所有众生悉皆不如。尔时，当有诸天大众和合而来到菩提树下，到已必生信心。魔众、天众、诸龙鬼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如是一切众来绕菩提树。彼诸众等见菩萨师子游戏，见已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或发菩萨心，或生信心，彼人乃至见菩萨因缘故尽得解脱。’善男子，菩萨如是思惟已，放眉

间白毫相光，能令波旬宫殿黑闇。尔时，三千大千世界以光明照故普令大明，此光明中出如是声：‘彼释种子出家学道，今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过魔境界，胜出魔众，减损当来一切魔众。今彼菩萨与魔共战。’善男子，尔时波旬闻是声已，心大忧愁如箭入心。时，魔波旬严四种兵，满三十六由旬，一切皆来围菩提树，欲为菩萨作大留难。尔时，菩萨住大慈悲及大智慧，以智慧执金色之手而以拍地，拍已一切魔众寻时散坏；魔众坏已，八万四千亿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拘盘荼等，如是大众见菩萨威德身体微妙，容颜端严，威力勇健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如来于七日七夜，不舍结跏趺坐，仰观菩提树，目不暂眴？善男子，尔时有色界天行寂灭行，彼诸天等，见如来结跏趺坐，心生欢喜；生欢喜已，如是思惟：‘今我当求沙门瞿昙，心何所依？’彼诸天人于七日七夜作是求已，不得如来一念依处。彼时诸天倍增喜悦，有三万二千天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作如是愿：‘我等于未来世，当得如是寂灭之行，仰观菩提树。’是故如来得成道已，于七日七夜结跏趺坐，仰观菩提树，目不暂眴。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如来本行菩萨道时，修无量阿僧只行，愿诸一切众生与解脱乐，何以方待梵王请，然后说法？善男子，如来有如是知，多有天人归依梵王，尊重梵王，彼诸众生作如是知：‘梵天王化生我等，世界最尊。若除梵王，更无有能造世界者。’善男子，尔时如来如是知已：‘今我等待梵王劝请。若彼梵王一倾首者，诸可归依梵王众生悉皆归依，当相谓言：梵王劝请如来说法，非为不请。’善男子，如来有大威德故，梵王来至我所，劝请说法转于法轮。善男子，若我不以神力令梵王请者，然彼梵王先无有心能来请佛。善男子，由诸众生依梵王故，欲令众生离于梵王，待其劝请，以梵王为证故。善男子，尔时梵王劝请如来转于法轮，彼时六十八百千梵天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作如是言：‘此真是佛，于众生中最尊最胜。’作如是愿言：‘我来世得成就如是智慧威德。’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善男子，我先于说示现众生十业因缘，或是菩萨，或是如来，于此十中示现方便，唯有智者能知是义。善男子，不应生念，谓菩萨当有微细之罪。若菩萨成就如是微细不善之法坐于道场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如来成就一切善法，断一切不善法，无有生死业报习气。若有遗余不断灭者，无有是处，何况有障碍业报？善男子，若有众生谓无业报，不信业报，为是众生示现业报因缘，如来实无业报，我是法王尚受业报，况余众生而不受耶？为彼众生作如是示现，是故如来自现业缘。善男子，如来无有一切业障。譬如书师，善学书论教诸幼童，随诸幼童赞诸书章，非是书师于诸书章有障碍也。书师作如是念：‘彼诸幼童当随我学。’善男子，彼书师非为不达故，作如是唱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于一切法善学已，如是说，如是示，为余众生令行业清净故。善男子，譬如大药师，善能疗治一切诸病，自无有病，见诸病人，而于其前自服苦药；诸病人见是药师服苦药已，然后效服，各得除病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复如是，自除一切烦恼病已，于一切法无有障碍，能示现一切法，以是不善业故，得如是报，现如是缘，欲令众生除一切身口意业障，行于净行。善男子，譬如长者子、若居士子，父母爱念，与其乳母。时此乳母无有病痛，为婴儿故自服苦药，欲令乳得清净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复如是，是一切世界之父，为教化不知业报众生故，如来无病而为众生示现作病，以是业故得如是报，以此业故得如是报；众生闻已心生惊畏，除诸恶业，不作恶缘。”

佛复告智胜菩萨：“善男子，乃往过去世遇燃灯佛，时有五百贾人，为求珍宝入于大海。善男子，时贾人中有一恶人，多怀奸伪，常行恶业，初无悔心，善知兵法，恒为寇贼，夺他财物以为产业。状如贾人共诸贾人同载一船，时彼恶人如是思惟：‘此诸贾人大得珍宝，我今当杀此诸贾人，取其珍宝还阎浮提。’如是思惟已欲杀诸人。善男子，尔时有人名曰大悲，于彼众中作大导师。时彼导师于夜梦中，见海鬼神来作是言：‘汝此众中有一恶人，如是相貌，恒为寇贼劫他财物。彼人今生如是恶心：“我当杀此五百人已，取其财物还阎浮提。”若此恶人得遂本心杀五百人者，作大恶逆业。何以故？此五百人，皆是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菩萨。若此恶人杀诸菩萨，以此业缘障碍罪故，一一菩萨从初发心，乃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尔时恶人于其中间常在地狱。汝为导师可作方便，令彼恶人不堕地狱，彼五百菩萨亦复可得全其身命。’善男子，尔时大悲导师如是思惟：‘作何方便，令彼恶人不堕地狱，五百菩萨全其身命？’作如是思惟已，乃不向一人说是事也。尔时待风余有七日，当还阎浮提；七日过已，如是思惟：‘更无方便，唯有除此一恶人者，尔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。’复作是念：‘若我向余人说，此五百人当生恶心；生恶心已杀此恶人，彼诸人等当堕恶道。’善男子，大悲导师如是思惟：‘我今当自杀之！我以杀此人故，虽百千劫堕恶道中受地狱苦，我能忍之。不令恶人害五百菩萨，作此恶缘受地狱苦。’善男子，尔时大悲导师生哀愍心作是方便：‘吾护五百人故害此恶人。’是时导师，即以[矛+赞]矛刺杀恶人，令诸贾人安隐得还至阎浮提。善男子，汝勿有疑，尔时导师，则我身是也；五百贾人，此贤劫中五百菩萨是也，当于此劫中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行方便大悲故，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难。时彼恶人命终之后，生善道天上。善男子，汝今当知，勿谓菩萨有如是障碍业报，而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难，即时是菩萨方便力也。

“善男子，如来为一切众生故，而作是方便，示现佉违罗刺。善男子，尔时佉违罗刺刺如来足。善男子，佛神力故令刺入足。何以故？如来金刚之身无能坏者。善男子，昔舍卫城中有二十人，皆是最后边身。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，各各思惟：‘我当为作亲友，而至其舍夺其命根。’不向人说。善男子，彼时二十最后身者，及二十怨家人，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。善男子，如来尔时为调伏是四十人故，于大众中，告大目揵连言：‘今此地中出佉违罗刺，欲刺吾右足。’未至足之间，此佉违罗刺即从地出长一肘。当出之时，目连白佛言：‘世尊，我今当取此刺掷着他方世界。’佛告目连：‘非汝所能！此佉违罗刺今在此地，汝不能拔。’尔时，目

连以大神力前拔此刺，于时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动，一切世界随刺而举，不能动刺乃至一毛。善男子，尔时如来以神通力上四天王，彼佉违罗刺亦随佛去。尔时，如来复至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术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刺亦随去，乃至梵天亦复如是。尔时，如来从梵天还至阎浮提舍卫城中本所坐处，刺亦逐还至此地中竖向如来。尔时，如来即以右手捉佉违罗刺，左手安地右脚踏之。尔时，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动。时，尊者阿难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‘世尊，往昔作何等业得如是报？’佛告阿难：‘我过去世入大海中，持[矛+赞]刺人断其命根。阿难，以此业缘得如是报。’善男子，我说是业缘已，彼时二十怨贼欲害二十人者，作是思惟：‘如来法王尚得如是恶业之报，况我等辈不受此报？’是二十人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佛，作如是言：‘我等今日向佛悔过，不敢覆藏。世尊，我先恶心欲害彼人，今重悔过，不敢覆藏。’尔时，世尊为彼人故，说作业缘及尽业缘。时二十人闻是法已即得正解，及四万人亦得正解。是故如来示佉违罗刺刺足，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如来先无诸病，而从耆域药王，索优钵罗华嗅之令下？善男子，尔时如来制解脱戒未久，时有五百比丘，是最后身，常在余诸林中修道。彼诸比丘得如是病，陈故之药所不能治。彼诸比丘敬慎佛戒，不求余药，不服余药。善男子，尔时如来如是思惟：‘作何方便听服余药？若我听者，彼诸比丘当求余药，当服余药。何以故？若如来不听者，后诸人辈当犯圣法。’是以如来行方便故，从耆域药师，求优钵罗华嗅之令下。时净居天即至彼比丘众中，作如是言：‘大德，可求余药，莫守病而死。’比丘答言：‘我等不敢违世尊教！我等不得自在！我等宁死不违佛教！我等不求盈长好药！’如是说已，净居天子语诸比丘言：‘大德，如来法王求余好药，舍陈故药。诸大德可求余药。’诸比丘闻语已，除去疑心更求余药，更服余药然后除病，除病已不过七日证阿罗汉果。善男子，若如来不求余药，彼诸比丘亦不求余药；若不求余药，能除诸病及断诸结，证于阿罗汉果者，无有是处。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如来入城乞食，空钵而出？善男子，如来无有业障。尔时，如来矜愍护念当来比丘，或有比丘入于城邑聚落乞食，自无福德，乞食不得。彼比丘当作是念：‘如来世尊功德成就，入城乞食，空钵而出，何况我等善根微薄！我等不应以乞食不得而生忧恼热。’是故如来示现入城乞食，空钵而出。善男子，汝若谓恶魔波旬能覆蔽城中长者婆罗门心故，乃至不与一抟食者。善男子，莫作斯观！何以故？恶魔波旬不能断绝如来食也。尔时，佛神力故，令恶魔波旬覆蔽彼城中人，非是恶魔力之所能。我于尔时都无业障，为化彼众生故，示现空钵而出。尔时，我及比丘僧不得食已，一切魔天及诸余天，作如是念：‘佛及众僧不得食已，颇有忧耶？’即于其夜见佛及僧，乃至无有一念忧恼，心亦不高亦复不下；如前，后亦如是。善男子，尔时有七千天子，倾向如来生信敬心，我于是时即为说法，于一切法得法眼净。善男子，彼时婆罗门长者，其后不久，又闻世尊有大威德，生渴仰心即至佛所，头面作礼，向佛悔过。彼时如来即为其说四圣谛法，一说法时有二万人，于一切法中得法眼净。是故如来，入城乞食，空钵而出。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旃遮婆罗门女，以木杆系腹诽谤如来，而作是言：‘由沙门瞿昙令我妊身，应当与我衣被饮食’？善男子，如来于此事中都无业障。若有业障，我能掷此旃遮婆罗门女，置恒河沙世界之外。如来以方便故现此业障，为化不知解众生故。何以故？当来之世有诸比丘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，尔时或为他人所谤，以是缘故心生惭愧，或不乐佛法舍戒还俗。彼诸比丘，若被谤已，当念如来：‘如来成就一切善法，具大威德，尚被诽谤，而况我等不被诽谤？’思念是已则除惭愧，除惭愧已，当得修习净妙梵行。善男子，旃遮婆罗门女，常为恶业所覆故性多不信，今此女身于佛法中不得调伏，常为恶业之所覆蔽，乃至梦中亦生诽谤，觉已心喜，此女人中命终当堕地狱。善男子，我能以余方便，除此女人诸不善业，令度生死能为作救。善男子，或时如来不救余人。何以故？如来于一切众生无有偏心。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诸婆罗门杀婆罗门女孙陀利，埋只洹园堑中？善男子，如来是时知有是事，舍而不说。如来成就一切智心无有障碍，能以神力，可令此刀不入女身。我于尔时知孙陀利女命根将尽，必为他杀，以此方便令诸外道，不善彰露堕不如处。如此诸事唯佛知之，安住是事，令多众生生清净心，增益善根。尔时，如来七日不入舍卫大城，不入城已，尔时调伏六十亿天；过七日已，诸天世人集会共来至于我所，尔时如来为四众说法；闻说法已，有八万四千人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如来及僧，在于婆罗门毗兰若聚落，三月之中食马麦耶？善男子，我于昔时知此婆罗门，必舍初始请佛僧心，不给饮食，而故往受请。何以故？为彼五百马故。此五百马于先世中，已学菩萨乘，已曾供养过去诸佛，近恶知识作恶业缘，恶业缘故堕畜生中。五百马中有一大马，名曰日藏，是大菩萨。是日藏菩萨，于过去世在人道中，已曾劝是五百小马发菩提心，为欲度此五百马故现生马中。由大马威德故，令五百马自识宿命，本所失心而令还得。善男子，我愍彼五百菩萨堕马中者，欲令得脱离于畜生，是故如来知故受请。善男子，是时五百马减所食麦，半持施僧，大马半分奉施如来。尔时大马为五百马，以马音声而为说法，亦教悔过：‘今当礼佛及比丘僧。’说此事已，复作是言：‘汝等当以所食半分供养于僧。’尔时五百马悔过已，于佛及僧生净信心。过三月已，其后不久，是五百马命终生于兜术天上。彼五百天子，即从天来至于佛所供养如来。尔时如来即为说法，闻说法已，必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彼时五百马子，善调伏其心，于将来世得辟支佛。彼日藏大马，于当来世供养无量诸佛，得成助菩提法，然后作佛，号曰善调如来应供正遍知。善男子，无有世中上妙美味而如来不得。善男子，如来虽食草木、土块、瓦砾，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无如是味似如来所食草木、土块、瓦砾味者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如来大人得味中上味相，若如来以最粗食着口中已，其所得味胜天妙食。善男子，以是故知如来所食最是胜妙。善男子，尔时阿难心生忧恼：‘转轮圣王种出家学道，如下贱人食此马麦。’我于尔时见阿难心，见阿难心已，即与阿难一粒麦，语阿难言

：‘汝尝此麦味为何如？’阿难尝已生希有心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我生王家，长大王家，未曾得如是之味。’阿难食此麦已，七日七夜更不饮食，无饥渴想。善男子，是故当知，是如来方便，非是业障。善男子，有沙门、婆罗门持戒如我，受他请已，而知请主荒迷不能供给，或不肯住。以是缘故，如来已所许处现必就请，及欲示现业报缘故。善男子，当知如来常法，虽受他请不得供给，不令请主堕于恶道。善男子，若彼五百比丘共如来夏安居食马麦者，有四百比丘多见净故生贪欲心。彼诸比丘若食细食增益欲心，若食粗食心则不为贪欲所覆。彼诸比丘过三月已，离淫欲心证阿罗汉果。善男子，为调伏五百比丘，度五百菩萨故，如来以方便力，受三月食马麦，非是业报。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如来十五日说戒时，告长老迦叶：‘我今背痛，汝今说七觉支法’？善男子，尔时有八千天子，以声闻法而自调伏，在彼众中和合共坐。善男子，彼诸天子于过去世，是大迦叶所教化者，于佛法僧而不放逸。彼诸天子，数闻迦叶比丘说七觉法。善男子，此诸天子，除迦叶比丘，若百千诸佛为其说法，不能令解。尔时，迦叶为诸天子广说七觉法；诸天子从迦叶比丘，闻七觉法已得法眼净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病苦缠身，不能得至于说法之处听法恭敬。彼诸人等当作是念：‘佛是法王，尚听七觉法而得除病，何况我等不往听法，不恭敬法？’善男子，为调伏诸天除人苦患故，又示现敬重于法，是故如来作如是言：‘迦叶，我今背痛，汝当说七觉法。何以故？尊重法故。’如来无有粗重四大之身，何况有病？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释种破时，如来自言我头痛耶？善男子，或有众生作如是言：‘世尊不能利益亲族，亦不矜愍，不欲安隐而出家已，种族意断不欲救护。’是诸众生以不知故作如是言。善男子，如来于诸苦本已到其边，如来知是众生心所念故，坐舍耶树下自言头痛。善男子，吾于尔时寻向阿难说我头痛，时有断见三千天子，复有无量好杀生者，皆共集会。为彼断见天子及好杀者，示现业障故作是言：‘吾以眼见他杀生心随喜故，今得头痛。’说是法已，七千人天皆得调伏。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以何缘故，颇罗堕婆罗门以五百种骂詈佛，如来闻已能忍？善男子，如来能以神力，掷此婆罗门置余世界；亦能以神力，令婆罗门乃至不能出于一言骂詈之声。善男子，时彼众中多有人天，见如来能忍，恶骂不说不答，生于舍身等心、利益心、堪忍心，前如后，后如前。尔时，有四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如来见如是义。又颇罗堕婆罗门以五百种恶骂已，见佛世尊生于舍心。善男子，是婆罗门，见如是已生信敬心，归依佛法僧，种解脱根。是名如来方便。

“善男子，提婆达多与菩萨，世世共生一处，此辈亦是菩萨方便。何以故？我因提婆达多故，具满六波罗蜜，亦多利益无量众生。云何知尔？善男子，尔时众生快乐，不知行施，不知受者，菩萨尔时欲教行布施。是时，提婆达多起嫉妒心，至菩萨所，求国城、妻子及头目手足。尔时，菩萨欢喜施与。时有无量众生见菩萨施，心生欢喜信解布施，作如是言：‘如菩萨施，我亦如是，行于布施愿成菩萨。’善男子，提婆达多或见菩萨持戒清净知已，欲破菩萨所持之戒，尔时菩萨不毁净戒。时有无量众生，见菩萨持戒，亦效持戒。菩萨持戒，或为他人轻毁恶骂不生恶心，尔时具足羼提波罗蜜。有无量众生，见菩萨以忍调心，亦效菩萨行于忍辱。善男子，当知提婆达多，大利益菩萨。善男子，如今提婆达多，放大醉象欲害如来，亦于耆阇崛山推下大石，俱是如来方便示现，非业报罪。何以故？由此方便利益无量众生。

“善男子，如来总说十业因缘，皆是如来方便示现，非是业报。何以故？众生不知业因所得果报，为众生故，如来示现如是业报：此业作已得如是报，彼业作已得如是报，作如是业得如是报。众生闻已，作如是业，离如是业，离不善业，修习善业。善男子，今说方便已，示现方便已，此诸方便坚持秘藏，不应为下劣之人、薄善根者说。何以故？此经非声闻、辟支佛之所行处，况下劣凡夫能信解耶？何以故？此人不能学诸方便。所以者何？此方便经非其所用故，非余瓦器所能受持。唯有菩萨，于此方便法能说能学。善男子，譬如夜闇燃大明灯，得见室中一切所有。善男子，菩萨闻如是诸方便已，即见一切菩萨所行之道，于此法中我所应学。于一切如来行及菩萨行，已到彼岸、善行菩萨道者不以为难。善男子，我今当说，欲得菩提道诸善法者，所谓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过百千由旬，有说此方便经处，当往彼听。何以故？若菩萨闻此方便经已得光明行，一切法中除疑悔心。”

尔时，四众及诸人天成宝器者，说此经时悉闻悉知。非宝器者，虽在此会不闻不知，于此经中耳尚不闻，况能口说？非宝器故，是以如来说是法时不闻不知，不蒙佛神力故。说此经已，七万二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奉持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经名为《方便波罗蜜》，亦名《转方便品》，亦名说《方便调伏》，如是奉持。”

佛说是已，智胜菩萨心生欢喜，及学声闻、辟支佛乘，学菩萨乘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并诸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闻说是已，赞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今说大乘方便经竟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九 隋北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贤护长者会第三十九之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大城，住迦兰陀长者竹园，与诸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长老舍利弗为众之首。时，诸比丘围绕世尊欲听受法，身心调顺，无有睡眠。当于尔时，如来世尊面貌容色，犹如初日开敷莲华，端严显耀，微笑熙怡。尔时，彼诸比丘等作

如是念：“今婆伽婆，欲宣说何等法门，面相乃然如是光显？”

当于彼时，有一最大巨富商主长者之子，名跋陀罗波梨，与其一千眷属围绕，威力欲以震动大地，安详徐步向世尊前。尔时，贤护长者之子，宿福因缘受天果报，身体柔软，犹如初出新嫩华枝，诣于佛所；到佛所已，观见如来最胜最妙容色，寂静澄定功德藏身，犹如金树光耀显赫遍满竹林。是时，贤护即于佛所生净信心，合十指掌，作如是念：“于世间中得大名闻，此不虚说！谓言萨婆若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罗呵、三藐三佛陀者，斯真实也。”尔时，贤护即便低头，顶礼佛足，两膝着地，一心举头，谛视世尊，目未曾瞬。如是瞻仰如来之时，其身俨然不倾不动。

尔时，世尊见跋陀罗波梨长者，内心如是生渴仰已，如来即更身放妙光。而彼光明出照之时，其跋陀罗波梨长者，即得无畏，从地而起，绕佛三匝，复更顶礼佛世尊足，礼已长跪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哀愍于我，唯愿世尊教示于我。大圣世尊，我于佛边信心未久。是故，世尊，但当为我随逐现事说一法门。我今渴仰欲闻诸法，以生死中烦恼所逼，多有疑惑，心恒分别。以是义故，唯愿世尊慈悲怜愍，为我说法，令我决疑。大圣世尊，我无正知故有迷惑，不知出离生老病死烦恼海津。唯大圣尊是一切智，世间希有犹如意珠，能与一切众生诸乐令成就故。又复世尊犹如父母，为令一切诸众生等得善果报，即是根本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跋陀罗波梨长者，作如是言：“跋陀罗波梨，若有疑者，今恣汝问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长者，蒙佛印可，内怀欢喜，欲问心疑，即便起立，却住一面；住一面已，其身威光圆满具足。尔时，长老阿难比丘，既见彼已，即白佛言：“希有世尊！此长者子跋陀罗波梨，身光德力胜诸王威，殊妙绝群，端正可爱，于世间内独无有双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长老阿难，汝今欲闻此跋陀罗波梨长者家中所有众乐事乎？乃至具足说其受于快乐果报，虽复忉利帝释天王犹不能及，况复人间？此阎浮提能得及者，无有是处。唯除一人长者童子，名苏摩浮帝。”

尔时，阿难即白佛言：“唯然！世尊，此跋陀罗婆梨长者家宅之中有何殊胜，世尊乃尔称誉？”

尔时，佛告长老阿难：“汝当至心，谛听！谛受！是长者子所有资财善根广大，我今为汝次第宣说。阿难，是长者子，凡有六万最大商主恒随其后。彼诸商主，各有无量奇异财宝种种富饶。其跋陀罗波梨家内，恒常铺设六万上妙六合床榻，杂色被褥以覆其上。复以真绯杂色缯彩用为倚枕，持来两边杂色妙衣憍奢耶等，一一之处皆有四具。又火浣布及以粗纻，诸是四方土地所出种种衣服众杂异物，皆悉具足庄严其家。彼之衣裳悉皆柔软，犹如手掌清洁光润。其宅处处周遍皆悬真珠璎珞，以为校饰。复有六万婇女，端正殊绝，身体柔软细滑；闲於戏笑，善巧语言，姿态艳美承接人意，瞋恚见之自然欢喜，忧戚遇者便生欣慰；调谑音词，开心悦目，并皆孝顺；瞻仰己夫，妇礼具足，于余男子远离欲心；或复有时，自知惭愧羞耻，合掌低眉，曲躬恭敬，专向其夫无复余顾；或复有时，各各为其夫婿别怜爱故，心生妒嫉争斗相嫌，皱眉蹙頞犹如深钩，假此为戏实无妒心；手爪纤长，指节圆佣，踝腕细密以欲醉身；妖冶顾眄，行步庠序，进止逶迤；发彩绀青细润柔软，巧为结梳能惊惑人。在于如是等诸婇女之中或侍或凭，彼诸婇女皆专奉夫，清净名闻处处流布。然此婇女种姓最大，处其家中亦好名闻，并堪匹偶大家为嫡妇，有如是种种等庄严。长者贤护家中不可称量，宅甚宽旷。又其长者欲食之时，则有六万杂种羹臛饭食微妙香美，犹若天厨无有异也。其饭悉是糠粮，色味充盈具八功德，随意进啖入口便销，食已随顺无所妨碍，果报感致称心自然，又复食已身体光鲜无诸臭秽。又其长者家内，复有六万辇舆，各以种种珍奇庄严，真珠间错上下正等，悉有妙衣以覆其上。又以香华各各布散，水洒于地，无有尘埃，清净润泽。又其家内，复有种种最上音声，手打指弹及以气吹，其响微妙鸣亮入神，歌曲正得犹白鸽声心所乐闻，如此微妙庄严其家。又其家内，园林树木扶疏茂盛，华卉交加红紫鲜洁。其树林间复有诸鸟，各各出好音声，其音和雅犹如天宫，约须弥山众宝合成，龙窟无异。又燃种种灯明，其灯光明无风动摇处处洞彻，朗夜赫奕与昼不殊。又复其家所住国界有六万城，其城各有街巷相当，楼橹却敌悉皆具足。彼城处处诸国商人往来聚集，种种形状，种种语言，种种珍奇众杂宝货，共相贸易填咽城市，百千万众不可胜计。又彼诸城周匝四边，园圃杂树数百千种，华果繁茂枝叶扶疏，蜂众竞来采其香味。又彼诸城多有象马及诸车乘。

“阿难，彼诸城内所有大富长者、居士、商主及以商人，恒常一心，皆共称叹跋陀罗波梨所有功德，合十指掌顶礼赞咏，况彼名闻心皆愿乐欲得睹见！又其国主波斯匿王，见跋陀罗波梨长者，资财富饶形势福德，自身卑慑犹如贫人羡其财宝。

“阿难，其彼真月长者童子，每一食时即有千种珍味，晨昏左右所须自然。又有五千婇女，围绕承奉以为娱乐。阿难，是真月长者童子所受快乐，比天帝释已胜千倍，匹于跋陀罗波梨，形貌颜色，库藏资财，受乐果报，百倍不及其一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是跋陀罗波梨长者，有一妙车名为夺意，奇巧精丽，人间所无，而此车中有天宝座。其车纯以天诸杂宝雕饰间错，彼诸天宝玛瑙、金刚、真珠、珍贝，光明显曜如虚空星庄严，如是其车行时迅疾如风。阿难，跋陀罗波梨，意欲至于海内采珍宝时，坐彼车中如意即至；受快乐已，若欲还家，应念便至。”

尔时，阿难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希有世尊！此跋陀罗波梨长者，往昔造何等善根，今世乃尔受斯果报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言：“长老阿难，汝欲知者应当谛听！此之因缘皆由过去于诸佛边种植善根，今得如是胜上果报。阿难，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，名曰乐光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。阿难，尔时此跋陀罗波梨长者，于彼佛边作声闻僧，名为法髻，持戒不完，多有毁缺，而善宣说诸佛教法开示未闻。是大法师，一闻总持修多罗藏，亦持律藏，为诸众生常说法要，博识辩聪，义味甚深，音声朗彻令人乐闻，得听法者心生欢喜，永即不复堕诸恶道。阿难，彼以如是法施因缘，九十一劫恒生天人端正富贵。阿难，是长者子，所得妙车因缘报者，我更为汝次第解说。阿难，是跋陀罗波梨长者，于彼乐光佛世作法师时，见诸梵行持戒比丘，羸瘦顿乏，力弱无堪，凡有所须悉皆布施，复造鞋袜、靴履等物欢喜施与，藉此功德今感妙车如意果报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往昔有佛，号曰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。尔时，彼佛告长者言：‘于未来世有佛，名曰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，彼佛世尊当授汝记。’阿难，此跋陀罗波梨长者，我须教之，令其生解。”

尔时，阿难重白佛言：“希有世尊！此长者子如是富饶，多蓄财产，而性柔和不生贡高，在于五欲不染其心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今当知，凡是智者，不以资财及诸五欲心生憍傲。阿难，此长者子以妙法因，多受种种无尽福报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长者，蒙佛许可，欲问所疑，即便一心在于佛前，长跪合掌而白佛言：“大慈世尊，摄受一切众生，哀愍众生。我今心中有疑欲问，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使得断疑。”

尔时，佛告跋陀罗波梨长者子言：“跋陀罗波梨，汝心有疑欲断除者，今正是时，恣汝所问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长者即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众生等知有神识，而是神识犹如宝篋未开之时，不知其中是何等宝。世尊，此之神识相貌云何？复何因缘名为神识？世尊，云何人死无手脚眼？命终之时，诸根欲灭，诸大欲分，而此神识云何从此身中而得移出？世尊，而此神识复云何色？复云何体？从于身中云何得离此识？云何舍于此身，成就别身？云何舍此诸大、诸入，向于后世？云何成就各各别身？世尊，人今既死，未来诸入云何随顺？云何此世作诸善根，于未来世受于果报？既是此世诸入阴等造作善根，其人云何更复于后别诸阴中受其果报？云何此识彼处得身？云何诸入体随彼处？”

尔时，世尊赞长者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跋陀罗波梨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问。汝今至心谛听！谛受！我当为汝说神识去来移灭。跋陀罗波梨，犹如风大，虽无形色不可睹见，然由因缘而现形色。现形色者，其义云何？譬如风吹动诸树木，发起山壁水崖触已作声，以冷热因缘所生是故能受；然彼风体不可得见，手足目等亦复如是不可得见，于诸色上增益胜处或黑或白。跋陀罗波梨，如是，如是，此神识界亦复如是，不可以色得见，亦不至色体，但以所入行作体而现色，此识界亦复然。当须知云何于彼处此识界，得名受触法界耶？复云何此识界，舍此身已后受爱触等？譬如风界能移香气，故知此华香从风吹来；而其风界实不持华香而来，亦非无风而华香能来。彼香无色，彼风亦无色，其彼闻香根亦无色。跋陀罗波梨，如是，如是，彼死人识欲移持触受等及诸界已，有于彼世以父母和合故，然后可知有识；其识有故，即知有受有触和合而成。犹如胜人识强胜故有香根，香根胜故有胜香。复有二身胜故，有二事胜可见。二事胜者，所谓色、触。其风多故，华香亦多。如是，如是，以识大故受亦大，受大故识亦大，识大故诸界亦大，然知此善此恶也。譬如画师既善成就板，随欲出向作即能为，善意解故随色能作，然彼画师若无色不可现色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成就六色身，所谓因眼见色，所有识智因眼见色者实无有色，因耳闻声者亦无色，因鼻闻香者亦无色，因舌知味者亦无色，因身觉触者彼触亦无色，因意有诸大者彼亦无色，所有知者亦无色。当知彼境界内亦无有色，如是次第，此识当知皆亦无色，当应如是观。而汝问‘此识云何舍此身至于彼世’者，跋陀罗波梨，夫命终时此识以业持故，此业及命尽时，譬如入寂灭三昧人有识身体，此识身体灭已，然后入寂灭内住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于死人边，舍身及以诸大，舍已唯有念力，如是知我是彼某甲。凡人舍身之时，有二种触正念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正念，二者、触。而彼人命终之时，于身有触二受：一、身受，二、念受。死后念有触。

“复次，汝问识者何义？然有子能生芽，从智生识即名为念，是故智及子故名为识，然后还受于触。苦乐智知故名为识，后复受善恶，亦能知善恶境界故名为识；犹如从子生芽，其身成就故名为识。

“复次，跋陀罗波梨，汝又问言‘此识云何舍身已移向彼’者，譬如镜中照现身形；又如泥团模内铸出身形；又复如日出时能灭诸暗，其日没已还复生暗，然而彼暗无有常定、非无常定之处，然彼暗无色无受不可见。如是此识生身已，如暗离明，身生亦然，其人不见此识，然识受此身。譬如妇人受胎，然不知此我怀胎为男为女、或黑或白、或诸根具以不具、或手足正等，以不然，彼在胎之者，或以热食触故觉已即动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来去伸缩共眼开闭，昔所造诸业故，所有境界即笑语言等，诸有所生得色身内住识，然诸众生不知我身内所住识有何体。

跋陀罗波梨，此识善成就故，流至于一切诸有，然诸有不染着。跋陀罗波梨，诸有及识六根境界，是六界处，有四大处，有五阴处。跋陀罗波梨，如是识等境界汝当知。跋陀罗波梨，譬如木人以一机关作一切诸事，走跳现种种诸伎。跋陀罗波梨，于汝意云何？彼木人有何因缘作如是事？”

跋陀罗波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所问，非我境界，我无智能答。”

佛复言：“跋陀罗波梨，彼者由巧智慧力作种种事，而彼巧业无有色，以智所生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身人由识巧故生，而此种种身由识所作，此识造身故生，而此识无有可尽，犹法界修熏故，往昔诸身忆念意成就。犹如日光，此识应须当见，譬如日光照于秽浊臭恶诸尸，亦不为其所染，而其臭秽不离日光所生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欲初生在粪秽所食诸不净，又在猪狗等腹内受胎，然彼识不为臭秽所染。

“复次，跋陀罗波梨，此识舍身已，随善恶所行，此义何也？此识舍此身体，即受彼罪福。譬如风界，从山首出至于瞻婆林，因触故受微妙香；至臭秽之处，或至诸尸臭处。跋陀罗波梨，彼风随至多处，而取多气至彼即多。犹如彼风界将彼香气过，而彼风界无有色，及彼香亦无色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舍身已将善恶而移，如是次第而去。彼识欲移，犹如睡梦人知一切诸物，有身不移本处。如是，如是，有福亦生，欲移识时，犹如梦见诸事，然此识不从咽喉出，亦不从诸孔出，其识出时亦复不求诸孔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顶礼佛足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或鸡卵、鹅卵在[谷-禾+卵]内，其[谷-禾+卵]无孔，云何知识别而[谷-禾+卵]不破？其识云何移徙？”

佛告跋陀罗波梨：“譬如以瞻婆等诸华熏乌麻，善熟然后压取油，而言此是瞻婆等华油。如彼香不破坏乌麻而香气移徙，彼香不着乌麻，因麻及华共和合故香气相着，然后香气不从麻子边求孔然后入，因彼二故其香移徙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不破坏卵[谷-禾+卵]，妙香移徙，此识转移亦复如是，汝当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此识不移徙，犹如日、火、摩尼宝等光明，应如是见。复次，此识移徙，犹如种子所至地方种子，而彼种子掷置地内，生芽茎叶华果子，或白、或赤、或黑，各有自味力成熟；而彼地界是一，水、火、风大亦然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有一法界，一切诸有中成就身然后生，或黑、或白、或赤等色，或本性刚强，或本性调柔。

“复次，跋陀罗波梨，命终之时，此神识舍身已，成后身种子因，欲作手足等体，而当时未有身分，而彼舍地分取法界分，而彼诸界共念和合。然彼念以信敬力故，法界念和合，取识不离识，而法界可见，亦不离法界识有因。然彼识风为助，自余法界皆为微妙，所谓念界、受界、法界、色界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识云何有色？”

佛告跋陀罗波梨：“凡有二种色：一者、内，二者、外。言内色者何？所谓眼也。外者是色。若有眼识，彼名内色，耳内声外，鼻内香外，舌内味外，身内触外，意内法外。跋陀罗波梨，譬如生盲之人夜睡眠中，梦见种种天妙诸色最胜最上，而彼人见已生最胜喜乐；睡眠觉已便即不见，及至天晓而向他说：‘诸人辈听我昨夜眠中梦也。我见最妙最上端正妇女之形，复见丈夫百千数众，复见园林。此中彼处我皆梦见，或有人身体柔软，手足端严，臂膊俏长，身体纤细，腰跨正等。’而彼生盲梦中所见诸人，身体形容及庄严璎珞皆悉具说。尔时，彼生盲人如是所说，形体生识不见。于汝意云何？彼生盲之人，睡眠所梦，云何得见？”

跋陀罗波梨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唯愿为我解说，此事云何得见？”

佛告跋陀罗波梨：“跋陀罗波梨汝当知，以内眼因智力，彼生盲人在梦中见，非实眼见。跋陀罗波梨，如梦中人见色少时正念其死，人见内色亦复如是。复次，跋陀罗波梨，更为汝解。其死人神识如种子移，譬如种子散于地上受取四大，如是此识受正念已，受受已受善及不善，已舍身已然后移。”

跋陀罗波梨复问：“世尊，云何此识受善及不善，识然后移？”

佛告跋陀罗波梨：“譬如莲华色摩尼宝随色影变，若置黑影形即变黑，若置白中即变为白，随其影形所在之处，彼摩尼宝即同其色，所安置处随其地分色即随变。如是此识受善及恶，而即移去亦复如是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复问佛言：“世尊，此神识何体而现？”

佛告跋陀罗波梨：“此神识无形、无聚处、无积贮处，毕竟不可得、不可得言，此神识有生、有灭、有恼亦不可言。跋陀罗波梨，譬如从子生芽，亦不可得烂子生芽，亦非坏子生芽，而彼好子乃生芽成就。跋陀罗波梨。于汝意云何？彼子芽住何处？或在茎，或在叶，或在根，为彼子在树枝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于身体无处倚住，不在眼，不在耳，不在鼻，乃至亦不在意。犹如从子生芽，所生子芽者，以取、受为本；彼处取故，即便受胎；受胎已，即有触。如生芽已，依时即有枝叶华，有枝叶华即有子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先成就身体，身体成就已，其神识无处可住，亦不离神识有身。如彼种子从树熟已然后有子，非生果有子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身命终之时，从身体中此神识显现，以受和合，以爱相缚，以念相执，善攀缘和合，或非善攀缘和合，以风界相持，智熏逐业缘，父母和合，然后此识显现。跋陀罗波梨，譬如善成就好明镜见面形，非无其面得见面形，亦非无明镜可有面形。如明镜及面两缘和合得有面形，而其面形无有色，亦无受，亦无有识，但随身转动，其镜内形亦转动如身，言语移徙、转动申缩、俯仰随所

作者，其镜内面形，亦作如是事相显现。跋陀罗波梨。于汝意云何？其面形因何事故，而现形镜中？”

跋陀罗波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因人身体故现彼镜中，如是形随其身色，面亦有如是色。彼形亦如是色，或诸根具足，或不具足，彼面形于明镜中，亦复如是现其形相。”

“跋陀罗波梨，如彼明镜成就面形，以有身故，彼明镜中现形。如是此身，因识有受、有取、有识、有诸行，思念成就身体。言彼明镜者，彼缘父母和合。当知如身灭已，无有识形。如彼明镜现面形已，又清水中更见面形，如此识舍此身形已，至于彼复受余诸阴。譬如尼拘陀树子，或优昙婆罗等诸树子，虽复细小，而能生极大树枝；生大树枝已，舍彼形复更余处生。而彼子界舍树形已，随时干枯无复本味；其本味灭已，彼树便即干枯萎悴。如是此识，微细无定色形，生诸身已更复舍，更成就前别体。犹如大麦、小麦、乌麻小粒大粒等子，随所地方散处，于彼地方即便着根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所有众生身内，移于彼处，即有取有受而住，或受福，或受罪，从此世移至彼世。犹如蜜蜂见其味，于华内取其味香，而舍其华更移别华，或舍恶华移至好华，坐华上已，乐着彼华取彼香味。如是，如是，此神识以多善根，或受天身；受天身已，以恶果故，或复受地狱、畜生、饿鬼等身；受已复受别身。而此神识云何须观？譬如郁金香子、或红蓝华子、或分陀利华子，其体本随分色不定，而彼子内不可见芽亦无定色，而彼子入地得水润泽即便生芽，有芽已然后生华；而彼色不可以子得见，亦不离子有芽及色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舍此身已欲成彼身，彼肉团内未有诸根，何况诸入？既无诸根及入，岂可有天眼、天耳及香味触？体得有知，理岂可知：‘我于彼时作如是诸业，我过去如是身体’？但因识而受，譬如蚕虫以自身口出于丝缕作茧，缠绕其身于中即死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自生身已还自造业，犹如蚕虫出丝缠绕，即自灭身移向于彼。譬如莲华生于水中，即有妙色香味，而彼华内无水正体而可得见。彼华灭已，所有地方置子于中，则有色香所住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所移之处，诸根境界无共移者，受亦无移，其所移者唯有法界。譬如如意珠随所至之处，有须之物即随念得。犹如日天光明自随逐日而行，日所至处，光亦至彼。如是，如是，此神识所移至处，受想法界等相随不离。

“复次，此识舍身已取一切诸有，聚集取已，无肉无骨来就后身。彼取色身有及诸触等事，以天眼观见善恶受取。譬如小枣、千年枣、庵摩罗果、迦毗陀等果成就时，各有一味，或苦、或酢、或甘、或碱等诸六味。而彼诸果熟已，在所地方其味在内，子移彼处各自有味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识子所移之处，彼自有触随福及无福，以有及念自随而移。

“复次，此识舍身时作如是念：‘如我今舍此身故，名此念识。为识知善业、不善业，知此业随我而行，知我随此业而行。’如是等知，故名为识。

“复次，此身知造一切诸业，故名为识。犹如风界，或时冷，或时热，或时随臭有气，或时因香有气，故知为风。如是此识体无有色，以取因色故，或欲取因故，或见取因故，或持戒求报取因故，乃至有受受因故，受身体色成就故，言为识。”

尔时，彼众中有一长者童子，名曰苏摩浮坻(音多尼反隋言真月)，从座而起，合十指掌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其色云何须观取？云何须观欲取？云何须观见取？云何须观戒取？云何须观？”

佛告真月：“凡有智者，欲知汝所问，当如是知。真月，若有善色，若有非善色，从肉团时，须观筋、血、脉及气脉、髑髏缝脑、大肠、小肠、肺、心、肝、肾、脾、胆诸藏，脂[月+册]髓血、痰阴涕唾，不净臭秽非常可畏。毛发、髭鬓、皮肤裹覆聚集，聚已所有诸色皆为四大。所成四大者，取色以成身故名取色。苏摩坻，彼身以父母和合成牢鞭者，彼即是地大；所有稀软者，彼名为水大；所有暖成熟者，彼名为火大；所有摇动屈伸者，彼名为风大；所有知者，彼名声、香、味、触等界；所念知者，故名为识。”

尔时，苏摩浮坻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死时舍彼色界？云何彼识从彼身出？云何彼身舍已，作如是知‘此是我身’？”

佛报真月言：“真月，受此身正住之时，身业既尽，舍于诸大。譬如以乳和水，以火煎煮，以得热气，乳水各别；而彼乳所有脂腻味，彼无有色。真月，如是，如是，死人身别，诸大亦有别，神识亦有别；然彼识取诸大，及取法界，已以法界熏念，取善及恶至于来世。譬如摩诃迦良那药苏，取种种药味力煎，其内或有辛、或有苦、或有醋、或有碱、或有淡、或有甜，取诸味已入体成熟，色香等味取已，彼苏体舍移而成药味。此识亦复如是，舍身已取善及恶，及取法界，此识移去。言彼苏味体者，即以喻身；言彼诸药和合聚集者，喻彼诸根；言诸药色香味触者，喻识移去故言识；诸味将去者，即是识移。应当如是观，言人色别异者，或善色，或恶色，或入体大真药苏熟消，即是喻善业。当如是观，若言因彼大真苏食已出痿黄色，即是喻不善业。当如是观，如大摩诃迦良那药苏宝者，如是此识，应当观如摩诃迦良那药苏，取诸药色味，取已成大真药苏，而彼苏无有手足及诸根，但取彼味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诚舍身已及舍诸界，唯取法界，取受已，取善及恶而去。

“真月，彼人舍身已，于来世得正念，得天念，或见六欲诸天，或见十六大地狱，或见身体诸根具足。彼于尔时作如是知：‘此是我身也。’彼人命终之时，彼念见种种相，或见微妙辇舆；或见微妙园林，其园林内有种种树木，新生翳郁可爱；或有妙池，或见种种成就诸事。彼见如是等诸相，心生欢喜；生欢喜已，安隐如法取命终；而彼人神识，犹如乘马。应当如是观，

言乘马者，譬如有人在战场内，身着好牢铠甲，善持马控辔、速疾骗骑；如是此识，着攀缘铠甲善果报，速疾乘出入息，舍诸界、诸入等，舍已取后生诸梵天，乃至阿迦腻吒等天微妙之处。”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 隋北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贤护长者会第三十九之二

尔时，众中有一王子菩萨摩诃萨，名为大药，从座而起，整理衣服，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神识从此身移当有何色？”

佛赞彼大药菩萨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药，如是，如是，汝之所问此义，其义甚深，唯诸如来乃能知耳！然此识除于如来，更无有人而能知者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希有此大药王子，能问甚深之事，最微最细，甚深甚密！”

佛报跋陀罗波梨言：“如是，跋陀罗波梨，此大药王子，于往昔已曾供养毗婆尸世尊，种善根故。跋陀罗波梨，此大药王子，昔五百世曾作外道，当于尔时尝问此识义。然此大药王子，当于尔时，于此识中，亦不能了知此识何来何去。此义不了，我今应当为其决了此义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长者子，赞大药王子言：“大药，善哉！善哉！仁者智慧广大无有边际，乃能问世尊甚深之义！我今劝请大药，愿问世尊，此义入一切难，智者巧解深意，勿令此苏摩浮坻娱乐少事，而先问佛。所以者何？其故数数恼乱不善问于世尊，但佛世尊出世甚难。世间如此法会聚集复难。是故汝今应当劝请世尊，解释甚深义处。”

尔时，大药王子菩萨摩诃萨，瞻仰世尊而见世尊喜悦微笑，清净犹如初秋莲华始开，见已欢喜。

尔时，大药王子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渴仰故乐闻正法，虑恐世尊不具与我显说法要，不决我疑；又恐世尊不久当取涅盘；又恐诸众生不能了知善恶业报，恒受生死烦恼不能舍离。”

佛告大药言：“大药，我于往昔故为此偈，从大山崖投身布施，复行无量无边难行苦行百千亿等种种诸事。大药，汝所有疑，但当问我，莫以为难。我随汝意，当分别说。”

尔时，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识何色？”

佛告大药言：“大药，此识如幻师火，如人水内影，如风轮无定无有定色，如众生眼见虚空，如似爱。”

大药复问：“其爱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犹如人射，以有眼根见箭去时；如人执明净镜，于其镜内见己面形，若除镜已，形便不见；此识亦尔，从人身移，其识界唯见罪福。譬如生盲人，不见日天出时、中时、后时，夜亦不见月天，出时、闇时并皆不见；此神识亦复如是，于其身内不可得见。大药，此身内爱着及取及想智者但有识，所有此身和合集聚诸界、诸入、诸阴等所有色者，眼、耳、鼻、舌及色等诸受，或苦、或乐意等所有诸色者，是名为识。大药，如人以舌知味或苦或辛，而彼人舌有色，彼味无色；此身内所有骨髓肉血是有色，所受者是无色，是名为识受罪福者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受罪福者是谁？”

佛告跋陀罗波梨：“汝谛听！谛受！我为汝说。有见实者，彼见此识，而此识不可得如庵婆罗果掌中可见。此识不住眼道，亦非以眼能得见。彼如恒河沙数，如来见此识，我亦然无色可见。唯愚痴辈不知不见故，我为说但有识名，不可以见。跋陀罗波梨，此识如受罪福，我为汝说，汝当谛听！譬如有人着阴鬼，或羊颠鬼，或乾闼婆鬼，或天神。跋陀罗波梨，于汝意云何？彼人身内有彼诸鬼，或阴鬼等，可见以不？”

跋陀罗波梨言：“世尊，彼鬼在人身中，或内或外，实不可见，但彼诸鬼在人身内亦无有色。”

“跋陀罗波梨，如彼天神最胜，在人身中，取最妙香华、涂香、末香，并诸华鬘及以饮食，皆取最上殊胜；如是此身取最胜业时，以识故受，或取王位治化自在，或取富饶大长者家，或受天果报，如是此识受福。如此最胜天神灵，在人身内受最胜祭祀，或受王位，或受富饶，润彼人身令使欢喜；如是此识受福果报亦复如是。跋陀罗波梨，如彼不净毗舍阇鬼神，倚在人身中，受不净诸物臭秽，或在圊屏内受诸祭祀，得祭祀已即生欢喜，而彼人被不净鬼神力故，常乐臭秽不净之处，心既爱乐，得臭秽物便生欢喜；如是此识得恶果报生不净意，或生贫贱家，或生下劣家，或生饿鬼，恒食粪秽之物心生欢喜，然此识如是受恶果报。如彼胜天神灵，虽无色形，但受最胜最上祭祀；如是此识虽无有色，但受最胜最妙果报，随业受身。如彼无色富多那鬼，倚着人身恒乐食诸粪秽；如是此识在不净业中，恒乐下贱之处。跋陀罗波梨，汝当知此不净识如是。跋陀罗波梨，如彼鬼形在人身中而无有色，此识受善不善果报。如彼鬼神，汝应当如是知见。”

尔时，大药王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凡受欲云何？”

佛答大药言：“当见有人各各和合故生欲想。譬如以木钻火，因人身力然后出火；欲受于欲，因于男子意感于触，后生欲事。譬如因华成子，然彼华内初无有子，有华故然后结子可见；如

是此身生已，然后识可见，而此身内亦无识可见，以识故身内有骨髓肉血等不净之物。如彼种子种已生华，因华而受色香味等，既成果已还灭；如是此识成身已亦复还灭，但取善恶受心想意识至于彼世趣。彼男女和合生欢喜心，因彼交会相持出于不净，出不净已还各相离，而彼二人受欲乐时心生欢喜，既受欲已，无复欲想，还各相离，或生厌离；欲想如是，如是此识因身攀缘，生欢喜心增长受想。犹如人身因见女色，即生欲想各各着身，受欲讫已还复厌离而去；此识亦然，既受身已，还复舍去生厌离想。复次，因父母欲事来，中阴受身，攀缘业，此识有从中入，欲因成就身，而彼业无色，其男子、女人因亦无色，但因受攀缘故生欲想而即有色，是故言受欲想也。色受欲想故名为受欲。

“复次，大药，因持戒攀缘故受后果报。此事云何？我为汝说。言持戒者，身断杀生，不盗他物，不行邪淫，不妄言，不饮酒，斗乱谨慎不放逸，是为攀缘。欲受后世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，即受后有或天身、或人身，而彼有善业，或有漏、或无漏，成就诸阴等，润彼处识，受持或善、或不善诸业，成就识等，受诸欲事已，还自厌离。是故名此因持戒故受后果报也。”

尔时，大药王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识云何受天身？复云何受地狱身？”

佛告大药王子菩萨言：“大药，汝今谛听，我当为汝解说此事。大药，此识以法界持故生作天心见，而彼天见不在肉眼，彼见体所见即是受因，故名见受因也。而此人所见天见者，即是福攀缘善成就即见天宫，于欲天中受种种五欲乐事，如是见已便生欲心，因即如是起念智：‘我今应须至彼处耳！’彼生如是欲心已，而发染着念，心取有相，复见其故身，弃在尸陀林内。彼如是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是我天识也。此造善根已，我当欲向天上。’”

尔时，大药王子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识既如是着故尸，云何不即入故尸？”

佛告大药王子言：“大药，譬如有人剃除须发，既见须发落地，作如是念：‘我此须发好黑香洁，愿我此发还着头上如旧。’大药，于汝意云何？彼之头发还能更着头以不？”

大药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如是，如是，彼人神识舍其身已，还欲入中更依住者，无有是处。”

尔时，大药王子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识既是微细，无有正色，广大无边，云何能来就大白象身，复能破金刚之身？既无千象力，云何人生即能持千象力？”

佛告大药：“譬如风界，无色不可见，住山谷间，而彼风从彼山谷出已，能摧折崩倒如须弥等高大之山使其破裂。大药，于汝意云何？彼风界有何色？彼山复何色也？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风柔弱，复无色身，当如是见。”

佛复告大药言：“大药，如彼风界，软弱无色体；彼识亦复然，软弱复无色身，然其无妨能成就大身，能成就微细小身；而彼识，蚊子及象一种不异。大药，譬如小灯烛光，或在壁，或在室，能灭大黑闇分；此识亦复如是，虽复微小，能成大小形色，而皆因业受故。”

尔时，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业有何色？有何体？几种因应当可观？”

佛报大药言：“诸业境界者，是微妙受快乐，受得天饮食。譬如有二人同共游行至于旷野，然彼二人，一人忽值凉冷清水而得饮之，一人饥渴命终，而彼水不能自入彼人之口，亦无于此一人不与饮者，但以因缘故，一人值水凉冷饮之，一人不值；如是，如是，此善不善诸法亦复如是。如黑月、白月，善、不善应须当见。譬如生果熟已变成别色，然彼色以火力多故令其成熟；如是，如是，此身以福力故，生于大富长者家，多饶财宝现受快乐，在于天宫显现受天快乐，然后失天自在势，即显现无福之势。犹如种子于地上种生树，以后其种子于树上不现，亦不从枝移枝，亦不在树内显现，亦无有人手执彼子置于树上，亦不从根移，彼种子可现；如是，如是，此诸业若善、若恶，倚住身内而不显现。如从种子然后有华，从华然后有子，其华不在于种子内，其子亦不在于华内，子、华无有二别体；如是，如是，此身内诸业，有从业有身，其身不在业内可见，业不在身内可见。如华成熟，然后成子；如是身成熟已，诸业可现。如种子何地方，有彼地方即有华，有华然后有子；如是，如是，此身所有生处，于彼之处，见善及恶便即有现，然彼诸业根无有色。如人因身有影，而彼影无定无色，还随人而行，而彼影不倚住，于人亦不离身有影可现；如是此身内现善恶相随而不相离，身行之处随逐而行，其业处处随逐，其业不离身有，亦不离身业可有现。如诸药若辛、若甜、若苦等，人饮服已能除诸病，既除其身诸恶，成其柔软现好颜色，众人见者形相可知，此人身值甘药；然彼诸药等味及力无有色，其味力色不可得现，唯在人身形色端正可现耳！如是，如是，此善业无色而至人身，以美饮食故，身着好服故，其人诸根具足故，身受快乐，复以金银珍宝庄严此身，有富贵形势，此皆是善业境界。其失势无有福业，贫穷困苦远离资财，恒常乏少规求他物，饮食粗涩，行住坐卧恶皆下劣，无好福报养育身体，所生丑陋，此皆是不善业境界。犹如明镜，以其明故，面形妍丑分明显现，而彼镜内影无有色；如是，如是，由善恶力故，此识显现于人中，若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中。大药，此诸业随于此识。大药，应须如是知、如是见。”

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识云何成就诸根受大身？云何舍诸根？”

佛告大药：“譬如猎师，入深山林手执强弓，即取毒药涂其箭镞以射大象；而彼毒滴虽少，入皮至血，毒气移行遍满身中，至一切诸根境界，令根闭塞屈折诸节，令血变色遍诸身分遂即舍身，其毒还至本所入处自然出外。大药，其毒药一滴极甚微小，其象身极大，于汝意云何？”

大药报佛言：“世尊，计毒药极微小，其象身如须弥山，毒药移行所以遍体。”

佛告大药：“如是此神识舍身之时，舍诸根，舍诸界，次第亦复如是如是。”

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受如是广大身不曾畏难？”

佛告大药：“譬如须弥山，高八万四千由旬。而彼山有二龙王，一名难陀，二名优波难陀，绕之三匝住持彼山；而彼龙王喘息之气，海水不堪饮。彼龙王出入息时，彼须弥山即动。如彼龙王身广大多力，彼婆修吉、德叉迦龙王亦复然。大药。于汝意云何？彼龙王等识，欲与蚊子识，一等以不？汝勿别见！”

大药王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意所见，彼之龙王及蚊子识，一等无异。”

佛复告大药：“如有一毒名婆蹉那婆，复有毒药名诃罗诃罗，将如芥子，与难陀、波难陀等食，即速疾命终。大药，于汝意云何？龙毒、药毒，何毒力大？为龙毒大？为药毒大？”

大药报言：“世尊，如我意见，其难陀、波难陀毒多，其婆蹉那婆毒少。”

佛告大药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虽有大身，敌九千象力无妨。其识虽小，无定色不可见，但此识因业缘成就大身。大药，譬如尼拘陀子，其形虽小，无妨能成就大树，枝条长广覆盖数百千地。大药，于汝意云何？其子形及树身二种，何者是大？”

大药报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以小孔比于虚空。”

佛复告大药：“而彼树不可在子内见，亦不离子而生于树。大药，如彼微细子有广大树；如是，如是，无色识成就大色身，因识故现色身，不离识色身可见。”

尔时，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其识牢固犹如金刚，云何成就羸弱之身？”

佛告大药：“譬如有人贫穷不能自济，忽然值遇如意宝珠。彼人得珠，执已所造如意，即得称成楼观、池台、城门、坑堑、周匝高门，园林华果枝叶翳郁弥覆其上，及余资财诸物，皆悉如心自然化作。大药，彼等诸事悉皆羸弱，速疾破坏离散之法。然后彼人手执如意珠忽然失落，彼等乐事即灭不现。大药，如彼如意珠，千金刚破终不可坏，有此功能随意所念皆悉克果；如是，如是，此识牢固犹如金刚，而受身者此不坚牢也。”

尔时，大药复问世尊：“彼识既是软弱，云何破坏坚牢之身而移至彼世？”

佛告大药：“譬如水流注下，在于山内还穿山而出。大药，于汝意云何？彼水有何坚牢？”

大药报佛言：“世尊，其山体是坚鞭牢如金刚，而彼水滴本性柔软。”

“犹如梦为触者安药；如是，如是，彼识本体柔软，能破大身即得出去。”

尔时，大药复问佛言：“世尊，凡有众生从众生界，舍身命终之后，云何受诸天之身？云何复受诸趣之身？”

佛告大药言：“大药，汝谛听！我当为汝解说此事。大药，凡有众生舍众生体，命终之后，以行福业之事，以受身还舍彼身。其识舍人身见，得天身见。彼既得天眼已，即见六欲诸天，又见六欲天宫。而见彼人身破时，复见天上园林欢喜林、坏乱林等，彼处有高座，天衣覆上，处处台殿微妙树林，处处有端正玉女聚。而彼识见常有华，庄严诸事心喜见者，种种璎珞、耳珰、臂钏。而彼见座上有天童子，其玉女及天子二人欢喜共见。而彼天童子生已，复更见生天之童女；彼天童子见童女已，即生欲心；生欲心已，即得欢喜；得欢喜已，即得遍体心意欢喜；心意欢喜已，彼于尔时即变身色，而色犹如莲华。其人命终之时即得不颠倒，见鼻不喎缩，口气不臭。彼人耳目似青莲华色，身分支节更不离解。彼亦不流血，亦不生粪尿，身诸毛孔亦不揩折，诸甲无复青色，手无黄色，手脚不动亦不申缩而取命终。

“大药，彼人命终之时预有天相，所谓现前见辇舆；彼辇舆有千数柱，庄严悬诸铃网，其铃出好微妙音声，有种种微妙香华而散其上，又出好妙香气，复有种种璎珞庄严其上，复有无量诸天童子。彼见如是已，生大欢喜心；彼生欢喜心已，于身生相二齿白净犹君陀华显现，其两目不甚大开、不甚大闭，其声微妙哀美，二足下犹如莲华色。而彼死尸命终之后，身心不冷不热，彼亡人有眷属不甚悲恋。而彼人欲依法取命终之时，其时正日初出，诸方无有黑闇，了了睹见众色诸方，复有善妙香气遍满而来。其人临欲终时两目不闭，其所见诸方无有迷惑。若见如来像，即得信心发清净意。复见心所喜爱诸眷属以欢喜心抱其身，犹如人死已还活，亦如远行人归慰喻诸眷属，作如是言：‘诸眷属等，莫忧莫愁！一切诸有生者，皆有如是别离法也。’

“大药，彼众生若福业强，若内发布施心，其辩才数数自赞叹歌咏布施功德，或种种功德因缘。而彼人作如是语已，意乐欲睡眠，身心得安乐遍满其体，安隐舍身命。舍身命时，上见诸天共同榻坐；见同坐已，其玉女将手置其身上。其玉女两手掬满香华，既掬华已白彼天言：‘大善！大善！愿有吉利事，欲生天童子时至。’而彼玉女作是语已，手即索华，索已复索；索华之时，而彼众生即取命终。彼舍诸根共识，舍诸根境界，舍诸大时，四阴无定体无色；如人欲骑马，或如日天，或如明珠，或如火焰，或如水月，或如幻化，身攀缘善业，速疾如筒出气移去。而彼神识欲生彼处，因彼华见父母坐天榻上，见彼天和合其神识，于华内有形出。彼时有微妙风，甘露味和合而吹。而彼起已，彼识于七日内，头戴天冠，生天童子。”

尔时，大药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神识既无有色，云何为因缘而成就色？云何为因缘而现见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譬如二木和合，各各相揩而出于火，而彼火不在木内可见，不离木而可得火，亦非一因而能生火，亦非无因而得出火，非是木上即得见色，以因故出出乃见色，亦非离木而别有色可得；如是，如是，大药，彼识以父母和合故成就受身，其识亦不在身内可见，亦不离身而有彼识。大药，譬如火出已然后见色，亦非热故可见有色，亦非赤故可言见色；如是，大药，彼神识以成就身故言有识，亦不由受故可见，亦不由诸行故可见。大药，譬如日天圆满，

光明照曜，大有威光显赫可见，而诸凡夫辈不见正色，或言黑色，或言白色，或言黄白色，或言绿色。大药，不可以身，不见神识或黑或白等。犹如日喻，不可以暖可见光明；其可见者，但出没行时，如是须观。大药，此神识凡欲观时，但取其诸性。”

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其识有何诸性也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彼性受性、取性、诸行性、忧愁性、思惟性、恼性、喜性、不喜性等，是识诸性应当如是观。复次，神识有本性可观。何等为本？所谓善心、不善心等为本。”

尔时，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神识从此身出已，云何速疾而受彼生处？云何从此身出已，未至彼身，受生之时，于何处住？此之神识，当云何观？”

佛答大药言：“譬如有人其臂纤长，手足上下一切正等，乘微妙速疾骏马驰走入阵，入阵已被刀槊弓箭所伤，其心恼乱在彼阵内，其心迷闷堕马倒地；而彼人善解戎仗，倒地已速疾而起，手执其马即便骗上。譬如彼人倒地之时，速疾得马，得马已即乘彼马，如彼马速疾得速疾乘；彼神识亦如是，应当知。如彼人被贼趁，心生恐怖，乘彼马速疾而走；此神识初舍身欲至彼亦复然，欲生天即攀缘天念，见天父母在一座上，见已攀缘速疾即得受生。

“复次，大药，汝问凡人初移识时，其识未至，彼时在何处住，其性当云何观者。大药，譬如人影在于水中，虽复现色，非人正形色，当如是观。大药，彼人影上下手足正等，成就色时在于水中，亦不作如是念言：‘我有热恼，我有寒冻，我身疲乏。’彼无如是心言：‘我是真体如前在胎肉块。’而彼影无有扰乱处，而彼人身影在水中之时，无有声出，或苦声、或乐声。大药，此神识从此身舍已未至彼身，有如是形，有如是性。大药，凡有福神识，初欲取天身时作如是受。”

尔时，大药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神识欲取地狱生云何受？”

佛告大药：“汝今谛听！如无福众生欲取地狱生者，我为汝说。大药，凡有众生若造不善业，以彼业攀缘所摄，而彼众生此处欲舍其身，舍身之时生如是念：‘我即是彼人从此地狱舍身，此是我父母。’而彼人舍身之时，一等成就色身如本性有，成就彼人如本身体即见身分。而彼人初舍身被忧愁所流，即见种种地狱。彼神识初舍身已在彼地狱，即成就有业即见彼地狱。或有他方见如血洒，而彼即心生染着相，生染着相已即成地狱身。而彼神识，犹如下湿臭烂地因故生虫身，譬如屏臭秽烂故生虫，譬如酪内臭坏有诸虫生。大药，众生欲生地狱亦复如是。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众生辈在地狱，其身有何色？云何而受身体？”

佛告跋陀罗波梨言：“若有众生染着血处，彼等身体生血色。若有众生染着毗罗尼河，彼等身体即生不白不黑云色。若有众生染着灰河，彼等身体生斑驳色。而彼等诸众生于彼处身体柔软，犹如王子安乐养育其身。跋陀罗波梨，于彼处诸众生受身广大，长八肘半，其髭鬓头发甚长，其足可畏反向于后。若有阎浮提人，欲往地狱观者，见彼地狱人即便怖死。复次，跋陀罗波梨，地狱众生虽复有食，无暂时乐。”

尔时，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诸众生食时有何等食？”

佛报大药菩萨言：“大药，彼众生辈在地狱游历时，遥见赤色或镕铜、或镕鉎石，见已各相唱言：‘呜呼！仁者谁欲得食？近来相共食此。’闻是声已聚一处，向镕铜所会堂而住已，求食故张口欲食，而彼镕铜及以鉎石，炽盛放光作如是声：‘多吒！多吒！’入其口燃其全身。大药，彼诸众生以为食故受如是苦事。

“复次，大药，彼地狱中众生于彼时，其神识唯在骸骨内，而彼等神识不离骸骨，神识不离骸骨故不取命终。虽然而彼等众生犹尚饥恼，彼处亦无食事。于彼处有微妙园林，彼等眼见种种华果，种种树木蓊郁青色，亦见微妙广大地方，柔软青草所覆。彼等见如是园林地方微妙，各各欢喜微笑，各各起念，各各相唤：‘汝等人辈，如是园林微妙可受快乐，又有凉冷微风！’彼等闻见此事已速来聚集，即共入彼园林之内；入已少时受乐，于彼树上所有华果及诸叶等悉皆成铁，彼众生等即被彼铁枝叶华果擘裂其身。彼地狱众生被枝叶华果，犹如竹根擘裂身时，口大叫唤处处驰走。如是之时，其后有诸阎罗王人，手执利呋或执大铁杖，其目可畏，牙齿极利，头发火燃，其焰高大全身烧燃，手执种种器杖，罪人随业所生。彼人顺后趁逐，口唱是言：‘人等住住，莫走！汝等自业所作此园林，何故苦走，不在此受斯业也？’大药，彼诸众生在于地狱受如是苦恼，当如是观。

“复次，大药，其地狱人过七日后，具足受地狱苦，犹如蜂采华造蜜。所以者何？种种诸有因故成神识，始受取地狱诸苦。而彼神识初舍身不自由，被诸苦所逼心中不乐。初见大黑闇至彼处，犹如有人被贼所逼牵挽。心作如是念：‘呜呼！我今何故舍微妙阎浮提，弃所爱诸亲侣，向地狱速疾而行？今不见天上之路。’其于彼时，犹如蚕虫被丝所缠，速疾求受生处；彼不自由，被业所缠缚不能得住。大药，其地狱众生，有如是因缘，有受如是等诸苦恼之事。”

尔时，大药王子及跋陀罗波梨长者子，闻此事已，身毛皆竖，合十指掌，向佛归依。其大药王子等，发心作如是愿：“藉此闻法因缘，在流转生死烦恼内，愿莫生恶道，愿莫受地狱苦也！”

尔时，跋陀罗波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更欲问佛前所心疑。”

佛告言：“跋陀罗波梨，随汝所疑，恣汝意问。”

跋陀罗波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者名聚？何者名积？何者名阴？何者名移？”

佛言：“跋陀罗波梨，凡有四种法界成就此身。何者为四？诸界和合，智慧见意，无明，诸境界识。此是总义，我已说言。聚者，即是六界、诸入境。于六界内，粗者三，一者入，复有二种取。其内有发髭须、众毛、皮、肉、脓血、涕唾、脂、五藏、手、足、头、面、身分支节，和合故名为聚。譬如诸谷积聚，或乌麻、或大小麦、或豆豌豆，以聚集故名积聚。如是，如是，此身有身分，有支节，聚集故名为积聚。

“言六界，何等为六？一、地界，二、水界，三、火界，四、风界，五、空界，六、识界。

“言六入者，何等为六？一、眼，二、耳，三、鼻，四、舌，五、身，六、意。

“言六入境界者，何等为六？一、色，二、声，三、香，四、味，五、触，六、法，此名为六入境界。

“言诸粗界本体三，何者为三？一者、欲，二者、恚，三者、痴。彼等发起有三，何等为三？一者、风，二者、黄白痰，三者、涕唾。

“言诸入取者有二，何等为二？一者、持戒，二者、信。复有六，何等为六？一者、施，二者、财，三者、精进，四者、禅定，五者、善，六者、非善。

“言阴者，云何名阴？一者、受，二者、想，三者、诸行，四者、识。此四阴是无色，言受者即是受用，言想者即是知别乐苦，言诸行者见闻触受，此名为识，为身作主，能得自在，一切诸物中自在故。

“言移者，善成就清净戒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受根取命终时，于彼时彼识舍诸阴，更不受有生，更不回故一向受乐，故名为移，是名为移。离此者不名为有移，如是次第别者不名为移。”

作如是语已，跋陀罗波梨及大药菩萨，顶礼佛足而作是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善能为我，说如是义真实一切智。世尊，于未来世，此法门为诸迷惑愚痴众生当作润益。”

佛报彼二人言：“跋陀罗波梨，此诸如来智者无有虚妄，非一切智亦不能知此真实体。我于过去行无量苦行，熏修此智光明，如今日所说无有异也。此是智光明法自处处流布，功德名闻一切智海藏，为诸众生教化故说。所在之处，所说之处，于彼之处非人护持，及诸天、修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来彼护持处，顶礼于彼之处，无诸恐怖，县官不能作恶，劫贼当不能害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诸比丘，若知从今去此法门，不得无信人边说，亦不得觅过失人边说，亦不得外道尼乾等边说，亦不得尼乾陀声闻边说，在阿兰若空闲者边亦不得说，亦不得不至心请人边说。所以者何？恐其求过失。如来实无过失。若有出家比丘，或在家俗人，信受随顺此事者，彼人应须当顺彼人边，应须起慈悲心，一如如来一种，须发如是心：‘此人持诸佛库藏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发心出家故，应当行佛法，
降伏魔军众，如象坏竹舍。
若能行此法，谨慎放逸事，
灭生死烦恼，当尽一切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其跋陀罗长者子，大药王子菩萨，及大比丘众，天、龙、阿修罗、乾闼婆等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经已，无垢施菩萨摩诃萨，及诸大众，梵天、梵志等，五百菩萨大士，波斯匿王，诸大声闻弟子，诸天八部，人及非人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

上一部：乾隆大藏经·大乘宝积部·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九十一卷～第一百卷）
下一部：乾隆大藏经·大乘宝积部·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一百一十卷～第一百二十卷）乾隆大藏经·大乘宝积部·大宝积经

This file is decompiled by an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ChmDecompiler.Regsitered version does not show this message.You can buy ChmDecompiler at: http://www.etextwizard.com/